特別
へ21
2784

へ21
2784

門 へ21 特
號 2784
卷

昭和十年二月一六日購入

# 剪燈新話句解卷之上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訂正
無胡子集釋

## 水宮慶會錄

至正元順帝年號甲申歲潮州古閩越之地今隸廣東布政司士人余
秦由余之後也善文於所居白晝閑坐忽有力士二人黃巾
綉襖音奧以綺為袍也自外而入致敬於前曰廣利王唐天寶十
載正月詔以南海神祝融封為廣利王奉邀善文驚曰廣利洋海之神
善文塵世之士幽顯路殊安得相及二人曰君但請
行無用辭阻遂與之偕出南門外見大紅船如今河
伯所乘

指廣利顯指自道也
辭阻以言自阻

紅馬船隻此云大紅船即紅船之大者泊於江濱也登船有兩黃龍挾之而行速如風雨瞬息瞬目動也息呼吸也即一瞬一息之頃也已至正於門下二人入報頃之頃本作頃時也請入廣利降階而接曰父仰聲無坐屋一冠蓋使者寫見皂蓋也平頭君傳云冠蓋相屬於魏章勿見訝遂延之上階與之對坐善文跼蹐跼曲也蹐累足也不敢自安之意退遜廣利曰君居陽界寡人處水府界天下有四界水界天陽界南海水是也不相統攝可無詰乎廣利曰介冑之儒敢當盛禮固辭善文曰大王貴重儻乃一介冑之類之儒敢當盛禮固辭廣利左右有二臣曰龜丞相龜而大參軍主簿各開府儀如桓溫幕下以王珣為主簿神龍參軍之職短主簿神龍參軍之職從其所請不宜自損威德有失觀視廣利乃居中而

訝乃疑意

毋辭勿一讓也

觀視乃衆目之所視

文不加點者作文之時更不加點墨而改換也言其精速

蘊一抱也

坐別設一榻於右命善文坐乃言曰弊居僻陋蛟鱷蛟龍屬無角四足細頸大者數圍卵如一二石瓮尾酷似蜥蜴長一丈水潛吞人或作蟠文采卅記鱷大者數丈一生百卵及成其形則有為蛟為龜者也靈之與靈魚躍之與居無以昭示神威聞聞也揚帝命令欲別構一殿命名靈德工匠已舉木石咸具所乏者惟上梁文爾唐季始見建宮殿上梁之時頌美作室之意側聞君子資不世之才蘊濟時之略故特奉邀至此幸為寡人製之即命近侍取白玉之硯捧文犀之管以文犀角為筆管也并鮫綃博物志云鮫人水底從水中出泣則成珠以與人索之文訖置善文前善伏以天壤之間海為最大人物之內神為最靈既

依歸乃一托一服也

紛絃雜乱也

溟大海之称也

蠻音火 燔燎祭祀祈賽之事也 南海神廟在廣州南海中 刺史當以立夏氣至祀焉 之壯觀是用重營寶殿新揭華名 撝龍骨以爲梁 靈光耀日 緝魚鱗 梵詞云魚鱗屋 竹蘆壹也 而作瓦 瑞氣蟠空 列明珠白聲之簫櫳 簫音簫 也 接青鸞 黃龍 青鸞 畫彩鸞黃龍 皆舟名 所以嚴水神也 之舸艦 瓊窓 以青畫窗 而為窓也 啓而海色在戶 綉闥開而雲影臨軒 雨順風調 鎮南濱八千餘里 天高地厚 無後世億萬斯 奉 通江漢之朝宗 禹貢江漢朝宗于海 註春見曰 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受溪湖之獻納 即進獻納貢之謂也 天吳紫鳳 天吳 水神 山海經云天吳是虎身人面八手八足八尾青黃色 紫鳳 鳳而紫色 多紫鳳 頗倒在短褐 紛絃而到鬼國羅剎 鬼卒也 剎作 有

短唱猶言短詞

牛頭馬面之狀 次第而來 歸音 歸 文考賦字云歸然獨存註高大堅固貌 美哉如漢帝福 福名 魯恭王所建 後漢王建 刻作 趺坐 引也 繼荊 荊州古 繼地也 而規畔閻 天名 門而呈琅玕 琅玕石之似珠者也 實詩球琳琅玕 宜與善頌遂為短唱助樂脩梁 梁東方文峯 猶言 也 拋 指顧中笑看扶桑 東方朔十洲記扶桑在東海中 碧海中有樹 高四五丈 葉花實皆如 海水 之 樓臺皆以金玉珠玕 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枝相倚是以名焉 拂 食之不老 誰南子曰日出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謂晨明也 三百尺金鷄 金鷄 在東海中 周四五萬里 高百尺 輪紅 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扶桑天雞鳴而天下雞隨之鳴 翅相拄相去三千里上

漫漫長貌

抛梁西弱水禹貢導弱水既西註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流
沙在沙州西其沙隨風流行故名之路不迷後𨓜也子詳之瑤池王母
降神仙通鑑云西王母乃陰之精天帝之女天身虎首豹尾蓬頭治崑崙西北隅列子云周穆王
駕八駿升崑崙遂賓西王母王母觴於瑤池一雙一作隻青鳥漢武故事云若鳥身衣青而
寵武帝時從西方來問東方朔曰此鳥西王母使者王母欲來有頃而至青鳥挾侍也向人
啼

抛梁南巨浸詩巨浸連空闊言大水也漫漫萬族涵要識封
疆寬幾許大鵬莊子云北溟有魚焉其名為鯤化而為鳥其名為鵬海運則將徙於南溟
南溟飛盡水雲藍

抛梁北衆星絢文貌音縣欄環宸極北辰天之樞也遙瞻何處
是中原一髮青山浮翠色

天仗丨者兵器揔名唐
制殿下兵衛曰丨又云隊
丨又曰憑倚也

抛梁上乘龍夜去陪天仗袖中奏能一封書盡與
蒼生除禍殃禳本作攘禍殃語禳除災殃之類

抛梁下水族紛綸承德化清曉頻聞賀拜聲江神
乃江水之神文選江賦奇相得道於江故居江為神河伯石離記云馮夷服八石得水仙人面
魚身竹林子云馮夷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或曰三河伯九江神也朝靈駕

伏願上梁之後萬族歸仁百靈仰德珠宮貝闕楚辭紫貝
闕兮珠宮註紫貝南海中出有文者也應天上之三光日月星也袞衣袞龍衣也
綉裳備人間之五福洪範九五福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也書罷進呈
廣利大喜卜日落成落即始也宮室成而祭之左傳願與諸侯落之發使
詣東西北三海請其王赴慶殿之會是日三神東海廣淵王西海廣德王北海廣澤王也皆至從者千乘萬騎神鮫毒蜃蜃音信大蛤

頂上之乃加上之亮

也能運氣於空中踴躍後先長鯨大者數千里鼓浪作樓閣之形也踴躍後先長鯨大者數千里鼓浪成雨噴沫為雨

大鯉金魚也左右魚頭鬼面之空孰旋而操之戟者

又不知其幾多也是日廣利頂通天之冠著侯王冠以通天冠與王瑞註飾如唐宋通天御帶之類御絳紗之袍東碧玉之圭瑞玉書舜典玉瑞註公執桓圭是也趨迎於門其禮甚肅三神亦各盛其冠冕嚴其紛冕威儀棫樸記云濟濟威儀也敬也神也但所服之袍各隨其方而色不同焉敘暄涼畢敘寒暄涼冷也謂敘慰伶煖之候也揖讓而坐善文亦以白衣坐於殿角方欲與三神敘禮忽東海廣淵王座後有一從臣鐵冠而長鬣者鬣髯也左傳趙子孚公使長鬣者請許悖鬚髯下垂至帶號長鬣公鯉與李同音號鯉魚為赤鯉公躍出廣利前而請曰今茲貴嚴落成

特為三王而設斯會雖江漢之長川澤之君咸不得預席其禮可謂嚴矣彼白衣而未坐者為何人斯乃敢於此唐突也唐突或作搪揬觸犯也廣利曰此乃潮陽秀士余君善文也吾禮靈德嚴成請其作上梁文故留之在此爾廣淵遽言曰文士在座汝烏得多言姑退赤鯉公乃赧然而下已而酒進樂作有美女二十人搖明璫充耳環也曳輕裾衣後於筵前舞凌波之隊歌凌波之詞曰唐宋變一女名來言女願賜一曲帝覽而作凌波詞

若有人獨言如是人也指水神而言兮波之中折楊柳兮採芙蓉振瑤環兮瓊瑰瑣音求本作球玉磬也鏘鳴兮玲瓏衣翩翩飛翮翮兮若驚鴻鴈身矯矯翼翼兮如游龍輕塵生兮

羅襪全用洛神賦句斜日照芳容蹇也偃蹇獨立兮西復東羌語端也可遇兮不可從忽飄然而長往御泠之輕風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

舞竟復有歌童四十輩倚新粧飄香袖於庭下舞採蓮之隊歌採蓮之曲曰二十四曲之一高賢曰秦川唱採蓮今競渡船唱齊撓引笛是也

桂棹揖也任昉述異記云木蘭樹名魯班刻以為舟兮蘭舟泛波多生浮陽江上魯班刻以為舟兮蘭舟泛波桡如環而小有缺者取義焉楚辭捐余玦兮江中解予珮兮醴浦玦如環之義楚辭捐余玦兮江中解予珮兮芳洲芳草所生之處也波搖搖兮

光兮遠遊捐予玦兮別浦

芳澧清遺余珮兮江中

舟不定折荷柄露何為兮沾裳風何為兮吹鬢棹歌引棹而歌也起兮絲袖揮翠散說文赤羽曰翡



青羽曰翠又雄曰翡雌曰翠兮鴛鴦飛鴛鴦文禽也似鳧而毛有文彩嶸雄未嘗相離張蓮葉兮為蓋緝翡絲兮為衣翡蓮根波羽詩細腰美人翡絲裳言白紵之精細也日欲落兮風更急微烟生兮淡月出早歸來兮難久留對芳華兮樂不可以終極列女傳陶答子妻曰

樂府解題曰二舞既畢然後擊靈鼉之鼓鼉似蜥蜴其皮堅厚可冒鼓聞百里吹玉龍之笛衆樂畢上陳觥籌詩抑子序飲當飲者舉觥交錯於是東西北三神共捧一觥致畫文前曰吾等僻處遐陬不聞典禮今日之會獲覩盛儀而又幸遇大君子在座光彩倍增願為一詩以記之使流傳於龍宮水府抑亦一勝事也不知可乎畫文不敢辭遂獻

永宮慶會詩二十韻

帝德乾坤大神功嶽海安淵宮開揀字水路息波瀾列爵時公侯伯子男也庶以下皆曰王侯貴分符符竹符也神皆封為王一亦見威靈間赫奕事業保全完南極常通奏炎方故稱炎方永投宮磐堂朝玉帛諸侯朝王以五三三帛為贄設宴會衣冠鳳舞三簪盖凡盖皆有三層故云三簪龍馭七寶鞍車葉瑇瑁琥珀瑪瑙大貝真珠為七寶傳書雙鯉魚躍齊淵子魚尚躍方來遺我雙鯉魚魚腹中有素書古詩客從遠得鯉腹中有素書書帛也鯉魚中有尺素書凌滄東有五山無連着隨波云云滄海東有五山無連着隨波仙聖意之許于上帝使巨鰲而神靈能言人禍福殃後鄉人立廟於湄州鎮宣和中路允迪使高麗在海風作諸船皆覆獨允迪

扶桑六鼇蟠列子云仙聖意之許于上帝使巨鰲而神靈能言人禍福殃後鄉人立廟於湄州鎮宣和中路允迪使高麗在海風作諸船皆覆獨允迪十五玉毋調金鼎非天妃捧玉盤宋興化府莆人都巡檢林愿之女生

所乘船神降於檣遂獲安濟元天臨中加封天妃今旅順口亦有天妃廟孟凝紅琥珀李賀詩琥珀濃鍾琥珀濃也瑪瑙神拂碧琅玕座上湘靈舞頻將錦瑟彈湘靈北女英也妃帝堯女舜妃錦瑟無端五十絃錢起湘靈鼓瑟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曲終漢女空忙把翠旗看漢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出遊於江漢之濵逢鄭交甫遂與言曰願請子佩解佩與之交甫受而懷之十步而探之空懷無佩女忽不見翠旗翠羽飾旗也楚辭翠旗之旖旎兮杜詩翠旗光有無瑞霧迷珠箔祥烟遶畫欄昇開雲母帳潛卷水晶寒共飲三危露三危在雍州之域昆侖之西也有三危之露出禹貢執天水之美者薰蘭九畹曉露味把三香滋九畹之蘭山谷詩薰蘭九畹猶言九畹也良辰宜酩酊樂事盡盤桓逸豫異天也又似夢邯鄲閑九中公者經邯鄲有盧生者同主人方蒸黃粱盧生具言生世

田尼翁求教中通之曰扶此笛榮如願生
但記身通挑穴中未幾登第出入將相五十年隆
盛無比忽欠伸而覺茶尚未熟
翁在閻黃粱尚未熟 麝酢陪高會歌哮得盡懽

## 題詩亭勝事春色滿毫端

詩進座間大悅已而落成池日落處即濛汜月生東谷諸
神大醉傾扶而出各歸其國車馬駢闐穀盛之聲猶
逾時不絕明日廣利特設一宴以謝善文宴罷以玻
瓈盤青玉盤也盛照夜之珠十搜神記云隋侯見大蛇之傷救活之後蛇含珠報之
光照四里也百通天之犀二格物志云角中有一脉氣直貫上下者謂之通天犀照之辟則
雜為之退 為潤筆之資古人借人追述世德者必有入謝之禮郭璞游仙詩云飛
黃騰玄雲言歸不得一丈何以潤筆 復命二使送之還郡善
文到家携所得於波斯西域國名寶肆張衡賦曰寶肆陳貨 獲財億
萬計遂為富族後亦不以功名為意棄家求道徧遊

除拜官

## 名山不知所終

## 三山福地志

元自實山東人也李朝合齊青之生而質鈍不通詩
書家頗豐殖貲財生也以田莊為業田中廬舍曰庄村落曰墅詩臣攻墅畔十
同里有繆君者繆氏宋公之後 除得閩中一官閩今南越叔熊避難於濮蠻蠻入
分七種故云七閩也 缺少路費於自實處假銀二
百兩自實以鄉黨相處之厚不問其文券如數貸之
至正末山東大亂元末妖人劉福通等起兵陷山東 自實為羣盜所
劫家計一空時陳有定據守福建七閩頗安陳有定為福建
平章擊閩兵未花等閩中頗安自實乃挈妻子由海道趨福州將訪

繆君而投托焉至則繆君果在有定幕下當道用事
威權隆重門户赫奕自實大喜然而患難之餘跌涉
道途（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衣裳藍縷（藍縷衣容貌憔悴（勞苦見於貌也）未
敢遽見也乃於城中僦（猶借也）屋安頓（止也）其妻孥整飭
（路也）其冠服十日而往適值繆君之出拜於馬首初似
不相識及叙鄉井通姓名方始驚謝即延之入室待
以賓主之禮良久啜（本作歠飲也）茶而罷明日再往酒果
三盃而已落落（不相入也）無顧念之意亦不言銀兩之事
自實還家旅寓荒涼妻孥怨咨曰盜禺里投人所弃
何事今為三盃薄酒所賣即便不出一言吾等何所
望也自實不得已又明日再往訪焉則似已厭之矣



自實方欲啓口繆君遽曰向者承借路費銘心不忘
但一官蕭條俸入微薄故人遠至豈敢靳恩（靳孤同陵書陵雖辜恩漢亦負德也）望以文券付還則當如數陸續（連續也）酬
納也自實悚然曰與君共同鄉里自少交契深寮承
命周急（補不足也）素無文券今日何以出此言也繆君正
色曰文券誠有之但恐兵火之後君失之耳然券之
有無某亦不較惟望寬其程限使得致力焉自實唯
唯而出恠其言辭矯詭（矯詭羊觸藩（易大壯上六羝羊觸藩羸其角羝牡羊也進退維谷（詩桑柔蔣人亦有言進退維谷註谷窮也）半月
之後再登其門惟以温言撫之終無一錢之惠養轉
推托遂及半年市中有一小庵自實往繆君之居適

當其中路每於門下憩息庵主軒轅翁者有道之士
也見其往來頗久與之叙話因而情熟時值季冬已
迫新歲自實窮居無聊賴也無所詰緣君之居拜且
泣曰新正在邇妻子飢寒饔之一錢無儲粟向者
銀兩今不敢求但願揭斗水而活涸轍之枯鮒魚
何長侯曰吾將貸邑金賀沒周曰昨來中道見鄰中
魚字曰豈無外斗之水而活我乎周曰待決西江
索我於枯魚之肆也下壺飧而救翳桑之餓中山
走百二人擊戈隨之曰父餓且死君下壺飧之故
來死耳左宣二年晉靈公使鉏麑賊宣子宣子退朝
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
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
之而為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山
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餓人也山
則故人之賜也伏望憐之憫之哀之恤之遂匍匐扶

迳 典經同直字下同論語註曰徑情直行若直字之意

之則曰李縣令之贐 贐行者曰贐 遊客者也憮然而歎 歎失意貌 如是者凡數度至晚竟絕影響明日歲旦矣及禹所設粘米束薪俱不及辦妻子相向而哭自實不勝其憤陰礪白刃坐以待旦鷄鳴鼓絕逕投縉紳之門將誅其出而刺之 刺音赤刃之也是時震方未啓道無行人惟小庵中軒轅翁方明燭轉經當門而坐見自實前行有奇形異狀之鬼數十輩從之或搥刀劒或執椎鑿披頭露體勢甚凶惡一飯之頃則自實復回有金冠玉珮之士百餘人隨之或擊幢幰或舉旌幡和容婉色意甚安閑軒轅翁回測 回不可測也謂其已死矣誦經已罷慈往訪之則自實固無恙 憂也一說虫入腹食人心

者古者卑居多被蚊毒故相聞無遠乎神異經云北方有獸曰猰貐之山是魚憂疾謂之無恙坐定軒轅翁問曰今日之晨子將奚適何其去之忽忽而回之緩緩也願得一聞自實不敢隱其言繆君之不義令我狼狽 獸名狼亦狼屬無前足附狼而行俗稱事之辨遽 日今早實礪霜刃於懷將往殺之以快意及至其門忽自思曰彼實得罪於吾妻子何尤焉且又有老母在堂今若殺之其家何所依寧人負我毋我負人也遂隱忍而歸耳軒轅翁聞之稽首而賀曰吾子將有後禄神明已知之矣自實問其故翁曰子一念之惡而凶鬼至一念之善而福神臨如影之隨形如聲之應響固知暗室之內造次 急遽也之間不可崩心

而為惡不可造罪而損德也因具言其所見而悶懣
之且以錢未少許周其急然而自實終礙礙不樂至
晚自投於三神山下即九仙烏石趙王三山皆在福
州城內盤根連著為一形勝而
高跡異蹤風著傳記陳軒詩賊裹三山
古蹟都相望接閣接
遂盡指此山也八角井中地
不載今詳文意井在府西南
烏石山下素稱靈秘疑即此井鑿成八角而俗號為
八角井也其水忽然開闢兩岸皆石壁如削中有狹徑僅
通行履自實捫壁而行將數百步壁盡路窮出一衖
古巷口則天地明朗日月照臨儼然別一世界也見
大宮殿金書其榜曰三山福地自實瞻仰而入長廊
畫靜古殿烟消徘徊四顧閒古寂切靜也無人跫惟聞鐘
聲之聲隱隱古殷字通於雲外飢餒頗甚行不能前困臥

石壇之側忽一道士曳書霞之裾振明月之珮至前
呼起之笑而問曰翰林識旅遊適味乎自實拱而對
曰旅遊滋味則盡足矣翰林之稱一何誤乎道士曰
子不憶草西蕃詔西蕃即西夷即古吐蕃也詔照也天子以冬為詔如月之照臨於
興聖殿乎自實曰某山東鄙人布衣賤士生歲四十
有草詔之說乎道
曰不知書平生未嘗遊
士曰子應為飢火出佛典通謂虛空身在火中是心火炎性
所惱不暇記前事耳乃於袖中出梨棗數枚令食
之曰此謂交梨火棗也真誥云交梨火棗龍睛仙藥
生註謂梨棗胸中開辣不除交梨火棗不
發梨棗棗曾物食之當知過去未來事自實食訖惺
然明悟因記為學士時草西蕃詔於大都興聖殿側

公者公牝也不擇是非不畏廉恥而恣行乎老也
幽乃獄也

元和克燕京路大興府世祖四年遷都於此九年始改名大都如昨日焉莘請於道士曰某前世造何罪而今受此報耶道士曰子亦無罪但在職之時以文學自高不肯汲引後進故今世令君憑憎愚闇也而不識字以高時位自尊不肯接納搴士故今世令君漂泊而無所依耳自實因指當世遷官而問之曰某人為丞相而參貪饕叨濫也四吻有饕餮之名丞相貪賄賂公行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無廣鬼主地下有十殿以鑄其檛非理財也今亦福滿矣當受幽因之福又問曰某人為平章而不戢禁止也軍士殺害良民異日當受何報道士曰彼乃多殺鬼王有陰兵三百皆銅頭鐵額輔之以助其虐今亦命衰矣當受割截之殃又問某人為監司肅政廉訪使而刑罰不措某人為郡守而賦役不均其人為宣慰不聞所宣之何事某人為經略不聞所略之何方然則當受何報也道士曰此等皆已加械也繫罪人之具也繫其頸腐肉穢骨待戮餘魂何足算也自實因舉繆君員債之事道士曰彼乃王將軍之庫子財物豈得妄動耶道士因言不出三年世運變革大禍將至甚可畏也沒宜擇地而居否則恐預池魚之殃

東魏杜弼徙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鄴中人名非是池魚與林木對說作句謂城門救火其殃必自實之乞可矣又曰不名福寧福清福州屬縣也言苟謂自實曰沒

到此久家人懸望今可歸矣自實告以無路道士指一徑令其去遂再拜而別行二里許於山後得一穴出到家則已半月矣無攜妻子往福寧村中窶甚鋤之際錚然作聲獲瘧俚也銀四田治圃而居揮鑼大鋤也銀五兩十兩錠元人以金銀五兩為一錠或作定家遂稍康其後張氏奪印元史云張士誠者泰州白駒場亭人遣其弟士信士德通於掌荷印而拘殺之士信逕取元丞相達識帖睦爾而代之士德亦為元丞相脫脫所拘殺士誠遂承相被拘大軍臨城陳平章遭擄取福建而平章陳平章遭擄取福建而平章陳有定被執其餘官吏多不保其首領得保首領而歿而繆君為王將軍者所殺家貲皆歸之焉以歲月計之僅及三載而道士之言悉驗矣

## 華亭逢故人記

松江古會稽郡今直隸南京士人有全貫二子者皆富有文學豪放自得嗜酒落魄音托猶言落拓無檢束之意不拘小節每以遊俠自任史記汲黯傳好游俠注言能拘從游行俠之事昔恍白立節奮作威福結關交以立強於世謂之豪俠漢書紀仕俠注言同是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是也至正末張氏據有浙西即浙江之西紹興等府也松江為屬郡二子率往其間大言雄辯旁若無人豪門巨族望風承接惟恐居後坐有詩曰

華髮衝冠感二毛斑白毛也西風涼透鸛鵝裘鸛西方神鳥五色似鳳西京雜記云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所著鸛鵝裘每貰酒為歡仰天不敢長噓氣化作虹霓萬丈高虹曰蝀雌曰霓本音息落音貌

電亦有詩曰
四海子戈矛息肩[illegible]
老林泉袖中一把龍泉劍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間寧有揚州鶴耶廣記有客各言所志或願爲揚州刺史或願腰纏萬貫或願騎鶴上
天一人云願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蓋兼三人之願也丈夫不能流芳百世亦
當遺臭萬年此數語出桓溫傳劉黑闥既立爲漢東王劉黑闥貝
州漳南人唐武德四年范願高雅賢等反卜劉氏吉謂黑闥以告黑闥在家鉏菜遂雅賢等仍殺牛
饗之乃起兵後爲諸葛德威所敗罵曰爾輩負我臨死乃云我幸在家鉏菜
爲高雅賢輩所誤至此惜哉斯言是以發千古一笑
也實曰黑闥何足道如漢之田横横自立爲齊王及漢高祖得天下與
其徒入海島高祖召之曰横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横與客二人乘傳詣洛陽未至三十里
謂二客曰横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横乃爲亡虜而北面事之恥已甚矣自剄而死高祖
以王禮葬之其二客穿其冢旁孔皆自剄下從之客在海島者尚五百人亦使使召之聞横死皆自殺
唐之李密密隋人大業末與翟讓起兵唐高祖以書召之密自恃兵強欲爲盟主復書曰同心

戮力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唐祖笑曰密妄自矜大非折簡可致不如卑辭推奬乃使
人推爲盟主密喜後兵敗入關高祖使人迎勞密喜謂其徒曰吾功不成竇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
光祿卿邢國公封亦可謂鐵中錚錚者也漢光武謂徐宣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庸中
佼佼者横始與漢祖俱南面稱孤恥更稱臣逃居海島
可以死矣乃眩於大臣小侯之語行至東都而死密
之起兵唐祖以書賀之推爲盟主及兵敗入關乃望
以台司三公上應三台故丞相府稱台司見處其無知識如此大丈
夫死即死矣何忍向人喉下取氣耶夫韓信信佐高帝定天
下後與陳豨謀反事覺夷三族建炎漢之業卒受誅夷劉
文靜啓晉陽之旅文靜與宮監裴寂說弘化留守李淵起兵晉陽伐隋受禪後文靜自
以材能與裴寂遠甚而寂用事居右意不平遂有隙後文靜妾失寵其兄上變告即下吏臨刑撫膺曰

爾 乎從之意如孟子未
亦本有乎爾之爾字也
世人云自爾未爾之爾亦
日

鳥盡弓藏果然終加戮辱彼之功臣尚爾於他人何有哉全曰駱賓王佐李敬業起兵檄武氏之惡及兵敗也復能優游靈隱詠桂子天香之句檄。檄兵之文。聲賊軍民之書。駱賓王。義烏人。七歲能詩賦。李敬業。勣之孫。貶為柳州司馬。起兵書誅諸武氏。即武后是也。駱賓王檄其畧曰。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試觀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后見之矍然曰。誰為之。或以賓王對。后曰。宰相失人。唐宋詩話。宋之問至江南。遊靈隱寺。月夜行吟曰。鷲嶺鬱岧嶢。龍宮隱寂寥。下聯搜奇久之。有老僧曰。夜深不寐。吟風甚苦。何耶。之問答曰。欲留題此寺。而興思不屬。試吟上聯。僧曰。何不道樓觀滄海日。門對浙江潮。之問愕然。遂續吟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刳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渡石橋。其聯即一篇之警策也。遲明訪之。已不復見。之問詰之寺僧答曰。此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駱賓王俱逃。將帥慮失大魁。因求類二人貌者。函首以獻。黃巢擾亂唐室罪不容誅至於事敗乃削髮被緇逃遁蹤跡題詩云鐵衣着盡着僧衣黃巢。曹州冤句人也。乾符二年。與濮賊王仙芝叛。陷東都。僖遣高駢討之。巢甥王吉斬巢首乃降。羅大經鶴林玉露云。昔黃巢敗績之後。脫身自免。髡髮為僧。嘗題詩自負。有鐵衣着盡着僧衣之句。陶穀五代亂紀載黃巢遁免後。祝髮為浮屠。有詩云。三十年前草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近世王仲言亦信之。第于揮麈錄。殊不知此乃以元稹之贈度師詩。竄易綴合。二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馬上飛。功名藏盡擁僧衣。石榴園下擒生處。獨自閑行獨自歸。其二曰。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衲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凭闌干望落暉。若二人者身為首惡而終能脫禍可謂智術之深矣賈笑曰審如此吾輩當愧之矣全還曰故人在坐不必閑論他事徒增傷感尔因解所御綈袈令償於近村貿物相賛也酒而飲酒至數巡若虛請於二子曰二公平日篇什播在人口今日之會可無佳製

以記之爭於是嘗思移時全詩先成即吟曰

歲辛兵火接天涯白骨叢聚也中一度感華杜字有寃

能泣血杜宇一名蜀魄一名子規一名子鵑一名謝豹一名蜀王自名春禽一名冤禽一名杜鵑一名催歸一名思歸一名陽雀一名蜀魂一名周燕一名蜀帝子昔蜀帝子名杜宇號曰望帝治汶山下見杜鵑鳥悲鳴而亡化為杜鵑鳥亦名子規鳥春分鳴晝夜不息其聲哀切聞之墮淚蜀人悲思望帝因以名其鳥也而其尸流沿至郫化仙去杜宇自以德不如鱉靈鱉靈即位仍治汶山號曰開明帝也帝相鱉靈治水有功帝禪位為相國時鱉靈決玉山下尼以除水患帝遂委以政事鱉靈治水有功帝禪位為相國時鱉靈決玉山下尼以除水患帝遂委以政事

血

鄧攸無子可傳家鄧攸字伯道東平人晉元帝時為吏部郎與其妻並患虜擄其兒及弟之子攸棄其子而去攸終無子時人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

子纔而度不能兩全息理不可絕乃棄其子而去攸終無子時人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

遠辛而無嗣當時有訖遼東豕漢管寧與邴原華歆俱遊學時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書如故歆廢書出觀之寧割席與坐曰子非吾友也後歆仕魏官至太尉寧浮海居遼東魏數徵不就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焉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還

也伯通龍字也今日翻成井底蛙馬援謂隗囂曰子陽井底蛙耳子陽公孫述字

註言述志識淵狹如蛙井之蛙一片春光誰是主野花開滿蒺藜

須待心

沙蒺藜草名子有三角刺人宋人始作鉄蒺藜棗陽之圍急作蒺藜伏通金人逐之中者十踣七八自是號為狄備凡經戰之場遍沙皆有鉄蒺藜故戰場謂之蒺藜沙

賈繼吟曰

漠漠荒郊烏倦飛入民城郭嘆都非愁纏病骨何須葬血污遊魂不得歸杜詩通槐歸不得

寒食謝乾得書云棒麥飯插楊柳恐非古俗自通代始有之又禮月令仲春禁火改云寒食後乙丙禁火故每冬中取一月為寒食莫舉烟爨舉為華之緑苞有淚哭斜暉

緑苞謝靈運詩緑苞結芳蕤也又如蕤賓蕤賓即仲呂也唯傳聞如有遺實諸儒於蕤賓下皆增賓字以實之實則中更爾之聲使于嘉也唯陽為傳人出迎于郊賈見睢曰范公一寒如此取緑苞與之至秦丞相府置之豆實蕤賓令兩無從來而馬食之因謂賈曰所以得不死者緑苞總總有盈人之

意生存零落皆如此惟恨平生雅也素志違
吟已若虛驗曰二公平日吟咏極甚豪宕宕蕩同今
日之作何其哀傷之過與疇昔大不類耶二人相顧
無語但歔欷嘻然長嘯數聲須臾酒罄盡也告別而去
行及十數步聞無所見若虛大驚始悟其死久矣但
見赫館炮臨嶺首日沉烏啼鵲噪於叢薄之間而已
本曰叢草曰薄意設前村酒家訪其所以取質酒之衰視之
則觸手紛紛而碎若蝶翅之搏音團飛貌鳳焉若虛借
宿酒家明早意回其後罪不敢經由是路矣

## 金鳳釵記

大德中大德元武宗年號楊州今直隸南京富人吳防禦武職官居

春風樓側與官族崔君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
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相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
求女為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一隻為
女慶閭閻門宮中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
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息漢董仲舒寡欲之息耗訊云善惡也興
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折之也失時節也防
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
陽貨曰欲不食言訊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左傳孟武伯惡鄭重曰何肥也公曰食餼言多矣能無肥乎女
之慟臨歿母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

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藉(猶也)抻(於甚)長言而殯焉(續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延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即今萬全都司直隸此京理官而卒(理官如今各府推官)母亦先逝數年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淚曰哽娘薄命為令郎君故得疾於雨月前飲恨而終今已窆(古者葬必用幣所以交神後世廢幣而用楮錢)矣因引生入室至其靈几前焚楮錢以告之(楮錢)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來此可粳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哽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挈提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無不理也說文行李之李字古文使字之誤也今人誤以行裝通稱行李也)於門側小齋安泊(止也)將及半月時

春風樓側與宦族崔君為隣交契甚厚崔有子曰興哥防禦有女曰興娘俱在襁褓(負兒衣也衣帶曰襁)崔君因求女為興哥婦防禦許之以金鳳釵(以金鑄為鳳形)一隻為約既而崔君遊宦遠方凡一十五載並無一字相聞女處閨閤(宮中門)年十九矣其母謂防禦曰崔家郎君一去十五載不通音耗(即息耗漢董仲舒寧天下之息耗註云善惡也)娘長成矣不可執守前言令其挫(折也)失時節也防禦曰吾已許吾故人矣況誠約已定吾豈食言者也(陽貨曰既不食言註言已出而反吞之也左傳孟武伯惡郭重曰何肥也公曰食言多矣能無肥乎)女亦望生不至因而感疾沉綿枕席半歲而終父母哭之慟臨歛(斂)女持金鳳釵撫尸而泣曰此汝夫家物也

今汝已矣吾留此安用遂瞥(猪也)插於其鬢而殯焉殯之兩月而崔生至防禦巡接之訪問其故則曰父為宣德府(即今萬全都司直隸北京理官而卒(理官如今各府推官)舅亦先逝數奔矣今已服除故不遠千里而至此防禦下婘曰嶼娘薄命為念君故得疾於兩月前飲恨而終今已至其靈几前挼猪錢以告之(猪錢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後世廢幣而用猪錢)舉家號慟防禦謂生曰郎君父母既沒道途又遠今既至此可便於吾家宿食故人之子即吾子也勿以嶼娘歿故自同外人即令搬挈行李(搬運也挼捼也左傳行李之往來無不利馬註李理也說文行李之李字古文使字之誤也今人誤以行裝通稱行李也)於門側小齋安泊(止也)將及半月時

低容歛氣向生細語曰郎不識妾耶妾即崇娘之妹
慶娘尔向者投叙轎下郎拾得否即挽生就寢生以
其父待之厚辭離曰不敢拒之甚確至于再三女忽顛
尔怒曰顛宋玉賦薄怒而自持曾不可干犯繚繞色貌
禮待汝豈汝門下汝乃於深夜誘我至此修欲何為
我將訴之於父訟汝于官必不捨汝矣生懼不得已
而從焉至曉乃去自是暮隱而入朝隱而出往來半
門側小齋凡及一月有半一夕謂生曰妾處深閨君
居外舘今日之事幸而無人知覺誠恐好事多魔佛
氏以欲魔為外道不能降伏諸魔則覺性反為魔道所誤魔者鬼之多忌者也
佳期易阻佳期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註曰與佳期入期也一旦聲跡彰露親族

種為業今往投之庶不我拒至明夜五鼓即五更以鼓擊傳報也與女輕裝而出買船過瓜洲揚子江渡名在揚州府瓜洲鎮屬鎮江府訪丁村眠果有金紫者家甚豐盛也富見為本村保正生一大喜宜造其門至則初識也生二言其父姓名魯爵里及已乳名即兒名古人以為小字也方始記認也識則設位而哭其主傳曾公孫歸父聞宣公薨壇惟哭踴即此意也拊生而拜於座曰此吾家郎君也生具告以故乃盡正嘗而慶之喜之事如事舊主衣食之需無須同意所欲也供給甚至生處榮家將及二年女告生曰始也懼父母之責故與君為卓氏之逃車氏蜀臨邛富人卓王孫之長女名文君字姚姬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善王孫聞令有貴客為具召之時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文君夜奔相如歸成都家徒



語歲月如流已及暮矣且愛子之心人皆有之今雨自歸喜於再見必不我罪況父母生之恩莫大焉者經文止是有終絕之理耳酒言向往見之乘生從其言與之渡江入城將及其家謂生曰妾逃竄一年今遽與君同往或恐逢彼之怒請先往覘之妾獨行復呼生回以金鳳釵授生曰如或疑拒當出此以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甚嚴以次示之可也生至門防禦甚嚴以次示之欣然出見厄致謝曰日昨願待不周至也致君不安其所而有他適老夫之罪也幸勿見怪生拜伏在地

不敢仰視但稱死罪已不絕聲防禦曰有何罪過遂出此言願賜開陳響曰我之不善指曰也房帷事密宛如情多負不義之名孟子云不待交惡之後將育于姜

命媒約之言親父母國人皆知自媒者固士賤之女之不以此節君子忘義而從私通无媒妁和奸即是私通无媒妁和奸者斷罪離異

義也犯於適之律先男女和奸者又告同謀又聲容成伏村

告而娶籍負而逃孟子曰親被殺人則誰宜償而逃

堪淹延歲月音容久阻書閨莫達情雖篤於夫妻恩敢忘乎父母今則謹勞今愛酒今人稱他人子曰尊賢郎君之類是也同此歸寧寧謂省父母安也註伏望察實深情勿以重罪推已及人為怨使得終能偕老永遂于飛左傳太史過卜陳完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大人有溺愛之恩大人云父

莫知其子之惡諺云子不知父之惡父不知子之惡是所謂愛者不明小子有宜家之樂請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是望也惟與慢焉防禦聞之驚曰吾女固病在床今又一歲饘粥饘之然曰糜粥稠曰饘不進博側須父須猶也豈有是事耶生謂其恐為門戶之辱故飾詞以拒之乃曰月令言即今慶娘在於舟中奇今人昇舁舉取之事防禦雖不信然民令家僮馳往視之至則無所見方詰怒崔生責其妖妄生於袖中出金鳳釵以進防禦見始大驚曰此吾亡女與娘殉葬之物也殉以物從葬也胡為而至此哉疑惑之際慶娘忽於床上欻然而起欻暴直至堂前拜其父曰與娘不幸早辭嚴侍前世士子稱於父母前曰嚴侍違棄荒郊怨曠崔家即不能終奉箕帚之歡今幸得重侍

因之語凡人過去生習心未除故於現在生結為
天婦以續前因如追債然宿債怨債一名
償前債彈指三生即後緣蓋本於此今之來此意亦無他特欲以要
慶娘續其婚尔如所請皆從則病患當即瘳除瘥愈也
不用妄言命盡此矣幣
酬舉此則興娘也父詰之曰設既死矣安得復於人
世為此亂惑也對曰妾之死也冥司佛經所謂地府
分管世界斟察善惡羅等十王以妾無罪不得拘錄后土夫人
土夫人禮記共工氏之子曰后土是謂勾龍氏即地祇也或曰富媼曹植頌德配帝皇實為靈主
下掌傳錢奏妾以世緣未盡故特給假一年來與崔
郎了此一段因緣尔父聞其語切乃許之即斂容拜
謝又與崔生執手歔欷為別歔欷悲泣之聲

曰公毋許我矣汝好做古作字嬌客慎無以新人而
忘故人也言訖止也慟哭而仆于地視之死矣急以湯
藥灌之灌注也須臾時乃甦更生也疾病已去行動如常
問其前事並不知之殆如夢覺消吉消擇其吉日也擇
續崔生之婚生感興娘之情以釵貫于市得釵二十
定元中統鈔法以鈔二貫為一定盡買香燭楮幣賞詣瓊花觀名
唐昌觀一名蕚蘂觀在咸州城東即古后土廟觀中有瓊花一名玉蕚花命道士達旦三
畫果夜以報之醮道家祭天祈福之禁名猶佛氏水陸道場也復見興娘於生曰
完矣君厚援厚進也援攀也言攀福也尚有餘情雖隔幽
明實深感佩小妹柔和宜善視之生驚悼而覺後知
遂絕嗚呼異哉遂死首尾與張鎰李女倩娘事畧同事具廢窗閒記

## 聯芳樓記

吳郡（漢為吳郡元狩二年平江路今為蘇州府）富室有姓竇者至正初居于閶闔門（即蘇州城西門也）以讎米（賈米也）為業有二女皆聰明秀麗能為詩賦遂於宅後建一樓以處之名曰蘭蕙聯芳之樓適承天寺（在西北隅一名能仁寺）僧雪窓善以水墨寫竹蘭蕙乃以粉塗四壁遂其繪畫（繪畫於上謂之著）著也於上謂之著者謂然如入春風之室矣二女日夕於閒咿嗚詠詩數百首號聯芳集好事者往往傳誦時會稽（會稽郡漢置即古會稽郡地也）楊鐵崖（名維楨字廉夫本紹興府諸暨縣人元亡不仕寓居杭州吳山鉄崖當與杭山張貞居（名雨）為會稽郡漢因之由是凡吳越地通稱）

九成（為唱和交）作西湖竹枝曲其畧曰蘇小門前花滿路蘇公堤上好當歸（蘇小門蘇公堤上如當嬾南宮此史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此類凡十章蓋（蓋詞之源始於劉禹錫竹枝鼓吹乃倚其聲作竹枝詞西湖在杭西北一名西湖周回三十里）和者百餘家鏤（鏤刻版書肆）以行（行於士林）見之笑曰西湖有竹枝曲東吳獨無竹枝曲乎乃效其體作蘇臺竹枝曲十章曰

姑蘇臺上月團團（姑蘇臺一名姑胥臺在姑蘇山乃成高見三百里下有百花洲越王勾踐之臺五年乃成）姑蘇臺下水潺潺（吳越春秋闔閭就山起臺五年會稽也使相者求美女得之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姑蘇臺上青山遠（飾以羅綺教以行步習於士林三年使大夫文種獻之別立一宮中作海雪館以貯之館中作青龍舟盛陳女樂與西施張水嬉以為長夜之遊王不聽及滅吳之後范蠡載西施而去）姑蘇臺下水潺潺（月落西邊有時出

水流東去樂時遲○館娃宮中鹿遊館娃宮在蘇州西靈
岩山上前臨姑蘇臺只人謂
美女為娃蓋以西施得名 西施去後五湖舟五
今在蘇州西南與禹貢謂之大湖圖經以貢遺看及范蠡
區史記國語謂之具區周官職方謂之
震澤為五湖皆太湖為五湖 香魂玉骨歸何處不及眞
娘墓在虎丘山下○虎丘
寺中李商隱白樂天皆有詩
山上谷層層虎丘山在蘇州西北一名海湧山山
三日金玉之精化為白虎蹲踞其上因名焉夜靜
或云秦始皇嘗登此將劍指環有白虎出焉下有劍
池池絕書云闔閭葬其山下
分明見佛燈紗徑入香雲中去自將釵釧施山僧
劍音窄臂鐲也○門泊東吳萬里
寺金釧指環也
船烏啼月落水如煙寒山寺裏鍾聲早漁火江楓
楓橋在吳縣西○洞庭金柑三寸
愁客眠寒山寺在楓橋夜泊詳

黃柑洞庭蘇州府西洞庭山也山多橘柚每秋霜餘
丹芒朱實與長松茂檜相差間於岩壑間望之者
圖畫也金柑即黃柑也詳三寸黃柑猶自青
魚一尺長莖澤今在吳縣南一名吳江一名松江銀魚今人呼為秋魚 東南佳
味人知少隋煬帝自鄱東南之佳味 玉食無由進尚方食
書惟御王食註羞食如玉也○荻芽抽筍棟音練花
尚方即御府今之少有也
閉門煮雀也楝花紅紫色實如小鈴俗謂苦鈴子亦名
月閒開花金鈴子唐詩二十四番花信風楝花風
乃其終也閒禮院氏以楝灰為染絲 不見河豚
石首來河豚出崑山縣河豚無頰無鱗觸至暮
之則豚怒氣滿腹肝與卵食之必殺人至
春吻魚始肥大而
嘉用薑蓴菜羹菜則未嘗見害河豚羹而能殺
人故俗呼西子石故名石首其腹中有小
石首魚頭中膠可作膠也 早起腥風滿
城市郎從海口販鮮田○楊柳青青楊柳黃青黃

變色過年光妾似柳綠易憔悴郎如柳絮不定顛狂
○翡翠雙飛不待呼並宿鴛鴦曾孤鴛鴦匹鳥也毛有文采雌雄未必自死生憎得其一則其一
寶帶橋頭木寶帶橋跨澮橋在蘇州西半入吳江半太湖
○一綰音婉也青鳳鬟其鉏物高鬟名鳳鬟八字牙梳白似銀蔚平聲氏始生二十四齒梳後世以象
玳瑁為之其製形如八字故曰八字眉之類綺倚朱門翹首佇來多少斷腸人○百尺高樓倚
言企望也翹首矯首也吳人自稱曰
碧天闌干曲曲畫屏連儂儂不去西湖唱採蓮越中山名見上
他作亦皆稱是其才可知矣鐵崖見其製草稾手寫

二詩於後云

錦江在城都府南蜀人
錦江濯錦鮮明故名 只說薛濤箋濤蜀妓有才
蜀也府公鎮司空遣濤侍後偵寄詩云錦江滑
膩峩眉秀化出文君與薛濤濤即拈花惱濤好製
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時人以為薛濤箋 吳郡今傳蘭蕙篇文采風
流知有自連珠合璧照華筵漢律曆志月如合朔五星如連珠○

難弟難兄並有名英英端不讓瓊瓊薛瓊瓊唐明皇宮人與其
妹英英俱善彈箏書生崔慷寶瓊瓊詩曰平生
無所願願作樂中箏得近佳人纖手子砑羅裙上
故嫣聲瓊瓊與懷寶逃去遇越得免懷寶好將筆底春風句譜作瑤箏絃上聲

由是名播遠邇咸以為班姬蔡女班姬漢成帝婕妤名琰魏宮號為文姬蔡文姬漢蔡邕女能文能通經史又能知音
復出易安淑真而下不論也

易安姓李趙抃子明誠之妻後再適張汝舟嘗曰猥以蒲柳之弱質配茲駔儈之下材有識五恠心疑其詐朱工於詩詞作斷腸詩亦作斷腸詞劉後村選其詩集傳於世其樓下瞰官河（官河在閶門外）舟楫皆經過焉崑山有鄭生者亦甲族（崑山屬縣甲族猶甲第之類言門閥之高也）其父與鄭妻寀厚乃令生與貶於郡至則泊舟樓下依醉為壻（孔融謂李膺曰孔與君累世通家）往來無間也生家子弟（相師友融與君累世通家）往來無間也生以青年氣韻温和性質俊雅夏月於船首澡浴（澡洗也）二女於窓隙窺見之以荔支（果名青黃大如鵝子生九真交趾）雙投下生雖會其意然仰視飛覺峻宇縹緲於霄漢即雲漢萬物之精上為列星黃河之精上為天漢天漢是銀河也自非身具羽翼莫能至也既而更深漏靜月隨河傾萬籟俱寂（萬籟即萬物之



有聲者也莊子有天籟地籟人籟之說）忽然有聲顧眄之頃則二女以鞦韆絨索（鞦韆牡方山戎以習輕橋者漢武帝以為後庭之戲絨索綵繩也竹曰竹橋也）墜於其前生乃乘之而上既見喜極不能言相勞久寢盡繾綣之意焉（繾綣示已之意）長女只（只語辭）占（陳遵喜吏治私書凡口占註口占隱度也）一詩贈生曰

玉砌雕欄花雨枝相逢恰是未開時（嬌姿未慣風和雨）分付東君好護持（東君太陽也或云太皞司春之神）次女亦吟曰

寶篆烟消燭影低（寶篆香爐也）枕屏搖動鎮帷犀（開元中交趾進犀角以金盤置於殿中燒煞數人此乃辟寒犀也杜牧之詩虎睛珠綴金盤犀鎮帷東坡詞

夜風搖動鎮帷聲風流好似魚遊水繞過東來又向西
至曉復要之而下自是無夕而不然盡記生耻無以答一夕見案間有剡溪玉葉牋
剡溪在紹興府嵊縣縣上多藤紙工剝皮為紙其精者名玉葉牋擅名海內唐舒元輿有吊古藤文遂
濡筆題一詩於上曰
誤入蓬山頂上來芙蓉為藥雨邊開芙蓉荷花也亦有木芙蓉
此身得似偷香蝶遊戲花叢日幾迴
二女得詩喜甚庸之篋笥已而就枕生復密其吟詠
長女即唱曰
連理枝頭並蒂花戰國時韓憑為宋康王舍人其妻何氏美王欲之使憑築青陵臺令在開封府封丘縣
臺而望之何氏作詩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奈何遂自縊憑亦死王怒令里之兩冢
相望經宿忽見有梓木生二冢上根交于下枝連其上有鴛鴦棲焉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時有男女自悅相私者為父母所阻紀聞云宋時有男女自悅相私者為父母所
覺俱投水而死水中遂開並蒂蓮開並蒂蓮尚花人以為情感
明珠無價玉無瑕明珠蚌珠也玉石也
次女續曰
合歡幸得逢蘭臭古詩云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采雙鴛鴦裁為合歡被會
合歡樂也蕭小文紫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鸑鷟公女弄玉亦好吹簫公乃妻焉教弄玉作鳳
鳴築臺居焉穆載十年一旦鳳凰來集一朝隨鳳而去後人名其臺曰鳳女臺今鳳翔府寶鷄縣有鳳女
祠乘輿難同訪戴家晉王子猷大雪夜開室命酌忽憶戴逵逵時在剡縣便乘小舟詣之既造門不見而返何必見安道始
戴逵逵時在剡縣便乘小舟詣之既造門不見而返何必見安道始
安道逵字也
長女又續曰

羅襪生塵魂消湯漾瑤釵墜鬢鬆鬟亂

次女結之曰

他時泄漏春消息

宵一念差楊妃外傳妃子恐由此一念又墮下界陸放翁詩過去生中差一念

遂足成偉詩一篇又一夕中夜之後生忽悵然曰我

本羈旅左傳羈旅之臣註托跡門下今日之事喜人

固知一旦事跡彰聞恩情阻見樂昌之鏡或恐從

此而遂分古今詩話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後主叔寶之妹樂昌公主陳衰謂其妻曰國破汝

必入權豪之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各分其半約曰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

楊素所得德言至成都市有賣頭賣半鏡德言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

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餘明月輝陳氏見之泣涕不食素知之乃召德言還其妻陳氏為詩曰

今日何遜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延平之劍不知何時而再

合也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雷煥妙達緯象要煥共宿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曰少時相者言當得寶劍佩之斯言豈效乎即補豐城令到縣掘獄果得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送一遺華華曰天生神物終當復合及華誅干將莫邪可復至吾悉天下將莫邪可復至吾悉失劍所在煥卒子雷華持劍經延平津劍躍墜水中使人沒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沒者攜而返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乎延平府南平縣今名劍津在

因哽咽流下二女曰妾之可醜孟子鑽穴隙相窺踰牆鑽穴之類也則國人皆賤之矣韞櫝之可佳也子貢曰有美玉於此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者也然而秋月春花每傷虛度雲情水性常失於自持曩者偷窺宋玉之牆宋玉好色賦天下之美者莫若臣里之美者

莫若臣東家之女登墻自獻卞和之璧感若不棄人
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一日和荊山崑谷中得一玉
璞以進楚文王使玉工
視之曰石也刖左足武王
又進之亦曰石也刖右足和抱璞泣於荊山之下淚盡
繼之以血及成王立又進之使玉工琢之果
美玉也封和為陽陵侯和不受特賜循得雖六禮納采
納徵請期親迎請謚一言之已定安
永奉衾巾奈何遽出此言自生疑阻鄭君鄭君安雖
女也計之審矣他日機事竟聞親庭謹書若往妾所
請則終奉箕帚於君家少康作箕帚以為婦人竈白
曰臣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妻
泉之下左傳鄭莊公曰不及黃泉母相見也註地下泉曰黃泉
也生聞此言不勝感激未終而生之父以書督生還



家女之父見其盤桓不去盤桓難進之貌亦頗疑之一日登
樓於篋中得生所為詩大駭然事已如此無可奈何
顧生亦少年標致猶秀門戶亦正相敵乃以書抵至也
生之父喻其意生父知其所請仍命媒氏通二姓之
好媒謀也言謀合二姓也問名納采贅音贅以為婿秦人家貧子壯則出贅言
男附女家也是時生年二十有二長女年二十幼女年十
八矣吳下人多知之或傳之為掌記云掌書記之人

## 今孫生冥夢錄

今孫謀者今孫姓罪公高之後魏類封於今孫因以為氏也剛直之士也生
而不信神靈傲誕自得以為得有言及鬼神寤寐
幽冥果報之事果報佛經謂善惡有業因果報生死相續必大言折

所居隣近有爲老者家貲財也巨富會求不止敢爲二義曰惡著聞一夕病卒之三日而再甦人問其故則曰吾奴之後家人廣爲佛事多焚楮鏹古人送死以紙錢代幣謂之楮幣冥官喜之因是得還誤聞之左其一不念忽即憤字言甚怒不咕嘖分字忽同冥用俗下文字亦甚怒意曰始吾謂世間貪官汚吏受財曲法富者納賄而得全賄貨也以貨賂罪曰賄貧者無貲而抵罪漢高紀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抵當也使各當其罪也豈意冥府乃吏甚焉因賦詩曰

一陌金錢便返魂一陌唐用陌錢法陌即百公私又云八十為一陌也

隨處可通門幽閑錄張延賞判度支聞有一冤獄數平反一日視案上有一帖云奉錢二萬貫公怒惡收吏棰之久日於照洗所又見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公嘆曰錢至十萬可以通神

門矣此不可回吾攜稱及不得不止鬼神有德開生路日月無光照冤盆李白詩顧借義皇景小為人照覆盆蓋也子云是責三九不照覆盆之內也貧者何緣蒙佛力富家容易受天恩容易猶言甚易也甚早知善惡都無報多積黃金遺子孫漢韋賢傳遺子黃金滿籯籯竹器也如今人以一經詩成朗吟數過朗吟高聲也是夜明燭獨坐忽有二鬼使狀貌獰惡獰惡亦惡也經云其前曰行言地府奉追捕也誤大驚方欲辭避一人執其帶驅迫出門足不霑地須臾已至前頃之間也見大官府名曹問曰汝名何字有三亭自省之狀貌類漢以來凡訴訟風憲府通稱臺省漢諱天子有三亭自改禁為省二使將誤入門遥望殿上有二王者被冕旒安而坐東南帝初作冕旒只以帝王冕補冕之闕

階下上毆致命曰奉令追令未詳已至即聞王者屬聲曰屬嚴也既讀僞書不知自檢敢為狂誕誑我官府合付刑吉獄詰治之人以杖擊也訊問也詰責也獄所以守囚人以杖擊也訊問也詰責也令去髮也髡亦剃也詰大體鞫挽櫛綰不得去髮也俄而檻折乃大呼曰令終詰人間僞上無罪受刑皇天有知也皇大乞賜昭鑒見殺上有一綠袍秉笏者號稱明法畫示於王曰示告也此人好訐訐攻發人之陰私也遂肅加罪必不肯伏不名令其供責所犯明正其罪當無詞也供進也追罪人自進之詞也王曰善乃有一吏操紙筆置於詰前逼其供狀詰固稱無罪不知所供忽聞殿上曰汝言無罪所謂一陌金錢便返魂公私隨處可通門誰所作也詰始大悟即以筆大書以備曰下上聲庶十韻行下此杜詩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伏以混淪二氣混混沌沌如鷄子未分也初分天地之形高下二才天地開闢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陽數起於一經於九故謂之九天陰數起於二極於十故謂之十地天地之間則相去九萬里黃帝使大章步自東步自北極至南極三步為一歩三才天地人也二儀謂之才才者用之著也故二儀與人謂之三才不列鬼神之數降自中古古文作降今作降始於夏殷以古肇始也

名山大澤名山祀典所載有古今之別大澤即大川也咸有雲雨焉古聖取祠亦多主旨蓋以摯生民敬戴恒思有毒以害人

勝傳吳漢之次近所旁舊祠中佛鳴呼曰陳衆類
勝王註載祠草木咸欝之神祠也欝閉蕭心不則
寃頑或長惡不悛寃愚也植左傳心不則
行凶而自恣以強凌弱恃富欺貧上
下不睦於宗黨參貝則恃義見利忘恩
重莫知犂詞招魂虎豹守關豺害下人
而十殿是列立對焼舂磨之獄唐十殿佛經秦
獄淋江王殿管鑊湯地獄宋帝王殿管寒氷地獄
五官王殿管劒樹極地獄閻摩王殿管拔舌地獄
成王殿管鉗解地獄泰山王殿管鉄床地獄轉輪王
殿管黒闇地獄具輪迴報應之狀普佛經一切衆生十
獄對罪業消除故出入三
界沉淪苦海乃於身死之日隨
緣受形往復輪迴萬劫不
勤為惡者懲而知戒可謂法之至公然

而威令所行既前瞻而後仰聰明所及反小察而
大遺貪者入獄而受辱富者轉經而免罪佛經云
死者供佛轉經雖有宿世罪業得生天堂唐薛公
數嘗讀金剛經然特其豪富恣意宰殺一日暴死
地府將驅入召山獄以甚曾受金
剛經功德延壽五十年乃放還一惟取傷弓之鳥
戰國策有鴈從東方來更羸虚發而鴈下魏王曰
射可致與乎更羸曰其飛徐其鳴悲飛徐者瘡痛也
鳴悲者失羣也故聞絃音而下社壽傷弓
弓鳥雀飢黄山谷心如傷鳥恠虚弾每漏呑舟
之魚前漢刑法志網漏呑舟之魚蓋喻失刑於
大罪也宣帝詔之條不宜如
是至如誤者二生見聖賢一生見南安簡
檀越結緣番相檀越巴三生奚擧一生劉南安簡
巴言第二生西蜀書記第三生奚擧即今生者即院然
方悟又佛經過去一生一介窮儒左枝右梧史貫籍傳
未來現在為三生枝梧註牛柱為枝梧猶言牴牾也斜
柱為梧猶言牴牾也未免兒啼女哭東塗西抹

塗長曰抹即塗楷批抹也盧仝詩塗抹詩書如老鴉聲隆預進士蕭遵者曰回避新郎君遂曰漠一負詔阿婆三五少年時也曾東壁下西牀事未盡言與亦往時舉子也

偶以不平而鳴韓愈之送孟郊序物不得平則鳴

悔躍騰而莫及莊子六年若不早圖悔及也

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陷穽之已讓司馬遷書猛虎之中搖尾而求食何則積威約之勢也

搖尾也今蒙責其罪名逼其尖批龍書晚首帖耳搖尾之已憐非我之志也

鱗批手擊之也唐韓愈傳批其逆鱗史記韓非傳

龍之為蟲可擾押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

必殺人

探諸頷豈敢求生莊子河上翁家會其子沒水得千金之珠

龍頷下子能得其珠者必遭其睡也驪料虎頭編虎

鬚固知受制料理也編撚也莊子孔子曰料言止此矣伏乞

主臺裁批曰批如今判辭也今猶令狐譔持論頗正難以罪加東去不回非可感也今觀所陳實為有理可特放還以彰遺直之得叔向古之遺直仍命復追為老置之于獄復遣二使曰傑在人間以備為業雖聞地獄之事亦不為歎今既到此可一觀否二使曰欲別至一廳文簿山積錄事中坐二使以案筆批一帖付之帖合攢押字也其文若蓼蟲不可識篇

周宣王史籀作大篆譔出府門投社行里餘見鐵城巍巍黑霧濛天守衛者甚衆皆牛頭鬼面青體鉄髮綠深青揚色也各執戈戟立於門左右二使以批帖示

之即放之入見罪人無數被剝皮刺血剔目劓肉也劓割也叫呼怨痛宛轉其間甚慘動地金十兩見銅柱二縛男女二十人裸體書色黑幸頭有二角舉體書色亦有腹天夜只能為幻術腸胃流出以沸湯沃之名為洗滌誤問其故曰此人在世為醫因療誤婦之夫遂與婦通已而其夫病奪醫藥同也故受此報又至二處見僧尼裸體露體也諸鬼以牛馬之皮覆之皆成畜類有趨走行進也不前者即以鐵鞭擊之流血狼藉雜披雜誤又問其故曰此徒在世不耕而食不織而衣而乃不守戒律貪婬茹葷食葉曰茹葷蘇氏莊子頗故今化為異類出

力以執人尒取後至二處陽曰誤國之門見數十人坐鐵床上身具杻梏足械曰梏手械曰梏也以肖七為枷壓之雖鎌秦擅置立殺於東憲下指橋皮沉琴不決妻王氏問何故擅以告王氏曰豈不聞縛虎容易縱虎難擅計乃決殺沉死有擅作詩議擅自云家住東南第一山誰令隸卒何主物色追之至一所宮殿嚴遂僧坐決事即作詩僧也問傷人蒼曰此地藏殺方決閻事須史數率引擅至荷鉄枷因首垢面見主哼曰傳與大人東窓事犯矣推力逐誤主和讒莊殺岳忠飛斥逐張浚等諸賢剔鼓已開誤其主故受重罪真錄亦詩歷代誤國之臣也每一朝革命革改天命也即誅之出令毒虐噬噉其肉飢鷹啄其髄骨肉糜爛至晝復以神水洒之業風吹之滅依生前罪惡輕重受諸苦毒譬頗地獄苦毒慘酷一切衆生隨業報受無有間斷四神水洒

諸受菩薩生因以業行復本形此蓋雖歷億高劫
風吹雷擊成形軀殼世道曰變佛曰不可出此
劫焉實即世也不可出此世至寶誤頭謂曰勞君相送無以為報二使笑曰報則
一不敢望但請君分更為詩以累我亦誤亦大笑仍使
而覺伸欠伸引也呵欠乃一夢也及旦扣扃老之家而問焉
則於是夜三更逝矣逝往也
死也

## 天台訪隱錄

台人徐逸台州今隸浙江布政司粗也小通書史以端午日始也五月五日午時入天台山採藥山在台州天台縣西道書云是山上應台星周為天中節回入百里高一萬八千丈去天不遠路由桐溪前有石橋廣不盈尺長數十丈下臨絕澗惟忘其身然後能濟濟者梯巖攀葛始得平地上有瓊樓玉闕碧樹醴泉仙物畢具同行數人悚於涉

險中道而返惟逸愛其山明水秀樹木陰翳進不知止且誦孫興公之賦而贊其妙興公名綽作天台山賦雕改甚工初成以示范榮則云卿賦擲地作金石聲也曰赤城霞起而建標赤城山名入天台者先由赤城山為道山色皆赤狀似晨霞亦謂之霞城也標末也言建其高標也瀑布泉流而界道瀑布水山名是天台之西南峯末從南巖懸注望之如曳布即雪崖也界道猶分流也誠非虛語也更前數里則斜陽在嶺飛鳥投林進無所抵退不及還矣躊躇之間躊躇行不進貌忽澗水中有巨鼈流也浮出喜曰此豈有居人乎否則必琳宮梵宇也琳玉道觀梵佛寺遂沿澗而行沿從而下里餘至一橋口以巨石為門入數十步則豁然寬敞有居民四五十家衣冠古朴氣質淳厚石田茅屋竹籬犬吠雞鳴桑麻

劉字卯金刀漢姓
一故曰一一一

掩映儼然一村莊也見逸至驚問曰客何為者焉得而淵玉曰境逸告以入山採藥失路至此邊相顧不語漠然無延接之意漠然無意之意惟一老人衣冠若儒者扶藜而前藜草也大而為杖曰可以為杖藜杖扶頭出火用以照向問姓名我是太乙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學者下而顧焉自稱太學陶上舍太學國子監生中選者揖逸而言曰山澤深險豺狼之跡豺狼猛獸豺亦狼屬狗足長尾白頰色黃體細瘦故謂之豺狼辣噉它也鮮照嘶風噉雨肅昏見趙曰噉噬之所遊噉噬周禮註人面獸身與西足山林異類所生也日又晚矣老固相拒是見溺而不援也見溺不援見而不子乃邀逸歸其室坐定逸起問曰僕生於斯長於斯遊於斯久矣未聞有此村莊也敢問上舍顧處而答曰顧處居也上處也遜

世之士逃難之人若述往事徒增傷感耳逸固請其故始曰吾自宋朝已上居於此矣居上其宅居也原有上居篇逸大驚已舍乃具述曰僕生於理宗嘉熙丁酉之歲理宗名昀丁酉嘉熙元年既長寓名太學居舍復齋宋初置大學十齋曰服膺是守約存心久焰養正持志率履誠意續置七齋曰觀化貫道務本累行謹信時中循理後加置三齋曰節性經德以講周易為業既推度宗朝度宗名禥改名兩冠堂試國子監稱祭酒歷事曰祭酒堂每歲有業成于監者司業祭酒試之等第上于禮部稱南省宋時侍郎掌試貢故稱省試一舍省驚禮士舊名于上以用之故稱省驚方欲立身揚名以顯於世不幸度皇晏駕天子當晨在山朋須故凡臣子之心稍謂宮車晚出也太后臨朝太后姓謝氏北兵渡江時事大變嗣君名㬎宋皇帝四歲即位改元德祐之歲則

挈家逃難於此其餘諸人亦皆同時避難者也（舊本云聲）年深歲久因遂安焉種田得粟採山得薪鑿井而飲耕田而食（此時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帝力何有於我哉）采屋而居（詩綠衣註居諸語辭）但見花開為春葉脫為秋（全用陶淵明桃源記一句）不知今日是何朝代是何甲子也（逸曰）

今天子聖神文武（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文乃武註大而化之曰聖聖而不可知曰神英華發外曰文威之可畏曰武）繼元啓運混一華夏（書虞典巛蠻夏註夏明而大也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武成華夏巛蠻貊間不率俾）國號大明太歲在閼逢攝提格（閼逢歲在甲也攝提格歲在寅也）改元洪武之七載也（洪武元年戊申）上舍曰噫吾止知有宋不知有元安知今日為大明之世也頃客為寇略陳三代興亡之故使得聞之逸乃曰宋德祐丙子歲元兵入臨安（臨安即杭州以為都陞為臨安府遷三宮北行）太后（謝太皇全皇后也）二年二宮遷北（三宮謝太后少帝帝昰兄昺至元上帝昺封瀛國公昰即位）是歲廣王（名昰帝昺兄封瀛國公）即位於海上改元景炎未幾而崩諡端宗益王（名昺端宗母弟也端宗崩陸秀夫等奉昺立于碉州改元祥興）繼立為元兵所迫赴水而死宋祚遂亡實元朝戊寅之歲也元既併宋奄有南北遠至正丁未歷甲子二周有半而滅今則大明肇統洪武萬年之七年也蓋自德祐丙子至今上下已及百歲矣上舍聞之不覺流涕（涕淚也）計其已而仙

空庭靜萬籟寂然逸宿於其室士來石枕亦甚整潔
但神清骨冷豈能成寐尔明日殺鷄為
人殺而食之以具盃盛松醪飲之連謝數日山家蔬
舍自製金縷詞一闋音決唐李錡妾朴秋娘自製歌
其詞曰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
須惜少年時花開堪折直須
折莫待無花空折枝後
人因以為歌調閱終也樂
一終曰閱前漢樂志鼓吹
入閱歌以侑觴曰侑勸
也
夢覺黃粱熟夢黃粱見
呂翁枕入開歌曲別調如
一局碁子翻覆無定也
一片殘山并剩水一片一段
也杜詩剩水流江破殘山
祇山也喻天地間只是剩水殘山而已幾
度英雄爭鹿幾度幾番也草之精華者為英獸之
將羣者為雄韓信傳秦失其鹿天下
共逐之註也漫算到了誰榮誰辱到了語辭白髮書生差

耐久差較也猶少許也耐忍也言忍
老又有也書坐上舍自謂也向林間嘯傲
山間宿王弘常携竹簟石枕於林泉
間憑高臥日暮歸廬游新綠野飯黃
犢莊子百里奚飯牛註飯食之也○市朝
朝變詩十月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問東風
為谷深谷為陵許渾詩水
碧東去市朝遷變成陵谷許渾詩水
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
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盖詩意金陵懷古作
也王謝晉之名族風流冠于江
左今皆滅亡只有舊時燕之燕飛入于百姓之
廬室矣詩話多言王謝烏衣國事非是盖陶生感
慨其詩東風以舊家燕字飛歸誰屋劉禹錫元和十四年自朗州召
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曰紫
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觀裏桃千樹
盡是劉郎去後栽再謫十四年復入為主客郎中重遊玄都觀
絕句一首唯兒葵麥動遙知菽麥動悲無故人來桃花淨盡菜花開
庭中半是苔桃花滿徑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玄都觀裏
桃千樹盡是新栽者桃花菜花並喻前後

新進之人始之謫去復召也朝廷宰執一當新進之謫去復召也亦一當能新進以此托物寓懷蓋陶生以劉郎自況追不帶看花之福楊萬里詩感國亡而已尚存也



看花福蓋陶生自言逃世入山不為時但免麥燕辭也看花辭曰福而實云禍也

麥盈目免麥芣菜名似麥而葉小花若黍有毛燕麥即也蓋陶生因逢始開宋之際仍想故都為堪開劉說羊脾光陰容易過脾背兩膊間唐書壯狀胥利名醫海上書長夜短日入烹羊脾纏熟東方已明嘆浮生待足何時足莊子待足問時足也名浮家人詩謀生未老得閑方是閑樽有酒且相歌能復與逢詰前末舊事豈豈不厭豈豈不意乃言實儀之

屬蘇載賦舉觴而相屬

祐丙辰親策進士文天祥卷在四而理宗易為舉首文天祥廬陵人仕宋為少保封信國公匡山之敗被執至燕京見殺元學士王磐詩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宋亡北憲數十人而此其優者也

嶺賞以道理宗賈貴道之兄當國用事威權日盛嘗於葛嶺起第以為宴遊之所時襄陽見圍朝夕且降似道坐於葛嶺聚寶盆樂樂道葛嶺在杭州西湖上因葛仙得名當時有

朝中無宰相湖上有平章之句一宗室任嶺南縣令

獻孔雀二孔雀文禽雄者五年成大尾自喜其尾擇置尾之地土人取尾以為拂塵過忽斷其尾顧見尾者持刀於叢草之間則金翠無光矣置之圃中見其馴擾可愛即除其人為本郡宰襄陽之圍

府名今隸湖廣布政司

來圍襄陽文煥字城文似道雖遣高達等援襄降蒙聘賞廣求也蠟書九中使敵人搜索不疑且防水濕也

蠟書入懷於似道曰襄陽之圍六年矣易子而食折骸而爨至五年

華元祀登子反床以病告曰亡在朝夕而師相方旦
幣已易子而食折骸而爨 亡在朝夕而師相方旦庸馬飲江家國傾覆師相
鋪張大平迷惑主聽一旦 亦安得久有此富貴耶遂扼吭而死潘劉敞傳扼天之吭註吻也
謝堂乃太后之姪 理宗皇后謝氏姪子也 設水晶簟燒沉香火以待
寶石也如馬腦大珠即照夜珠 光照一室不用燈燭優人獻謔謂樂語猶今致語之爾 樂有黃金七寶酒鐘重十斛斗即
於座上賜之不吝謝店臨朝夢天傾東南一人擎之
力若不勝蹶而復起者三已而一日墜地傷有一人
捧之而奔覽而徧訪于朝得二人焉狀極肖也 陸秀夫通
鑒天者文天祥捧日者陸秀夫也遂不次用之 陸秀夫通

州鹽城人端宗朝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
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奉衛王昺共立為帝及厓山之
敗知事不濟乃先驅妻江萬里去國江萬里南康都昌人度宗朝為
子下海即負帝同溺 右丞相以直見忤賈似道上疏乞祠不允後寓
右丞相以直見忤賈似道上疏乞祠不允後寓 居鄂州鑿池廣百丈水亭及城陷遂赴水死 都民
送之郭外者以千計攀轅不忍捨去城門既閉皆宿
于野賈似道出督師白銀鑄鎧即今永嘉人 一載珠馬鞍十里
馬二一馱督府之印 都督府猶今都督府也 一載制書并隨軍賞
格制書皇帝宣命之書隨軍賞格軍門行賞條格也 以黃帕覆之都民罷
市而觀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又論當時諸臣曰陳宜
中謀而不斷謀宜中即位為左丞相永嘉人 招宋帥仗奉帝艘泛溟
海及溟之敗宜中之去城 求兵遂家鉉翁卻而不通家鉉翁眉州人仕宋孝宗
不復遂家鉉翁卻而不通 帝朝為樞密院事以祠請
使如元世祖授宣 使如元世祖授宣不受元世祖又不
不變教授閩 教授閩 張世傑

勇而不果 震世策誤州花陽人也後張承任元犯罪之敗世策奉棺太后服去欲來葬趙氏亡之遇風仰天不欲存趙祀則風覆吾舟遂覆李延年之智而不達李陵之陷匈奴人任宋衛晉死者相枕也是夕逮又宿焉明旦告闕上全言復為亡虜一篇以優者文太祥如是者凡數百言皆慰愛可聽愛陵餞行曰祖而絡繹欲酒真側之子景祖所遠遊而死於道英後人祭以為行神也祖祭也因饗飲也

達奚南渡多翻覆 宋高宗名構初封康王贊于壯繳執此狩南奔渡江至應天府即位改元建炎晉元帝童謠曰五馬南渡一馬化為龍王南歸元人後悔追之路憩皇帝君臣團係殿康王忽有人唱云速起上馬追兵至矣康王告以無馬其人曰已備馬矣幸疾速加鞭康王起而環顧果有匹馬跳身上馬一晝夜行七百餘里馬僵不進。下悅則乃崔府君廟中泥馬也黃屋漢高紀註天子車蓋以黃繒為蓋裹也盡將舊物付他人後漢史論曰光武下大物高宗付天下於胡元而無復有過河之志詩江南自作龜茲國失黃河以南猶可憐行酒陷青衣金粘罕遍徵歌女黃河以南可作龜茲國杜行晉紀劉聰虜懷愍二帝著青衣軍前行酒令邵雍與人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其言果驗

萬恨千愁誰得知五國城中寒月照五國城在三里徽宗葬於此一云徽宗崩於均州土人焚尸置石坑中以為燈油先是徽宗崩於均州林靈素逃匿天下宋宮見宋太祖與金太祖奉天帝勅圖基賭天下向五國城祖不勝甚有憂色又遇張天覺言陛下忍寒受戲云時天覺死已數年矣

黃龍塞上翔風吼黃蘆塞塞名在漠北近友良地翔風壯風也薦也萬物歸根而後薦也東窓計就通和好東窓檜名和議

鄂王賜死斷王老岳飛湯陰人忘行坂復讐雪國恥嘗以盡

忠報國四字涅背高宗賜精忠旗以益異焉大業
垂成秦檜恐和議不遂構罪殺之後追封鄂王益
武穆諡忠孝人心為中興名將不
主和議以忤秦檜賜死家居追封鄂王諡忠武酒

中不見劉四哭劉錡成紀人建炎間為四廂兵馬
使屢捷大功威著南北屢使館都
高驛與其副飲酒其副不肯飲呵之湖上須尋宋
曰酒中安得有劉四哭何不飲之
五嫂宋五嫂即大嫂西湖
大嫂進魚羹於湖上張雨詩光堯內禪罷言兵孝
兵一翻御舟湖上行東京鄰
舍宋大嫂說舟猶得進魚羹累世內禪罷言兵孝
光宋寧宗三
世皆受內禪八十餘年稱太平慶皇晏駕弓劍遠
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湖上鼎成有龍垂鬚下迎帝
乃騎昇天隨其弓百姓抱弓而號因名曰烏號又
史記黃帝葬於橋山空
棺無尸唯劒舄在焉賈舶出師笳鼓驚笳鼓軍
中樂笳
胡人卷蘆葉吹之曹景宗詩奠家避世逃空谷西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
望端門捧頭哭李陵傳端門星太微正南門故天子
謂之端門南門謂之端門毀車

殺馬斷來路後漢馬援為尉迎督郵慨然恥在廐
殺馬毀車役因毀車殺馬裂衣冠遁去東坡詩
子來何處問行藏鑿井耕田聊自足南隣北舍自
戒婚遺風彷彿朱陳村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民俗
世為婚姻東坡詩何年顧陸畫作朱陳兩姓世
嫁娶圖聞道一村惟兩姓不將門戶買崔盧不
向城中供賦役只從屋底長兒孫喜君涉險來相
訪問舊頻荒九節杖漢武帝登少室山見一女子
列仙傳王
烈受赤城老人九節藤杖行地馬不能及又列仙傳王
杜詩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王女洗頭盆時移事
變太忽忽忙忽本作忽忽俱非民事之旁故謂之匆匆世物是人非
愈招悵失志感君為我暫相留野蔌山殽備歡酬
歡樂之稱名舍下鷄肥何用買床頭酒熟不須沽
君到人間煩致語今遇昇平樂安處昇平指皇明而言也

逢不用苦相疑我輩非仙亦非鬼
遂送逸出路口揮袂而別逸沿途每五十步揷一竹
枝以記之到家數日乃具酒醴携榜發驛率家僮輩覓
往訪之則重岡疊嶂不復可尋唯見草喬林(喬上聲無枝也)絶
無蹤跡往來于樵蹊牧徑之間但聞谷鳥悲鳴嶺猿
哀嘯而已竟惆悵而歸逸念上舍自言生於嘉熙丁
酉至今則百有四十歲矣而顏貌不衰言動詳雅止
若五六十者豈有道之流耶

## 滕和叔遊聚景園記

滕和叔(元名宋延祐元年號)初永嘉(即今浙江温州府)人(即今布政司)隸生名穆年二
十六義風調善吟哦(調猶發也)為衆所推許素聞臨安(即今
杭州府)山水之勝思一遊焉甲寅歲科舉之詔興遂以
鄉書(鄉書鄉舉之書也)赴薦(鄉書即今)至則僑居湧金門外(僑居旅寓而
金門杭州城西門也)無日不往來於南北兩山(南高峯北高峯俱在府南
北各里許)及湖上諸刹靈隱天竺淨慈寶石之類(湖即西湖在府
城西周三十里山川秀麗景物華靡自唐以來為東南遊賞勝處舊稱西
湖十景曰平湖秋月蘇堤春曉斷橋殘雪雷峯落照南屏晚鐘曲院風荷花港觀魚
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兩峯插雲剗梵語以寺為剗雲隱寺在武林山天竺寺有上中下三天竺俱在府城
西淨慈寺在西湖上寶石寺未詳所在疑或錢氏所
建寶雲寺在錢塘以至玉泉虎跑天龍靈鷲石屋之洞泠泉
之亭(玉泉在府城西虎跑泉在府西南虎跑寺舊傳
僧性空曾住大慈山無水夢神人曰明日當有
水是夜兩虎跑地泉湧故名天龍峯即天目山之東
北峯在臨安縣唐時法數至此結庵有猿猱入拜於前曰我輩
住處悉為卓錫之所故名或曰龍山乃天目山之東

文郭璞云東越俗皆即此 十五 天竺山有
龍泓洞龍湫下龍潛身在靈隱冷泉亭西二十里晉時西
天竺三竺驚山之小嶺不知何年飛來因號其峯曰飛
來一曰靈鷲石山南高峯下冷泉在武
林山東坡冷泉詩靈隱寺前天竺後兩峯冷泉在其
畫幽澗深林懸崖絕壁是跡跡者得偶焉 周也
望於麥院賞蓮因而宿湖泊舟雷峯塔下趙院在府西雷峯
塔在西湖南皮圖吳越王錢氏所建是夜月色如畫荷香滿身時聞大
魚跳躍於波間宿鳥飛鳴於岸際 酈道元水經注曰楓林生已
大醉寢不能寐披衣而起遶堤觀望行至聚景園在府西五里
信步而入 王安石詩四十年園中臺館如會芳
殿清輝閣翠光亭皆已頹毀惟瑤津西軒蹔然獨存
歸然獨存貌 生至軒下佇 同躊 少憩俄見一美人先
行一侍女隨之自外而入 風鬟霧鬢綽約多姿 唐柳毅客
涇陽見一婦人風鬟霧鬢綽約多姿 羊於野 莊子綽約若處子 殆若神仙生
於軒下屏息 閉息也 以觀其所為 美人言曰湖山如故
風景不殊但時移世換令人有黍離之悲矣 詩王風
遷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之作黍離詩 行至園北大湖石畔 即西
湖遂詠詩曰
湖上園亭好重來憶舊遊 徽歌調王樹 徽歌出浙東諸州也李白詩
徽歌出浙東諸州色與幸臣製王樹後庭花等曲 陳後主製玉樹後庭花等曲 閑舞按梁州 閑簡也梁州曲名梁州俗好音樂制新曲名曰梁州開元中
獻上上問寧王寧王對曰此曲雖佳宮雄商悲有搖遷之勢及霓裳羽衣
曲乃開元天寶之間治平也 徑狹花迎輦池深柳擁舟 普
人皆已歿誰與話風流

生放逸者初見其貌已不能定情及聞其作技癢不可復禁癢癢也有技藝者不能自抑如癢不止也宋人詩技癢新詹百種醫不已於軒下續吟曰

湖上園亭好相逢絕代人嫦娥疑月殿嫦娥或稱姮娥有窮布幸妻幸得不死藥於西王母竊以奔月遂託身於月織女下天津天官書織女星在河北天紀東天女孫也主果蓏絲帛之事嫁娶天津即天河津梁也宰元文路右渠歎天津永領心中意領會也渾疑夢裏身願吹鄰子徑捷也有谷窅不生鄰衍製律吹之幽谷皆溫氣至地應律黍谷生黃鍾之律今已趨出楚之美人亦不驚詳但徐言曰固知郎君在此特來聲諾詳生問其姓名美人曰妾家人閒已久欲自陳敘誠恐驚動郎君生聞此言審其為鬼亦無所懼固問之乃曰芳華姓衛故宋理宗朝宮人也年二十三而殁殯於此園之側今晚因往演福訪貴妃蒙延坐久不覺歸遲演福寺在府城西小泰嶺貴妃宋理宗妃似道姊也似拘於演福寺乃死致令郎君設此久待郎命侍女曰翹翹可於舍中取裀席酒果來裀或作茵褥額今夜月色如此郎君又不至不可虛度可速放此賞月也翹翹應命而去須臾攜氈毯織毛薄今俗稱氍毹韓愈詩雨廂鋪氍毹設白玉碾花樽碧琉璃盞琉璃本青色自然灰治之元魏時月氏國人鑄為之者是遺法也醞醴馨香非世所有與生談謔笑詠詞旨清婉復命翹翹歌以侑酒翹翹請歌都門卿留海潮詞新著卿宋人工於小詞嘗作望海潮詞其詞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烟柳畫

風簷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遶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乘時聽簫鼓追勝賞烟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龍鶴林云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有羨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謝處厚詩誰把杭州曲子詞荷花十里桂三秋暗韋動長江萬古愁宗謂此詞雖韋動長江之愁卒為金主送死之媒未可恨也至於荷花連娑歌舞嬉遊之清麗使士大夫流連不已豈非點湖山之勝韋莊有焉遂忘中原是則可恨耳姜夔人曰對新人不宜歌舊曲即於座上自製念奴嬌翹歌之曰念奴名天寶中善歌者○東坡詩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岡為報傾城隨太守亦用此事○又有本蘭花慢慢慢按譜云二十年前此院著詞名手蘭花慢初修後人以為詞也調中有聲聲慢慢慢皆此類

記前朝舊事曾此地會神仙向月地雲階重携翠袖來拾花鈿月地即月之地雲階隱雲之階花鈿白樂天詩珠箔銀屏迤邐開李白詩金屋貯阿嬌況葉夢得詩金屋無人秋草綠○又有本蘭花慢慢著春夢小僧圓圖猶戲也謂詞中有聲聲慢慢皆此類

葉滴露斷隄衰柳搖河廣港花港也芙蕖蓮花也時繁華隨流水而存者只荷花楊柳依舊滴露搖烟而已其感傷深矣○南峯南北只依然重路草萊萊草名重路徧路也亦同鳳盖盡鳳之喙帝造龍舟游屋對漆燈無焰恨帳別錦離宮炯銷鳳盖波沒龍船離宮天子遊幸之宮別館居有一大樹者曰吾死可葬於此及葬穿壙之乃古冢也其中有古燈臺臺上有漆燈一盞燈頭銘牌篆文曰崔城令已開雖開不葬埋漆燈猶未滅留待沈郎來此數句山川如舊依然而宮闕為茂草當時歌則遏雲舞則廻風蓋乘龍船入則履銀屏金屋今已燼滅無復可見只聞晉泉裏漆燈無焰長夜

樂天詩花鈿委地無人收此數句說當時宮中樂遊之意繁華總隨流水嘆

如年落日半輪上西風蕪棠林邊張小橋畫與已盡聽波
不知身已屬西風黃王風曰之夕矣羊牛下來此
數句荒墳處來牛羊踏上蕪雀林邊樂氣象無
所依歸甚感
傷至此極矣
歌意美人潸然流淚無
以言慰仍微詞挑之
三年知音
死且不朽也且郎君
子之律而一段幽谷之春也生曰向者之詩率山而
出實本無答意豈料便成語讖也良久月隱西垣河傾
東嶺即命翹翹撤席美人曰弊居僻陋非郎君之所
處只此西軒可也遂攜手而入假寢軒下假寢即假
寐左宣二年

年趙盾盛服將朝尚早坐而
假寐註不脫衣冠而寢也
旦揮潸而別至晝往訪於園側果有采宮人衛芳華
之墓墓左一小丘即翹翹哀落也生感嘆逾時始暮
又赴西軒則美人已先至矣迎謂生曰日間感君相
訪然而妾心未了其夜
以火繼之先酹曰臣
卜其晝未卜其夜
間尒自是無夕而不會經旬之後白晝亦見生遂携
歸所寓安焉已而生下第東歸美人願隨之去生問
翹翹何以不從曰妾既奉侍君子豈宅無人留其看
守尒生與之同回鄉里見親識紹之曰娶於杭郡之
良家漢文紀裴六衆見其舉止溫柔言詞慧利信

且悅之美人處生之室奉長[illegible]以禮待婢僕以恩左右隣里俱得其歡心且又勤於治家潔於守己雖中門之外未嘗輕出衆咸賀生得內助荏苒[illegible]間也三歲當丁巳年之初秋生又治裝赴浙鄉試行有日矣美人請於生曰臨安乃鄉也往君至此已閱三秋今顧得偕行以顧視翹翹生許諾遂僦借也舟同載直抵錢塘杭州屬縣僦屋以居至之明日適值七月之望美人謂生曰三年前曾於此夕與君相會今適當其期欲與君同赴聚景瑞續奮遊可乎生如其言載酒而往至晚月上東堤蓮開南浦露柳烟籠動搖隄岸宛然猶依也昔時之景行至園前則翹翹迎拜於路首曰娘子陪侍郎君遨遊城郭出自屠門三年已極人間之懽獨不記念舊居乎三人入園至西軒而坐美人忽垂淚而告生曰感君不棄得奉巾櫛未遂深歡又當永別生曰何故對曰妾本錢塘之賤女踐陽明之世甚非所宜特以與君有風世之緣故冒犯條律以相終亦今而緣盡當奉辭生驚問曰然則何時對曰止在今夕妾生慶悍不忍美人曰妾非不欲終事君子奈奉歡娛然而程命有限不可違越若更遲留須當獲戾非止有損於妾亦將不利於君豈不見越娘之事乎陳敏夫兄有妾越娘美能詩見亡歸成都以詩招飛和焉後敏夫興越娘俱坐妖律生意稍悟然亦悲傷感愴徹曉不寐及山王鐘鳴[illegible]水

村鷄唱曰意起興生為別解所御玉指環繫於生之衣帶曰異日見此無忘舊情遂含泪而去然猶頻顧良久始滅生大慟而返翌日具殮醴焚褚鏹於墓

下（錢貫也即作文以吊之曰

惟靈生而淑美出類超羣稟奇姿於仙聖（神仙亦稱玄聖）

鍾秀氣於乾坤毓華窮則路左之荒墳托松楸而共處

則天上之金屋主窮鬼之羣奔落花流水斷雨殘雲中原多喜故國無君撫光陰之過隙視日月之奔輪

（李白賦秋對孤鬼）

然而精靈不泯性識長存不必伏少翁之奇術（史記）

（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二冊幸平夫人幸少翁以方術夜致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漢書）

夫人作李夫人幸帝悼之李少翁致其形帝為作賦漢武故事作竹宮夜張燈燭設帷帳令宮女歌舞李夫人還惶而步不得就視自能返倩女之芳魂倩河張倩娘鑑嘗許外甥之賢者女聞之歡喜有入行聲（李女）

良久忽聞有入行聲問之乃倩娘也遂隔於帳謝其事鑑（李王宙為妻既而悔之欲嫁賓僚）

凡五年遂與還歸既至宙獨先到鑑家謂其事鑑（柳毅亦深恨甚京師至山鄭辛）

曰吾女病在閨中何其誕也（王宙曰見在舟中鑑使）

入驗之果然使者還報室中病女聞而喜起出相（唐人小說以鬼神方術夜致王夫人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漢書）

迎合為一體（李白驪駒繞之歌）

至足赤縫以黃金為繩今俗謂文甥呼王匣為甥（漢皇后紀壽器玉匣註）

器必是藏物之匣（漢中素士盡作素王匣恐非壽）

女乘鸞向蜀驚（王也班婕妤詩統扇如圓月出自）

註以金為飾封函（見注下敢干也）

（況羅封帙擧註羅綺之繡紋也）

（聲聚也）

聲泠泠兮

環珮香韻鏘兮蘭蓀藉芳草兮

奈何既合而復分步洛妃凌波之襪（洛妃伏羲女溺洛水而死）

方欲同歡以偕老

## 牡丹燈記

方氏之擾浙東也方氏名谷珍台州人元末起兵擾有浙東之地即今浙江杭州等府每歲元夕（上元之夕即正月望夕）於（府）張士誠仍唐舊號為明州府史記漢志有焉天下初定改為慶元路洪武八年改為寧波府）明州（即今寧波府）張燈五夜（福建寧波府以昏時列火滿壇今人正月望夕觀燈是其遺事）傾城士女（漢李延年傳北方有佳人天下初定皆得縱觀未識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皆得縱觀（漢李延年傳北方有佳人天下初定皆得縱觀未識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放意而觀也史記漢高帝紀歡樂竟日）至正庚子之歲有喬生者居鎮（宋時鄞縣之地即今鄞縣）明嶺下（鄞縣西南有明嶺在寧波府南宋時鄞縣之高數十丈）初來其（語助也）耦（匹也）莊子似鯉居壑（鯉魚名魚日暮眾不寐故老而無喪其耦魚名謂之鯉耦匹也）無（語助也）聊（賴也）不復出遊但倚門佇立而已（佇立延望也）十五六（雙頭牡丹燈前導一丫髻（女兒頭上作兩丫髻謂之丫髻）挑（擔也）三更盡遊人漸稀見一美人隨後約年十七八紅裙翠

遂（為洛神曹植洛神賦趙王母瑤池之樽即之而無所覩（即之而）訪（詢也論也）論鎮（常也）場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思情鬱）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終紘（謹）舍哀而奉吊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尚饗

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旅客舍）忽忽（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眾咸歎異生後終身不娶八鴈蕩山採藥（鴈蕩山有二一在樂清鴈蕩山一在平陽鴈蕩山中景色非一一名山結茅其間遂遂（遂為洛神曹植洛神賦趙王母瑤池之樽即之而無所覩（即之而）訪（詢也論也）論鎮（常也）場柳春風之院閉梨花夜雨之門（思情鬱）兮天漠漠哀怨結兮雲昏昏音容杳而靡接心緒亂而終紘（謹）舍哀而奉吊慶有感於斯文嗚呼哀哉尚饗

從此遂絕矣生獨居旅邸（旅客舍）忽忽（如喪配耦）試期既迫亦無心入院惆悵而歸親黨問其故始具述之眾咸歎異生後終身不娶八鴈蕩山採藥（鴈蕩山有二一在樂清鴈蕩山一在平陽鴈蕩山中景色非一一名山結茅其間遂遂（為天下名山結茅其間遂

袖婷婷嫋嫋婷婷和調貌嫋嫋弱貌逶遲運遷回也或曰行步進止也拽
西而去生於月下視之韶顏稚齒真國色也韶顏少艾之顏如春光謂之韶光韶景之類是也稚齒神魂顛倒湯不
能自抑乃尾之而去尾隨後也或先之或後之行數十
步女忽回顧而微哂曰哂微笑也初無纍中之莫詩鄭風云誰之
思彼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梁其所思之人相期會如此
世莫相識妻妾故與其所有月下之遇李泊詩意是疑非臺月下逢見定
即趨前揖之曰凝立居然尺咫尺也佳人可能回顧否女
無難意即呼丫鬟曰金蓮可挑燈同往也於是金蓮
復回生與女携手至家極其歡昵亲也自以為巫山
之夢也宋玉賦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望見婦人曰妾巫山之女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又齊納襄王夢見婦人云我帝之女名瑤姬未嫁而亡封于巫山之臺襄王為立廟因朝雲廟今在夔州府巫山縣陽臺山下清嘯嘯諧洛遇神女宓妃作賦事具前篇生問其姓名居址女曰姓符麗卿其字取芳其
名故奉化州判女也奉化州即今寧波府奉化縣州判官舍先人既歿家事零替舊廢也既無弟兄仍鰥旅當止妾一身遂與
金蓮僑居湖西余生留之宿態度妖妍詞氣婉媚依
幃暱昵枕蓆極歡愛之狀明辭別而去受暮則又至如
是者將半月隣翁疑焉窺鳥穴鑽窬之則見一郭粧髑髏頭骨也葬于襲爾歲而枕與生並坐於燈下大驚明旦詰之秘不
肯言隣翁曰嘻子禍矣人乃至盛之純陽鬼乃幽陰

之邪穢今子與幽陰之魅同處而不知罪識之物共宿而不悟一旦真元(真精元氣也)耗盡宏眚(宏大眚災也)來臨惜乎以青春之年而遽為黃壤之客也(黃壤後漢趙岐傳敘自以素椁藉黃壤註黃土也可不悲夫生始驚懼備述厥由鄰翁曰彼言僑居湖西嘗往物色之(明胡應麟筆叢光傳物色得之註以其形色訪問也)則可知矣生如其教遂投月湖之西(月湖在寧波府治西南)往來於長堤之上(長堤即在府治西南山堰)高橋之下(高橋宋張守慶元府志高橋之地是橋俗呼拱辰橋)訪於舟人詢於過客並言無有日將夕矣乃入湖心寺(寺在月湖中)少憩行遍東廊復轉西廊廊盡處得一暗室則有旅櫬(掩也張衡西京賦櫬棺也)掩之苫(白紙題其上曰故奉化符州判女龍卿之柩(柩棺也死在棺曰柩)柩前懸一雙頭牡丹燈燈下立一盟(音明器婢子(盟冥神也張衡西京賦陳器從葬明器也此盟明器也)乃藁(藁草木偶人也)人也)肯上有二字曰金蓮生見之毛髮盡竪寒粟遍體(竪起也粟起也)蒲寒中人則粟起於膚東坡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奔走出寺不敢回顧是夜借宿鄰翁之家憂怖之色可掬(掬捧也)翁笑謂曰玄妙觀在寧波府治東南)魏法師故開府王真人弟子(真人修真入道之人也)符籙(召鬼神之書自後漢張道陵始其字類古蝌蚪不可解)為當今第一沒宜急往求焉明旦生請觀內法師望見其至驚曰妖氣甚濃何為來此生拜于座下具述其事法師曰來荷二道授之令其一置于門一懸于榻仍戒不得再往湖心寺生受符而歸如法安頓自此果不來矣一月有餘往哀編橋(在寧波府治西南)訪友留飲至醉都忘注師

此明器非日器四之器也乃藁草木偶人也孔子不言備也生曰明死曰幽明相反之語曰明器也不能仟言曰明

之戒還取湖心寺路以回將及寺門則見金蓮迎拜
于前曰娘子久待何一向猶言薄情也如是遂與生
俱入西廊直抵室中果然在坐數之曰妾與君豪
非相識偶於燈下一見感君之意遂以全體事君喜
往朝來於君不薄今何信奴道士之言遽生疑惑便
欲永絕薄倖如是薄倖猶薄情也詩曰既得清懷薄倖名妾恨君深矣
今幸得見豈能相捨即挨生手至柩前柩忽自開擁
之同入隨即閉矣生遂死於柩中隣翁怪其不歸遠
近尋問及至寺中傳柩之室見生之衣袽微露於柩
外請於寺僧而啟之死已久矣與女之屍俯伏於
內女貌如生焉寺僧嘆曰此奉化州判符君之女也

死時年十七權瞽於此腊置也獨行獨儉獨也舉家赴北竟絕
音耗至今十有二年矣不意作悴如是遂以屍柩及
生殯於西門之外殯同賓也左傳曰殯於廟後人以集衣盡斂謂之殯是
後雲陰之晝月黑之宵往往見生與女攜手同行一
丫鬟挑雙頭牡丹燈前導遇之者輒得重疾寒熱交
作薦以功德祭以牢醴庶獲痊可否則不起矣居人
大懼競往玄妙觀謁魏法師而訴焉法師曰吾之符
籙止能治其未然今祟神也成矣非吾之所知也聞
有鐵冠道人者鐵冠道士法冠秦漢間執法者服之居四明山頂
四明山在寧波府西二百里一名太白山人醉後鐵冠墮落
十峯其山顛五峯絕高形如芙蓉考劾猶鞫問罪人
思神法術靈驗沒葉宜往求之衆遂至山麓尋綠藤葛

鼯猶也越越溪澗直上絶頂果有草庵一所道人僅九
而坐方看童子調鶴衆羅拜庵下告以來故道人曰
山林隱士旦暮且死烏有奇術若輩過聽奚益之甚
嚴衆曰某本不知蓋玄妙魏師所指教尔始釋然曰
老夫不下山已六十年小字饒舌饒舌猶多言也傳燈錄閩王公牧册
陽忽頭痛豐干禪師咒水噴之立差閩王異之乞一
言師曰國清寺僧虔饗者寒山是文殊灌器者拾得
是普賢豐干謂之閭丘訪之二人圖燄吾一行即與童
爐笑語執閭丘手曰豐干饒舌也燄吾一行即與童
子下山步履輕捷徑至西門外結方丈之壇長老所居曰方
丈吐邪城有雉摩居士石室此方丈板線横量之皆十笏故曰方丈踞席端坐書符焚
之忽見符吏數輩黃巾錦襖金甲雕戈戟平頭皆長
丈餘屹勇壯也立壇下鞠躬也請命籲甚虔肅道人

曰此間有邪祟為祟猶鬼憑人攘生民汝輩豈不知耶宜疾
驅之至受命而往不移時以枷鎖抑女與生并金遣
俱到鞭箠揮扑流血淋漓道人訶責良久令其供
狀將吏以紙筆授之遂各供數百言今錄其略於此
畜生供曰
伏念某棄室鯨居脩門獨立犯在色之戒論語子曰少之
時血氣方強動多慾之求不能效孫生見兩頭蛇
而決斷舉而殺之為兒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
又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及長為娶相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
乃殺如鄭子逢九尾狐而愛憐其名曰紫者化為婦山海經青丘之山有狐四足九尾
記鄭生乘驢入門遇美婦人自言姓氏相與

交滿往因而率居數歲鄰生調聞齊射將之任至馬嵬為猶物所殺乃悲事既莫追悔

蔣女供曰

伏念某青年棄世白晝無隣六魄雖離范丹子二公入有七魄一靈未泯燈前月下逢五一百年歡死則一魄守其骨骸餘皆漏盡一云身喜寬家鄰氏以五丙歲為一大劫以前緣為寬家是寬賊出入論週法師珠林云歡喜寬者夫婦情緣未盡之寬西南呼正讀書音五丁音世上民間作千萬人風流話本風流風聲品流流流能讀一世謂之風流話柄也言說話之本也迷不知返罪安可逃

金蓮供曰

伏念某殺青為潸後漢吳祐傳殺青簡註以火炙青使汗出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者簡令其汗出也言殺青草為剡靈也染素成胎墳壠埋藏是誰作俑而用俑從葬木偶人面目機發太似人者面目攙殺比人異躬而微既有名字之稱可之精靈之異因而得計豈敢為妖

供異將吏取呈道人以巨筆判曰判斷獄之辭

蓋聞大禹鑄鼎而神姦鬼秘莫得逃其形左傳宣三年王孫滿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螭魅魍魎莫能逢之溫嶠燃犀而水府龍宮俱得現其狀晉溫嶠傳嶠燃犀角照水見水族奇形異物嶠別何意相及嶠明日患甚而卒惟幽明之異趣乃詭惟之多端遇之者不利於

人遭之者有害於物故大厲入門而晉景殺趙同趙括夢大厲被髮拊
也左成十年晉景公殺趙同趙括夢大厲被髮拊
膺曰殺余孫不義壞大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
戶公覺召桑田巫巫曰不及見也今年六月甸人獻麥將食張如廁陷而卒
齊襄既公八年齊襄公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
曰彭生也公怒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
貶反無知弒之彭生齊公子魯桓公之
在齊也公使彭生拉殺之因而殺彭生以解魯降
禍為妖興災作孽會獸之妖亦謂之孽是以九天設斬邪之
使九天九方四維中央也淮南子云鴻鵠天赤天亦大天鈞天是謂九天
十地列罰惡之司十地註卷見上卷使魑魅魍魎無以容其
奸維南子云魍魎狀如三歲小兒赤目長耳美髮
孔叢子云水石之怪謂之夔魍魎今之一脚山
也鬼是夜又羅剎不得肆其暴知此清平之世坦蕩
之時而乃變幻形軀拘惑也依附草木天陰雨濕

之夜月落參橫之晨猶師雄非羅浮山醉遇梅魂既醒則但月落參橫而已參
星名也蕭于梁而有聲韓詩云蕭蕭馬鳴悲風生也
而無睹楊子云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荀且也韓子蛆營狗苟詩小雅營營青蠅註營往來貌
荀苟且也韓子蛆營羊狠狼貪狠戾也羊性狠狼性貪史記項籍傳宋義
曰狠如羊貪如狼疾如飄風烈若猛火喬家子生
猶不悟死何恤焉符氏女死尚貪嫁生可知矣況
金蓮之怪誣假盟冤以矯誣惑世誣民違條犯法
孤綾綾而有湯詩齊風雄狐綏綏求匹之貌鶤奔二而無良
詩鄘風鶉之奔奔註居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罪名不容殺也陷人坑從今填滿迷魂陣自血打
開道書云蛾眉陷人坑蟬鬢迷魂陣以髑髏為尸道
燒毀雙明之燈即毀人也之說

丹燈也押赴九幽之獄九幽猶九泉也判詞已具主者奉行急ㇾ如律令律令雷霆走鬼或即見三人悲啼躑躅行不進貌為將吏驅捽而去道人拂袖入山明日衆往謝之不復可見此有草庵存焉意往玄妙觀訪邀法師而審之則病瘖瘖不能言矣

## 渭塘奇遇記

元文宗至順元年號中有王生者本士族子居于金陵金陵即今南京應天府楚威王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應天府為楚金陵寿州皇陵為秣陵貌瑩寒玉二五色又瑩也神凝秋水姿甚美衆以奇俊王家郎稱之一萬人之秀也又年二十未娶有田在松江因往收租秋禾



興舟過渭塘在常熟縣境見一酒肆青旗出於簷外朱欄曲檻縹緲如畫高柳古槐黃葉交墜笑落十數株額色或深或淺紅龍華也綠水上下相映白鵝一群鵝名舒鳧一名鵝鵝善鬬好突觜故多漢毒處養鳧避之游泳其間生泊舟岸側登肆市酤舍也沽酒而飲所肴盤之蠣蠣大足也鱠細鱗之鱸果則綠橘黃橙橙大於橘皮厚而皺東海人謂之木弋謂之蓮蓬之藕蓮根也松坡之栗以花磁磁本作瓷陶器也盛之酌真珠紅酒而飲之肆主亦富家子年十八知音識字能度曲凡見生在座頻於簾下窺之或出半面或露全躰去而復來綠鬢能捨生亦回眸神注意輸也彼此目成久之楚詞滿堂兮美人忽獨與

余引目成註睨而想視以成親好也已而酒盡出肆怏怏登舟前漢韓信傳居常怏怏註情不滿足也
如有所失是夜遂夢至肆中入門數重
直抵舍後始至一女室乃一小軒也軒之前有蒲萄架
蒲萄本出大宛漢張騫使西域得白墨黃三種黑者一名馬乳亦名黑水架下鑿池方圓
盈丈甃以文石甃井壁也易井甃无咎註結甃也文石有文之石前漢梅福傳願一登文石之陛
養金鯽音卽赤其中鯽俗呼鮒魚東坡詩金鯽池邊不見君池左右植
垂絲檜二株綠蔭婆娑檜松葉柏身俗號為圓柏性耐寒其材可為舟婆娑蓁貌
靠倚也牆結一翠栢屏下設石假山三峯及盆鏡秀
草則金線繡墩之屬金線繡墩二草名繡墩本名麥門冬霜露不變色
窓間掛一雕花籠籠內畜一綠鸚鵡見人能言軒下
垂小木鶴二隻啣線香焚之線香如絲線之香案上立一古

銅瓶插孔雀尾數莖其傍設筆硯之類皆極濟楚齊整
鮮明也架上橫一碧玉簫女所吹也簫作䉶其形參差以象鳳翼壁上
貼金花箋四幅貼黏置也金花箋紙名楊妃外傳帝常與妃子賞牡丹命李龜年持金花箋
賜李白作清平調題詩于上詩體則效東坡四時詞字畫則
師趙松雪趙孟頫不知何人所作也第一幅云
春風吹花落紅雪楊柳陰濃啼百舌一名反舌形小於鴝鵒能
反覆其舌以隨百鳥之音二月始鳴至五月無聲周禮百舌有聲讒人在側註以為鵙蓋未知是否
杜詩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東家胡蝶西家飛前
歲櫻桃今歲結櫻桃一名含桃禮記仲夏之月以含桃先薦寢廟註以為鳥所含故
名鞦韆蹴罷鬢鬖髿鞦韆擬繩謂之鬖髿髮垂註見聯芳記粉汗凝香
沁綠紗沁出入以物擲水也侍女亦知心內事銀瓶汲水煮

新茶

第二幅云

芭蕉葉展青鸞尾（芭蕉一名芭苴子連房中有蜜味者謂之甘蕉其葉長如經可績為布交廣人多衣之）萱草花含金鳳嘴（萱草一名忘憂草一名宜男草婦人懷妊佩其花宜男試之極有驗）一雙乳燕出雕梁點新荷浮綠水（音鷹指取物也）一個漏蓮起向石榴陰畔立（石榴張騫使得安石榴來）將梭子打鶯兒

第三幅云

鐵馬聲喧風力緊（鐵馬戎馬也防秋征馬之聲也又云鐵馬胡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唐人詩嘶胡馬識秋來）雲窓夢破鴛鴦冷（鴛鴦羞指衾也古詩文彩雙鴛鴦）

鴛鴦裁為合歡被（王嬙燒熨有餘香（麝小麋臍有香蔡生論麝食柏而香麝為人所迫遂即投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旦死猶拱四足保其蜕蓋知其香非我有也）羅扇撲螢無定影（王建宮詞小翁撲流螢）輕羅小扇撲流螢）

上下相通也）河漢西流月半斜（要染纖纖紅指甲（洞簫一曲是誰家（王褒賦序洞通也言

金盞夜搗鳳仙花（草花名女子採花塗染指甲則如香臙脂）

第四幅云

山茶未開梅半吐（山茶海榴茶也又有數種一寶珠茶一石榴茶一曙茶皆紅粉色葉各不同）風動簾旌雪花舞（簾旌蘆葦為之）

塑後猊（猊獅子也香藉為之狀如獅子其中或名雪獅又名獅蠻人詩）金燒香（金獸香爐以黃銅為之形如獅蠻）

細鳥裘（金銀絲織成鳥獸花紋之裘）弄水沉（水沉香名）

膩水鑿寒上臉遲（粧罷扶頭重照鏡（鸞鳳叙斜亞瑞（人間筆畫雙眉

香枝 亞。敷也。瑞香花。樹高三四尺。花紫香烈。宋朝始出於廬山雪裏開花。張子湖瑞香花詞贈後春前別一般。梅花枯淡水仙寒

女見生至與之承迎執手入室極其歡謔會宿於寢鷄鳴始覺乃用卧篷憾底亦篷編竹覆舟也是後歸家無炙而不夢焉一夕見架上三簫索女吹之女為吹落梅風數闋落梅風吹笛曲名李白詩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音調瀏清也亮響徹雲際一夕女於燈下綉紅羅鞋生剔燈花誤落於上遂成油暈一夕女以紫金碧面指環贈生面與細同指環刻文也生解水晶雙魚扇墜酬之水晶玻瓈之類入火不焚千歲水化為之扇墜鐵既覺則指環宛然在手扇墜視之無有矣生大以為奇遂效元稹體身樂天齊名貶元才子第嘗



作鶯傳賦會真詩三十韻以記其事詩曰

有美閨房秀謝道韞朗之妹同郡張玄妹適顧氏有齊尼者遊二家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風顧家婦清玉映自是閨門之秀來婦清天人謫降臨流元有

種惠黠更多才碾玉成仙骨調脂詐艷胚膚一月孃孕血也鄭嬰賦云類胚渾之初凝象太極之判天

腰肢風外柳標格雪中梅

合貯千金屋本白詩金屋貯阿嬌宜登七寶臺佛經云以七寶莊嚴樓臺

妖姿應自許妙質孰能陪貳也

小小乘油壁小小姓蘇杭州名妓善歌舞每乘油壁車唐人詩油壁香車不再逢油壁蓋車上板壁也

真真解畫圖真真畫絲得如此喚歸士趙類於畫工處

灰

不歌必應以白家絲灰和酒灌之則活顧如其言試之果得羙婦喻月生一子其友曰此妖也奈何神劒可斬是夕真真泣曰妾南嶽地仙君見逐軽塵疑不可更留獎其子上軽障上唯添一子軽塵

生洛浦註見遠道接天台漢永平中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迷路至一澗水有蓋流出中有胡麻飯二人相謂曰此去人居不遠行一里許至溪上見二女姿色絶美笑來問訊因邀過家以山羊脯胡麻飯食之住半年方歸鄉里已七代孫矣

簫高捲迎人戶半開萬曲簫聲滿洛浦難見面梁武帝與張氏見晉蒲花光彩有異侍者皆不見石呑之生武帝

之含胎范言年尚少而嫵嫵嫺嫺十三能讀列女傳穀日此女有高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求婚者射

射隋竇毅女生數歲能相不可妄與人畫二孔雀於屏間請求婚者射二矢隕約中目則許之唐何勞玉子哉陽雍伯設義漿饋行者有一人食訖出石子一斗與之曰種此必得好妻子一斗非富室徐氏有女雍伯求聖徐氏

者有一人食訖出石子一斗與之曰種此必得好妻子一斗非富室徐氏有女雍伯求聖徐氏戲曰以白璧一雙為幣雍伯至種石中得五雙為贄徐氏大驚遂妻之倒香渾似賈

晉賈充女見韓壽而悅之洟通於壽乃與私馬時西域貢異香充聞壽有異香氣疑壽與女私乃



考問其婢得其情以女妻壽待月又如崔氏有張生者以琴心挑之相與私焉鸞鸞為賦洎一迴風戶半開揶揄他歸動疑是玉人來算許秦宮

奪韓壽同輩入首飾與賈充女賈妻郭午寶壽宮人名後漢郭皇后李賀詩宮人傳寫畫眉樣得不還人

醉眠琵琶月從良氏猜鳳簫聲傳縹緲燭影照徘徊密薄酒氣熏熏魚以巨魚鮓為首飾或用傳密爐深噴麝煙炷見金樓子

山鬢鬟曾綠雲堆鬟鬟堆綠雲擾擾梳頭貌輕輕制衣花羅窄窄裁文張衡舞鴛鴦交頸繡帕裁文詩程紅濃染裁繡帕歡傳琥珀盃琥珀松脂入地千年化為琥珀故或稱琥珀或云虎魄亦為琥珀也眠鱗月姊娥月姊娥也多思欲入河魄河魄星名李商隱詩河魄其妻發俄

之小奴報曰縣君至矣藏仁取百号看視之曰今夜河鼈在房不宜房事妻懷慚而返化蝶

能通夢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蘧蘧然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莊周游蜂浪作

媒劉後村蜂媒詩蜜口喧春好信通為花訂品佳是頭利市紅周飛入去雖人

欄行兵倚綉褥坐相偎也嗟燕逢佳境受歌同食也燕棄生

似竹衲取其計煎之可石蜜晉顧愷之嘗食蔗自尾至本或問之曰漸入佳境

留環獲異則爾雅一玉指環謂之捷晉郭璞注一玉指環謂之闓

手今當永別一寧不相遺願郎穿指順勿忘指至連

因話於張景山景山笑曰此乃巫山神女指上環也人相傳云晉簡文帝李后

所敵也王生以酬其金指環

劍雙埋雙劍註見聊齋記良緣夜難度琴心未肯摧殘糕

猶在臂別淚已凝腮漸點何須促鍾音且莫催峽中行雨過註見丹燈記陌上看花回註見天台錄才子能知



佛慧有福田普施之說

尔愚夫可語哉多生曾種福親得到

好事者多傳誦之明歲復往收租再過其處則肆舍

甚喜迓之入內生不解意逐退避辞避坐定翁以

誠告之曰老拙惟一女未曾適人去歲君子於此飲

酒偶有所覩不能定情因遂染疾長眠獨語如醉如

癡餌藥無效昨夕忽語曰明日郎君至矣宜往服藥也

候之初以為妄固未之信今而君子果涉吾地是天

假其靈而賜之便也因問生娶未又問其門閥氏族

門閥家世也氏記門閥註明其等曰閥矜其功曰閱生喜即握生手入內室至

女所居軒下門戸闃則皆夢中所歷也室木臺沼

器用什物（史記註人家常用之器物也）又皆夢中所見也女聞生至盛盛而出衣服之麗麥（麗音離附也）之富又出自夢中所識也女言去歲自君之去思念切至每夜寢夢中與君相會不知何故生曰吾夢亦如之女壁（音敫）歎吹簫之曲婉（音畹順也）孌（音戀慕也）之事無不脗（口旁合者又出永嘉雙魚）魚象陰二水生生亦象繫繫金碧角指璫以聞之彼此大驚以為神契遂與生為夫婦于飛而還終以偕老可謂奇遇矣

## 富貴發跡司志

至正丙戌泰州（屬揚州府）士人何友仁為貧窶所迫（窶音縷貧而無禮也）不能聊生因謁城隍祠過東廡（隍城下池有水曰池無水曰隍乃郡

邑立祠以紀之無堂下周垣也見一案牘曰富貴發跡司友仁禱於神像之前冀其生世四十有五寒一裘暑一葛朝晡（申時也晡音逋）之間或（或猶或然也）粥飯一盂（盂飲器也）初無過用妄為之事而常有不足之憂之疑然而遑遑（遑遑不休息貌）汲汲（汲汲不暇貌）而愁寒年豈而苦飢出無知己之投（知己如記士為知己者死）處無當積之守妻孥（孥子人為稽也）僕（僕著給使令者）閑（閑防也）鄉黨（鄉黨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人為黨也）絕交（絕交者詬詈（詈罵也）無所控（告也）訴側聞大神主富貴之安榮察（察跡之權扣之即有聞求之無不獲是以不避詞責（詞亦責也）冒犯瀆威嚴屏息庭前鞠（曲身也）躬（躬身）下伏望告以尚來之事（莊子軒冕尚來註適然而來也即不期之謂也喻以未至之遲指示迷途（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野七聖皆迷失路

古詩云上林苑限林未
以一枝安

項羽至陰陵迷失道路問田父田父紿曰左項潛俾貫步進遶其未達提攜乃晦跡俾拈魚蒙之水之活我若魚之困烏投一枝之安(後漢公孫瓚曰烏投人林猶可全況人乎)田烏投一枝之安(後漢公孫瓚曰烏投人林猶可全況人乎)天地之撫如(天地之撫如)鵠鵠無於深恩猶不過一枝我不拜賜深恩猶不過一枝我不拜賜或刑事有定後路無由大數既已難移救護命終於不遇亦望明彰報應使得預知禱異跡於案牘之下是夜東西兩廡左右諸曹皆燈燭熒煌人物駢雜惟友仕所禱之司不見一人亦無燈火獨處暗中將及半夜忽聞門殿之音(凡官引從之音前呵後殿平以後衛為殿)初遠漸近將及廟門諸司判官皆趨出迎之及入紗籠兩行儀衛甚盛府君朝服端簡(端以土地神通稱府君即泰山府君之類)是也登正殿而坐判官輩參見既畢參見謂皆回局治事(回局治事分部也)發跡司主北君朝夫始回余坐室有判絳色也綠之衣入戶相見各述所理之事一人曰某縣某戶藏本二千石近因早蝗相繼米價倍增鄰境閉糴(糴市糴也)五十貫也)二而乃閱者以賑之(賑救也)但取元價不求厚利又為體貧之家沽者甚衆昨縣神申上於本司(申下司之文呈於上司之)府甚開已奏知天庭延壽三紀(上帝之旨令膳乃命于帝廷紀十二年也)錄萬鐘矣(鐘六斛四斗)一人曰某村某氏秦姑甚孝其夫在外而姑得重痾(久病也)以身衣到殷以進(殷醫下也史記倉子醫方論殷以食之)因遂得愈眾人願

符天曹行文行下云某氏孝通天地誠格鬼神今生貴
子二人壽食君祿光顯其門終為命婦以報之大夫
受君命為夫人故曰命婦帝君下於冥司令已善之福
惡簿書多負記於福籍一
故種善根者謂之福田一
倏祿亦厚倏疾
出
不思報國惟務貪饕受鈔三百引之杜
法斷公事取銀五百兩非理害良民府君奏於上界
即欲加罪緣本人頗有頑福已雖無德以先世積功
姑享不義之富貴者曰
頑福遂總
編故稽
延也
記數年使權減族之禍今早奉命記於
冥曰某鄉某甲有田數十頃南
惡簿惟俟時至尒一人曰某姓某官爵位已崇
貪縱無懼務為燕并史記燕并之徒或武斷鄉曲
并者奪諸人併有之謂也隣
田之接壤者欺其孤弱無援賤價售之售賣也又不還

其貲令其舍怒而死寘府帖本司勾攝分追尋也入
獄聞已化身為牛隣人家縣或戚文者家富牲畜病死其
字曰戚文子肖之請以物贖之則應救歲中生一黑犢腸下白毛成
矣諸人言敘既畢發跡司判官忽揚眉目時張也曰
嗟乎哉嘆也嘆辭而謂衆賓曰諸公各守其職各治其事
褒善品訓忘可謂至矣然而天地運行之數生靈厄會
之期國統漸衰大難將作雖諸公之善理其奈之何
衆問曰何謂也對曰吾適從府君上朝帝所聞衆聖
論將來之事數年之後兵戎大起庶河之南長江之
北合屠戮人民三十餘萬當是時也自非積善累仁
慈孝純至者不克免焉豈生靈寡祐當此塗炭邪

運數已定莫之可逃乎。衆皆驩感相顧曰非所知也。遂各散去。友仁始子寀下。閽而出。拜送殿由。判官熟視良久。命小吏取簿册至。親自檢閱（閱考也）謂友仁曰。君後大有福祿非久於貧困者。自茲以往。當日勝一日。脫脫向明矣。友仁頓示其詳。乃取朱筆大書一十六字以授之曰。遇日而廉。遇月而發。遇雲而亲。遇雨而沒。友仁置之於懷。再拜辭出。行及廟門。天色已曙。意探懷中。則無有矣。歸而詰於妻子。以自憾。不數日。郡有大姓傅日英者。迎之以訓子弟。月奉束脩五定（論語自行束脩以上。五定。鈔五定也。以束帛之禮奉鈔五定也）家遂稍康。凡居其館數歲。已而高郵張氏兵起。元朝命丞

御者名一官位姓名不錄謂之御

相脫脫統兵討之。（脫脫元伯顏之姪也。伯顏弄權脫脫以大義誅親至正十四年以捻制伐張士誠。大捷。哈麻有隙。恐其成功。構罪矯殺。奉辭代罪。曰詔）頗知書好士。友仁獻策於馬首。稱其意薦於脫公。署隨軍參謀。軍馬僕從一旦赫然。及脫公徵還。友仁遂仕於朝。踐應館閣。翱翔臺部。（都省六部也）可謂貴矣。未幾。授文林郎。內臺御史同列。有雲石不花者。與之不相能。讒於大官。黜為雷州（今隸廣東布政司）錄事。友仁憶判官之言。日月雲三字。皆已驗矣。深自戒懼。不敢為非。到任二年。有事申總府。（元各路置總管府）吏具牘（案牘也）以進。友仁自署其銜曰雷州路錄事。仰其揮筆之際。風吹紙起。於雷字之下。曳出一尾。宛然成一雷字。大惡必

亟命易去吾是夜感疾自知不起處置家事訣別妻子而終。死別曰訣因詳判官所述衆聖之語皆來之事蓋一至正辛卯之後張氏起兵淮東

國朝剪滅淮西攻圍爭奪干戈相尋沿淮諸郡多被其禍死於兵亂者何止三十萬焉是以知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詩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而一身之榮悴通塞大而一國之興衰治亂皆有定數不可轉移而亡妄庸者乃欲輒施智術於其間徒自取困尔。此志中衆聖論特來之事專用大平廣記李甲大明山夔神語意也記



永州野廟記

永州今隸湖廣布政司之野。有神廟背山臨流。川澤深險。黃茅綠草。一望無際。大木參天。參及也杜詩集參天二千尺而蔽日者。不知其數。風雨往往生其上。人皆畏而事之。過者必以牲牢。牢羊豕繫養曰牢將用曰牲獻於廟下。始克前往。如或不然。則風雨暴至。雲霧晦冥。尺不辨人物行李。隨皆失之。如是者有年矣。大德間。書生畢應祥有事適

山陽瞿佑宗吉著
滄洲訂正
聿胡子集釋

衡州（今隸湖廣南嶽同）道由廟下。囊橐貧匱（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盡也）不能設奠。但致敬而行。未及數里。大風振作。吹沙走石。雲黑霧晦。自後擁至。回顧見甲兵甚衆。追者可千騎。萬騎。自分必死。平日能誦王樞經（道家有王樞經皆師尊翁傳吏）普化天尊寶誥也。事勢既迫。且行且誦。不絕于口。須臾則雲收風止。天地開朗。所追兵騎。不復有矣。僅而獲全。得達衡州。過祝融峯（在衡山西北）謁南嶽祠（祝融衡山之神也）思憶前事。具狀（今之告狀）焚訴。是夜夢馭（音決疾也）卒來追。與之偕行。至大宮殿。侍衛羅列。曹局分布。馭卒引立大庭下。望殿上掛玉柵簾（編玉為簾也）簾內設黃羅帳。燈燭煌煌。晃若白晝。嚴邃（深遠）整肅。寂而不譁。應祥屏息俟命。俄一吏來。衣角帶。自內而出。傳呼曰。得旨問與何人有訟。伏而對曰。身為奚儒。性又愚拙。不知名利之可求。豈有田宅之足競。布衣蔬食（語飯蔬食）飲水曲肱而已。且又未嘗一入公門。無以仰答威問。吏曰。日間投狀。理會何事。應祥始悟。稽首（首至手也）而白曰。實以貧故。出境投人。道由永州。過祠下。行囊蕭索。不能以牲醴祭。竊神之怒。風雨暴起。兵甲追逐。狼狽顛踣（音服）幾為所及。又驚怖急迫。無處伸訴。以致虛空之罰。聖靈誠非獲已。吏入少頃復出。曰。得旨追對。（追捕罪人而對問也）即見吏士數人。騰空而去。俄頃。押一白鬚老人（野廟神今為妖蛇所占）烏巾道服。跪於階下。吏宣旨詰之。曰。汝

為一方神祇音岐尤神在北曰祇衆所敬奉奈何輒以禍恐人求其祀饗迫此儒士幾陷死地貪婪殺人財日婪若此何所逃刑老人拜而對曰某實亦州野廟之神也然而廟為妖蠏所據已有年矣力不能制臘職已久向者驅駕風雨邀求莫酹地祀神也酒祀皆此物所為非某之過使者責之曰事既如此何不早陳對曰此物在世已久興妖作孽無與為比社鬼祠靈多其約束漢書法要束也神蛟蜚虺虺一名蠪蚣一名蠪河伯以商曰蠪也受其指揮每欲奔訴多方拒截終莫能達今者非神使來追亦焉得到此即聞殿上宣旨令吏士追勘勘考也考問也老人拜謝曰妖孽已成輔之者衆吏士雖往終恐無益自非神兵勦勦音勞也猶力也捕勦戮而捕也不可得也殿上如其言命二神將領兵五千而往又之見數十鬼卒以大木舁其首而至乃一朱冠白蛇也置於庭下若五石缸焉吏顧廡祥令還天伸而覺汗流浹背事訖回途再經其處則殿宇偶像蕩然無遺問於村叟皆曰某夜三更後雷霆風火大作惟聞殺伐之聲驚駭叵測旦往視之則神廟已為煨燼一巨白蛇長數十丈死於林木之下而喪其元元首也孟子曰志喪其元志不志喪其元蟠蜿猶委地也蜿大蛇也蟠盤也能興雲霧騰飛騰氣之氣餘蜿蟠猶委地也蜿大蛇也蟠盤也能興雲霧騰飛騰氣之氣

卑對峙也

偶一之偶與禺同

毗與祇同

往返者及覆實
實也
凡傳書之法
上牒於尊
通関於同等
下帖於降等
蓋書札移文

及見王者坐大廳上以鐵籠罩
一白衣絳幘音責髻中
罪為書生異應祥杜告于南嶽以致神兵降伐與衆
殲夷殲盡也謂死而無餘也巢穴傾覆兇黨知
為蛇妖乃具陳其害人禍物興妖作慝之事對辯於
鐵籠之下往返甚苦終不肯服王者乃命吏牒南嶽
衡山府文帖永州城隍司徵驗其實已而衡山府及
城隍司回文與應祥所言略同方始詞塞王者大怒
叱之曰汝既為妖死猶妄訴抑走豐都山名在北陰之極山有大
帝主管世間地獄李白詩南斗上生籍北斗落死名求不出世即有鬼卒數人
驅之去王謂應祥同勞君一行無以相報命吏取罪



姓簿籍來於應祥姓名下批八字云陰妖去害速壽
一紀應祥拜謝而返及門而悟乃叩腋凡十二下

## 中陽洞記

隴西縣名今隸陝西之李自寿將李倩始名德逢年二十
五善騎射馳騁弓馬以膽勇稱然而不事生產為鄉
黨賤棄天曆元文宋年號間父友有任桂州即今桂林府隸廣西布政
司監郡者因往投焉至則其人已歿流落不能歸郡
多名山日以獵射為事出沒其間未嘗休息自以為
得所樂有大姓錢翁者以貲產雄於郡止有一女年
及十七甚所鍾愛未嘗窺門雖姻親隣里亦罕見之
一夕風雨晦冥笑女所在門戶闔扃鐍如故莫知

所從往聞于官禱于神訪于四鄰悄無蹤跡翁念女切至設誓曰有能知女所在者願以家財一半給之并以女事焉雖求尋之意甚切而茫無投鑽持弧出城遇一麈逐之不捨遂越岡巒深入澗谷終莫能及日已曛黑又迷來路彷徨於壠坂之側莫知所適已而煙昏雲暝虎嘯猿啼遠近黯然若一更之候遥望山頂見一古廟委身投之至則塵埃堆積牆壁傾頹獸蹄鳥跡交雜于中生雖甚怖懼也然無可奈何少憩廡下將以待旦未及瞑目忽聞傳遽之聲自遠而至生念深山靜夜安得有此疑其為鬼神又恐為盜劫乃攀緣欄楯伏於梁間以窺其所為須臾門有二紅燈前導來為首者頂三山冠絳帕肖被淡黃袍束玉帶逕據神案而坐從者十餘輩各執器伏羅列階下儀衛雖甚整肅而狀貌則皆貜玃之類也貜玃郭璞云似猴而大色黑能攫人生知為邪魅取腰間箭持滿一發正中坐者之臂失聲而走群黨一時潰散莫知所之又則寂然乃俟寐待旦則見神座邊鮮血點點從大門而出沿路不絕循山而南將及五里得一大穴血蹤由此而入生徙倚穴口顧盼之際草根柔滑不覺尖足而墜乃深坑萬仞仰不見天自分必死寧復微覺有路尋路而行轉入幽邃硎尺不辨更前百步豁然明朗見一石室牖

運 直也
仗兵器也

惠然詩曰一一肯来乃来之謂也

曰申陽之洞守門者數人裘來知昨夕潮中所覩見生驚曰子為何人而遽至此生懼若折(折子之入子曲要磬之折云甚券也)作禮而荅曰下界人(界)凡眠久居城府以醫為業因之藥材入山採拾貪多務得進不知止予覺矣足誤墜於斯觸冒尊靈乞乘寬宥守門者聞言似有喜色問之曰汝既業醫能為人治療乎生曰此分內事也守門者大喜以手加額(司馬光赴關衛士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言喜而歡禮之意也)曰天也生請其故曰吾君中陽侯昨因出遊為流矢(如流星之過天也漢高帝所中流矢所中臥病在床)而汝惠然来斯是天以神醫見賜也(見賜乃邀生坐於門下踉蹌(行不止貌)趨入以告於內頃之出而傳其主之命曰僕不善攝生自貽伊戚(戚同憂也)禍及股肱晝流骨髓厄運莫逃殘生待盡今而幸值神醫獲賜良劑(藥劑之良者也)是受病者有再生之樂而治病者有全生之恩也敢不忍死以待生遂攝衣而入度重門及曲房帷幄金鏤極其華麗見一老猧猧(猧類一名馬而短脚)偃卧石榻之上呻吟之聲不絶美人侍側者三皆絶色也生診其脉撫其膺詭曰無傷也子有仙藥非徒治病無可度世服之則能後天不老而洞三光矣(漢武內傳天上之數後天不老而洞三光)遂傾囊出藥令其服之(今之仙藥亦有緣亦三光矣)生曰僕之相遇蓋亦有緣亦服之釋妖閙度世之說喜得長生皆羅拜於前曰尊官信是神人今幸相遇吾君疏獲

仙丹未命吾等獨不得當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撮相去大也東坡詩促膝問黃婆要之賜與生遂鑿其所賫徧賜之皆踊躍爭奪惟恐不預其藥蓋善丹之尤者用以淬（音粟燒而內水中以堅之而清冰淬其鋒）箭鏃而射鸛獸無不應弦而倒有頃群妖一時什地皆賊取無知矣生顧寶劒懸於石壁取而悉斬之凡戮猴大小三十六頭疑三女為妖欲併除之皆泣而言曰妾等皆人非魅也不幸為妖猴所攝沉陷坑窞求死不得今君能為妾除害即妾再生之主也敢不惟命是聽問其姓名居址其一即錢翁之女其二亦皆近邑良家也生雖能除去群妖然無計以出憤悶之際忽有老父數人不知自何來皆身被褐裘長鬚鳥喙推一白衣者居前向生列拜曰吾等虛星之精（老父蓋老鼠也方書云老鼠老根皆可夜讀書久有此土近為妖猴所據方弗能敵屏避他方俟其便而圖之不意君能為我掃除讎怨蕩滌凶邪敢不致謝各於袖中出金珠之屬置于生前生曰若等（若即汝也）既具神通何不見欺於彼自伏孱劣耶白衣者曰吾壽止五百歲彼已八百歲是以不敵然吾等居此與人無害也功成行滿當得飛遊諸天出入自在尔非若彼之貪婪辟穀（音榖熟也）暴害人禍物今其稔（音荏子集紬惡木而蕞芒蓋言惡積也）惡不已舉族夷滅蓋亦薙（音替）除吾於天假手於君尔（薙除十一年劍伯曰天假手于我不然彼之凶邪神豈

逕字上同

豈君所能制耶生曰洞名申陽其義安在曰猴乃申屬故假之以羙名非吾土之舊號也生曰此地既為若等故居予乃世人誤陷於此但得指引歸途謝物不用也曰果如是亦何難哉但請閉目半餉即得遂願生如其言耳畔惟聞疾風暴雨之聲聲止開目見一大白鼠在前群鼠如家者數輩從之穿一穴逕於路口生挈三女以出逕扣錢翁之門而歸焉翁大驚喜即納為婿其二女之家亦願從焉生一娶三女富貴赫然復至其處求訪路口則覓莫喬林遠近如

愛卿傳

羅愛愛吳江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江南之語才子者必曰元白而不能獨步其間也而又

望者十五日也十五夜也明日在西月生東而相望故一日也十六日曰既一

浙江布政司名娼也色貌才藝獨步一時白樂天與元微之書云江南之語才子者必曰元白而不能獨步其間也而又

元由以子之故使我不能獨步其間也

性識通敏工於詩詞以是人皆敬而慕之稱為愛卿佳篇麗什傳播人口風流之士咸修飾以求狎焉唐末媟嫚之習也羙色善文風流之槽學之輩自視缺然莊子齊物論謂詳由

曰自視缺然請致天下君中名士嘗以季夏望日會于鴛湖泛畫閣湖在嘉興城南湖中多有鴛鴦故名湖上有避喧多遊宴於此以避炎暑畫閣格同廈屋月新人多朝議罷筆墨不廢揩手詩曰成四首坐間皆閣筆也王粲才高

畫閣東頭納晚涼紅蓮不似白蓮香一輪明月天如水何處吹簫引鳳凰

月出天邊水在湖微瀾倒浸玉浮圖佛家塔曰浮圖亦曰蘇屠
東坡詩倚天觀絕玉浮屠者此謂
玉浮圖者所以形容波底月影掀簸欲共嫦娥語
掀以手高舉也肯教寬賞一曲燕羅公遠開元中玩月公遠
侍文宗宮中玩月公遠
曰要至月中否乃取拄向空擲之化為大橋其色
如銀請帝同登行數里精光奪目寒氣侵人遂至
大城闕六遠曰此月宮也見仙女數百素練寬
衣舞於廣庭帝問此何曲曰霓裳羽衣曲也
手弄雙頭菉莉枝菉莉拔胡人多植南越南
不隨水土而變婦女取而為簪飾亦有香獨此花
見黎女戲作向天暗麝著人簪菉莉曲終不覺簪
雲歌瑤環響鬟慶飛仙過願借青鸞一隻騎
曲曲攔干正正屏六銖衣薄懶來停李商隱詩暑
銖上清童子元寶見其衣極細問之
曰天上皆著六銖衣此五銖衣也夜深風露涼
如許身在瑤臺第一層牧詩雙調望瑤臺
劇之優等

大都乃燕京也元舊
于燕而大明亦都之

責職任也

同劉有趙氏子者第六第六姓凡第之行也唐德宗
呼陸贄不名而以兄弟之行
之曰陸九亦替嫂族替大也俗以大夫之世稱替嫂族父亡
母存家貲鉅萬鉅萬也慕其才色納禮聘焉愛卿入門
婦道甚修家法甚飭擇書而敬非禮不行趙子愛而
重之未久趙子有父嘗為吏部尚書以書自大
都召之許授以江南大江之南江水出岷山至揚州入海今稱揚子江一官
趙子欲往則恐貽母妻之憂不往則又失功名之會
躊躇未決愛卿謂之曰妾聞男子生而桑弧蓬矢以
射四方桑弧木弓蓬矢以射天地四方丈夫壯而立身揚名以
顯父母豈可以恩情之篤而誤功名之期乎君母在
堂溫清之奉甘旨之供妾任其責有餘矣但年高多

病而君有萬里之行昔人所謂事主之日多報親之日少君宜常以此為念謹望太行之孤雲(河陽登太行山望見白雲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撫西山之頹日(晉李密養於祖母劉氏晉徵為太子洗馬上表去祖母劉氏曰蜀西山豪息奄奄旦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不可不早歸永趙子遂卜日為京都之行置酒三行愛卿請趙子捧觴為太夫人壽自製齊天樂(調名)一闋歌以侑之其辭曰

恩情不把功名誤離遠又歌金縷(白髮慈親紅顏幼婦)君去有誰為主流年樂許況悶悶愁愁風雨雨鳳折鸞分(鳳凰叔也鸞鸞鏡也陳鴻作楊幽傳曾以金釵十股寄送上皇白樂天詩欲留一股合一股合分釵鸞鏡見上)未知何日更相聚○

蒙君冊三分付(向嘗官誥封爵誥命蟠花金花羅紙春明退朝錄官誥院勅郎夫人使金花羅紙七張錦綵袋)宮袍(製錦官中以錦製袍又李白至金陵詔賜宮錦袍坐船中旁若無人兩廂記鶯鶯詩錦花耀日到庭陰百拜夫人問起居)要待封妻拜母(小兒啼)君須聽取(白日薄西山易生愁阻早促回程(驛道里也)綠衣相對舞(老萊子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色斑爛衣取水上堂跌仆因地為歌罷坐中皆垂淚)趙子乘醉解纜(維舟之繩也)而行至都則尚書以病免無所投托遷延旬月又系館歸太夫人以憶子之故感病沉重伏枕在床愛卿事之甚謹湯藥必親嘗饘粥必親煮求神禮佛以宦(音要求也)其安

戡 治也理也

虛辭詭說以寬其意纏綿半載肉遂不起臨終呼愛卿而告之曰吾子以功名之故遠趨皇都遂絕音耗吾又不幸罹疾新婦事我至矣今命殂（死也）無以相報但願吾子早歸新婦異日有子有孫皆如新婦之孝敬蓄大有知必不相負言訖而沒愛卿哀毀如禮親造棺槨葬於白苧村（在嘉興縣）既葬日夕哭臨靈几前悲傷過度為之瘦瘠至正十六年張士誠陷平江（即今南直隸蘇州府東置平江路為平江路）宅者為江浙參政達丞相（姓名滿洲）所居地元史至正十七年丞相即達識帖睦邇（元史作脫脫）揚完者人睦邇（即脫脫）謝上兵圍苗軍（蓋王苗所署）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左丞相達識帖睦邇（元史作脫脫）謝上兵圍苗軍（蓋王苗所署）苗軍帥楊完者為江浙參政拒士誠於嘉興（即元時嘉興路）拒之於嘉興不戢（小閘謂之閘）以羅巾自縊而死萬戶奔救之已無及矣乃以綃裹屍處（埋也）於後園銀杏樹下未幾張氏通款浙省（通鑑綱目通鑑續編通鑑前編皆作浙省江浙行省左丞相達識帖睦邇令參政阿陋琦等至平江與士誠為木討）揚完者政為所害璽書下官星散趙子始閒關（猶勉強也）而歸（東城內有大倉鎮海二衛即元時市舶提舉司）登岸逕回嘉興則城郭人民皆非舊矣投其故宅荒廢無人居但見鼠窠於梁鴟（惡聲鳥也賈誼以謂不祥鳥一名鵂鶹又曰鴟鳴於樹蒼茫碧草掩映階庭而已求其母妻不知去向惟中堂鼠鴟然獨存乃洒掃而息焉明日行

軍士大掠居民趙子之居為劉萬戶者（揚完者麾下所據）見愛卿之姿色欲逼納之愛卿

出東門。東門即春秋門。至糸橋側。遇舊使老蒼頭於道。蒼頭
史記奉使註以青巾裹頭以異於衆又
當時望之傳註官有之給賤役者也呼而問之備
述其詳則老母與堂生妻去矣李陵與蘇武書老母
棄堂生妻去
遂引趙子至白芽村。其母葬處。指松栢而告之曰。此
皆六娘子之所種植也六娘指姊妹之行也或云趙
子於姊兄弟行在第六故其妻疑亦稱六娘
為六娘也指塋壠而告之曰。此皆六娘子之所經理
也。今人又以郎君不歸。感念成疾。娘子奉之至今矣。不
幸而死。葬於此。娘子身被衰麻衰縗同母喪服齊縗三年婦人內夫
家故亦服齊縗手扶棺撫親自負土。號哭墓下。葬之三月而
苗實。入城。宅舍被占占據也有劉萬戶者。欲以非禮犯
之。娘子不從。即遂縊死。就於後圃瘞之矣。趙子大傷

感即至銀杏樹下。發視之。顏貌如生。肌膚不改。趙子
撫屍大慟。絕而復甦。乃沐以香湯。被以華服。買棺附
葬於母墳之側。哭之曰。娘子平日聰明才惠。流輩莫
及。今雖死矣。豈可混同凡人。便絕音響。九原晉六卿葬處也
趙文子曰九原可作吾誰與從有知願賜
憐。而思情切至。實所不疑。於是出則濤於墓下。歸則
哭於圃中。將及一旬。月晦之夕。趙子獨坐中堂。寢不
能寐。忽聞暗中哭聲。初遠漸近。豈真有異。忽起視之
曰。倘是六娘子之靈。何怪酷也字一見而驚舊也即
聞言曰。妾即羅氏也。感君相念。雖在幽冥。實所懇惻。是
以今夕與君訣。如有人行。毋與衝也又行數

惠慧曰

者月之三十日也天
文書云晦

而至五六衆許即可辦其狀貌果愛卿也凌雲之服一如其舊惟以羅巾擁其項見趙孝施禮畢泣而歌心園春調詞名後漢實憲奪公主園後入因爲調詞一闋其所自製也

詞曰

一別三年一日三秋君何不歸詩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註三秋猶三
月也記尊姑老病親供藥餌婦人稱夫之父曰舅婦稱舅之母曰姑稱尊姑者猶漢書
尊章高堂埋葬親曳麻衣夜卜燈花晨占喜鵲卜
用龜筮用蓍卜視兆筮視卦筮用貞悔故曰占西京雜記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必有
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瑞應豈有是乎賈曰目瞤得酒食燈花得錢財乾
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吉小既有徵大亦
宜然黃山谷詩慈母亦有
鳥鵲喜佳人應賦袞衣歌古詩雨打梨花晝掩扉誰知
道把恩情永隔書信全稀○干戈滿目空揮麈命

薄時乖履禍機向銷金帳底学士陶穀得党太尉
党家應不識此姬曰彼粗人但能
於銷金帳下飲羔羊兒酒爾之
山發文蕙帳空兮夜
怨山人去兮月將落鸞
皓曰丈夫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南史宋王僧達
曰丈夫寧為玉碎安可
沒求活且月令錄珠詩
襲前甲上翁如雪
正是抱龍王所持要學子三貞義婦節婦烈婦也或
孝子忠臣烈女也
須拚一死拚本作抨揮棄物謂之拚方言免被空人話是非君相
不心弄除非妻裏得見崔徽河中娼也裴敬中以與
元稹為部死矣
元稹為監察御史裏行崔徽寄裴
真奉書謂知裴日為妾謂敬中
一旦不及卷
安歌一句則悲啼數聲悽惶怨咽殆不成腔詞之一節
趙孝迓之入室謝其奉母之孝營墓之勞終身之節

感慨不已乃收淚而自叙曰妾本倡流素非良族山
鷄野鶩山鷄小雉也一名錦鷄有美毛其色鮮明五
毛俱備曰鷄野生曰鶩家鶩能馴路柳墻花人皆可折惟知禽
高飛曰鶩門而敵笑史記刺客傳豫讓漆身吞炭變其音容欲
門庭子淑笑不如倚市不及排豈解舉案以齊眉
漢梁鴻妻孟光字德曜鴻每歸家妻為具食不敢仰視舉案齊眉
為亭無進食舉案齊眉不敢仰視巧言令色
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新送舊迎東家食而西家宿
東富而醜幽貧而美其家語女曰欲東家食而西家息欲東家食而西家宿
欲西而右抱其女兩袒曰顧東家姑之類今日事張郎明日嫁李郎蓋言莫適夫也古人
風張郎婦而李郎妻
云張公飲過李公醉是亦泛言非真有此事也本無定性幸蒙君子求為室
家即便棄其舊染之污革其前事之失操持井臼東坡
詩復著賢聲拾也穢水上官革藥白嵩也
構錦芾曰採掇蘋蘩掇拾蘋水上官蘩白嵩也
于以采蘩南澗之濱于以采蘋南澗之濱
蘩于洲于沚洲小渚也以為商國諸侯夫人大夫妻能奉修
祀而其家人叙其事以美之也左傳隱三年君子曰蘋
蘩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蓋祀礼祖之儀篤奉姑之道事以
禮莞并以禮無愧於心歌於斯哭於斯
禮記檀弓曾子成室張老頌之仁覆
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不爾思畏子之故輸焉馬臭馬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閔下詩之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喪亂
旻天註不見愍弔於天大患乘臨妻手老拳交舉於
四境晉書石勒與李陽等酒酣勒謂陽曰孫策一時人耳卿何比之陽答曰
引陽臂笑曰孫郎縛來
大劒躍武於三軍一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諸侯三軍一萬天子六軍
之居五代史李嶠傳漢高祖劉知遠以天福十二年十月即皇帝位國號大漢改元乾祐
賜嶠進士及第嶠兄弟家富又奢侈作亂誅嶠兄弟家富又奢
韓湖之婦唐逸史韓湖少貧才名有聞亦能詩氏名色也
逢吉奪我菊歌又以宅券贈逢吉韓詩李士訥
韓湖之妻窺韓雖貧能逸之以菊歌名成
淄青節度使侯希逸娶為從事三歲不果逐寄詩曰
章臺柳章臺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無

也應攀折他人手柳搭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
蹋測離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後為薔
薇沙呢刻所刻寵之專寥翰隨帝遠入觀柳氏在輦
輦中咎不勝情虞候許後曰當為足下力致之乃學
造沙呢刻第排闥大呼曰將軍中惡召夫人後升堂
挾柳氏馳馬而至時潘岳悼亡利恩寵珠優湖曜禍許於
帝使之希意以事開諸朝詔柳氏歸翰良久萬里賊妾一身豈不知偷生
之可安忍辱之素久而乃甘心玉碎決意捐沉晉書
傳制曰一婢一連文則琴瑟破望合若飛蛾之撲燈杜詩君看燈蛾張轉飛
蛾詩韵穿紅蝠焦遨撲簡穿蛛網似赤子之入井非赤子之罰也
乃已之自取非人之不容蓋所以愧夫為人妻妾而
背主二葉家受人爵祿而忘君負國者也趙子撫憫良
久因問太夫人安在曰尊姑在世無罪聞已受生於
人間矣趙子曰然則君何以猶墮鬼趣佛氏有六道之說鬼趣猶

鬼道也府為縣宋家托為男子妾以與君情緣之重必欲俟君
一見以敘懷抱故遲之歲月爾今既見君矣明日即
往降生也君如不棄舊情可往彼家見訪當以一笑
為驗遂與趙子入室歡會數若平生鷄鳴而起下階
數步復回顧拭淚云趙郎珍重從此永別矣因哽咽
佇立哽咽塞也佇立久立也天色漸明歘然而逝不復有覩但
空室悄然寒燈半滅而已趙子起而促裝逕赴無錫
尋宋氏之居而叩焉則果得一男子懷姓二十月矣
然自降生之後至今哭不輟聲趙子具述其事願請
見之果一笑而哭止其家遂名之曰羅生趙子亦為

親屬自此往來饋遺音問不絕云

翠翠傳

翠翠姓劉氏、淮安（今有南京）隸民家女也、生而頴悟能通詩書、父母不奪其志就今入學（學即本府學在舊城南門內）同學有金氏子者名宦與之同歲亦聰明俊雅諸生戲之曰同歲者當為夫婦二人亦私以此自許金生贈翠翠詩曰

十二闌干七寶臺（李白詩天上白玉京五城十二樓有明皇召見李白以下實據唐書）

翠翠和曰

（暘谷漫錄見唐書）春風到處艷陽開（揚雄詩領城艷陽天）

樹西園柳何不移教一處栽

平生每恨祝英臺（梁山伯祝英臺二人少同學比及二年山伯不知祝英臺）為女子裝山伯為鄞令卒祝氏道過墓下泣拜墓裂而殯遂同葬焉（晉書孟嘗傳）

在寧波府城西懷古何為不肯開我願東君勤用意（禮月令孟春其帝太皞其神勾芒楚詞東皇太一以配東帝即東君）早移花樹向陽栽

已而翠翠年長不復至學年及十六父母為其議親輒悲泣不食以情問之初不肯言久乃曰必西家金定妾已許之矣若不相從有死而已誓不登他門也父母不得已聽焉然而劉富而金貧其子雖聰俊門戶甚不敵及媒氏至其家果以貧辭懶慢不敢當媒氏曰劉家小娘子必欲得金生父母亦許之矣若以貧辭是負其誠志而失此一好姻緣也今當語之曰

寒家有子翹知詩禮貴宅見求敢不從命但生自蓬
蓽（禮儒行蓽門圭竇）以安於貧賤久矣若責其
聘問之儀婚娶之禮終恐無從而致彼以愛女之故
當不較（量也）也其家從之媒氏復命父果曰婚姻論
財夷虜之道（司馬溫公家訓語也）吾知擇婚而已不計其他但
彼不足而我有餘我女到彼必不能堪莫若謝之入
門贊已見聘記（聘禮）可矣媒氏傳命再往其家幸甚遂消日
結親凡幣帛之類羔鴈之屬皆女家自備過門交拜
（禮納采有鴈執羔蓋羔者取其從陽之義鴈者大夫之贄從
人以卿大夫之贄並用於婚禮者其取鴈之義矣）程子曰（黃鴈者取其不再偶也）
俗辦新婦初謁舅姑謂之（左傳晉文公聞子玉死
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是名婦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
春汗沾胡蝶粉（蝶翅有粉以擦鉛華唐賢詠蝶詩
身似何郎全傳粉心如韓壽愛偷）
香身惹麝臍香塵（臍雨充雲渾未慣枕邊眉黛善
（嫦淹也充盛也蓋取記曰將壓善蚊良意）
痛惜莫嫌頻顧郎從此始（取朝雲暮雨之意擢作去雲嫦雨心
孀生繼和生遂次韻曰
記得書齋同講習新人不是他人扁舟来訪武陵
春（武陵即今湖廣德府陶靖節桃源集言太元中武陵漁人沿溪行忽逢桃林夾岸落英繽紛男女耕種見漁人自云先世避秦亂来此不知今是何世漁人具言更漢魏晉聞之皆嘆惋數日送出漁人誌之大守遣人隨所誌訪之遂迷不復得路今桃源縣南有桃源山即此地調詞曲中有武陵

調詞名 一關贈生日
曾向書齋同筆硯故人今作新人洞房花燭十分

春仙居隣紫府人世隔紅塵東華帝君所居梅福
天到天上○誓海盟山心已許山海經云帝之女
過黟府拍扑子頭曼都自
精衛鳥舍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列子曰山愚公年
九十欲平太行王屋二山之險河曲智叟笑而止
之愚公曰我死有子子有孫子孫無窮也而山不
加增何若而不平操蛇之神告於帝帝命夸蛾氏
二子負二山一曰雍南豫王建精幾蕃
朔東一曰雍南豫王建精幾蕃
衛詩高山未盡海未平願我身死子還生
淺笑輕顰尚人猶自語頻頻意中無別意說後有
誰親
二人相得之樂雖孔翠之在赤霄孔翠非翡翠也
孔雀行赤霄玄圃須來
赤霄絳霄也杜詩
往翠是金花不數麝
鴛鴦之遊綠水未足喻也未
及一載張士誠兄弟起兵高郵盡陷沿淮諸郡女為
其部將李將軍者所擄至正末士誠闢土益廣跨

南北奄有浙西乃通款元朝頴奉正朔甘誓三正之
商正建丑周正建子古者天子頒正朔于諸
侯自漢以來始建年號通行天下以為正朔道途始
通行旅無阻生於是辭別內外父母求訪其妻誓不
見則不復還行至平江則聞李將軍見於紹興守禦
及至紹興今隸浙江布政司則又調兵屯安豐矣復至安豐
即今中都鳳陽府元置安豐路則回湖州今直隸南京
來往江淮備經險阻星霜屢移囊橐又竭然此心終
不少懈草行露宿丐乞於人僅而得達湖州則李將
軍方貴重用事威焰赫奕明盛生佇立門墻躡蹐窺
俟將進而未能欲言而不敢闇者闇守門之賤者悵而問焉
生曰僕淮安人也喪亂以來聞有一妹在於貴府是

以不遠千里至此欲求一見亦閨者曰然則汝何姓名汝妹年貌若干（猶幾何也）願得詳言以審其實生曰僕姓劉名金定妹名翠翠識字能文當失去之時年始十七以歲月計之今則二十有四矣閨者聞之曰府中果有劉氏者淮安人其齒（年也）如汝所言識字善為詩性又通慧本使寵之專房汝信不妄吾將告于內汝且止此以待遂奔趨入告須臾復出領生入見將軍坐於廳上生再拜而起具述厥由將軍武人也信之不疑即命內豎告於翠翠曰汝兄自鄉中來此當出見之翠翠承命而出以兄妹之禮見於廳前動問父母外不能措一辭但相對悲咽而已將軍曰汝既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衣上下皆去聲）令人（亦為一劃）襲令服之并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水行曰涉逐食曰獵）將軍曰（盡討閱之意也）盡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學乘亂倔起（倔強也猶暴起也）方嚮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盈門無人可與談書啓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足充一記室矣（魏晉間即簿閥外者府舉能文之士為記室參軍唐之掌書記蓋本於此）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檢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

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聽前
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閉閣深遠內外隔絕但欲一達
其意而終無便可乘茫茫
月投書註九月霜降始寒而蚤綏也
之功亦感故投入以夜使樂寒也
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
處苦別時雖易見時難何年塞上重歸馬隋南子塞上翁失馬人弔之翁曰詎知不為福數月馬將胡駿馬而至人賀之翁曰詎知不為禍其子墮馬折髀人又弔之翁曰詎知不為福後胡兵大入丁壯者戰死十九此子獨以跛故父子相保也此夜
庭中獨舞鸞鸞鸞鸞闕宮王有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安得鳴則懸鏡照之鸞覩影悲鳴中宵一奮而絕又王章為重泉令鸞至掌館章使據令沙疊為張雅樂鸞舉足張翅應樂飛舞

霧閣雲牕漸幾許可憐辜負月團
詩成書於片紙折布裹之領而縫之以百錢納於小
盌而告曰天氣已寒吾衣甚薄乞持入付吾妹令浣本作南灌洗也而縫紉之將以禦寒亦小賢如言持入翠
翠解其意拆衣而詩見大加傷感吞聲而泣別為一
詩亦縫於內以付生詩曰
一自鄉閭動戰鋒舊愁新恨幾重重腸雖已斷情
難斷恒溫入蜀至三峽中有猿子者其母緣岸
急號行百餘里遂跳上船至即便絕破視其
腹中腸皆寸寸斷又
腹中腸寸寸斷又
獲罷請歌一曲何補
脈尚溫而
腸已斷生不相從死亦從誰王風繄則異室死則同穴又唐武宗疾篤孟才人者以歌
之後歸于其居此翠翠誓死相從也長使德言藏破鏡聯考終教

字蓮賦遊龍（繡書揖字子蓮洛神賦翩若驚鴻婉若游龍揖當私於帝麗姬李氏作賦以寓綠珠碧玉心中事）

美而艷孫秀從趙王倫求綠珠（珠自投樓下而死）

善歌舞武子嗣借教歌舞（子嗣去君終不忍從勞掩映傷點黔百年離恨云）

在高樓一代客華為君盡碧玉（碧玉美而知之遂教喬家之）

知也到儂（於今日詣）

生得詩知其以死許之無復致望愈加抑鬱遂感沉痾（病也）翌請於將軍始得一至床前問候而生引首側視凝淚滿眶已亟矣翌翌以臂扶生而起將軍憐之舉於道塲山麓（道塲山在湖州府城南麓山是也）長吁一聲奄然命盡將軍慟之舉於道塲山麓（道塲山在湖州府城南麓山是也）翌翌送殯而歸是夜得疾不復飲藥展轉衾席（臥不安席之意）將及兩月一旦告於將軍曰妾棄家相從已得八載流離外境舉目無親止有一兄今又死矣妾病必不起之埋骨兄側黃泉之下庶有依托免於他鄉作孤魂也言盡而卒將軍不違其志竟附葬於生之墳左宛然東西二丘焉洪武初張氏既滅翌翌家有一舊僕以商販為業（商行賈也販買賤也路經湖州過道塲山下見朱門華屋挽柳掩映翌翌與金生方侍而立遽呼之入訪問父母存歿及鄉井舊事僕曰娘子與郎安得在此翌翌曰始因兵亂我為李將軍所擄郎君遠來尋訪將軍不阻以我歸焉因遂僑居於此尔僕曰子今還淮安娘子可修一書以報

父母也翠墓留之宿飯吳興之香糯音懦米也若岸苔花每秋飄散水上
溪之鱖即以烏程酒出飲之若溪源出於天目山經抗湖二宿匯於吳
縣西北岸多若花每秋飄散水上烏民釀秦時烏氏程氏善釀酒故因名烏程湖州
明旦遂修啓以上父母曰

伏以父生母育難酬罔極之恩德昊天夫唱婦隨夙著三從之義禮孔子曰婦人
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父沒從夫夫死從子父在人倫而已定何時事之
多艱曩者漢日將頹後漢靈帝時曰數無光占曰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象日
久無光亡國之兆也楚之氛甚惡氛氣侵犯也左襄二十七年曰楚
甚惡氛倒持太阿之柄漢旗福薄倒持太阿以相太阿劍名擅弄
潢池之兵漢龔遂傳傳曰海濱海濱邊海郡饑盜起巫相擊遂為太守遂曰
海濱遠不霑聖化其民困

窮而吏不恤故使亦孑盜弄兵於潢池中註積漸曰潢池封豕長蛇左宣四年申
封豕長蛇荐食上國註封大也互相吞併雄蜂雌蝶各自逃生不
能王碎於亂離乃至瓦全於倉卒驅馳戰馬隨逐
征鞍望高天而八翼莫飛胥附依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
翼飛胥附依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翼飛而上天見天門九重比
翼墨散道經三魂爽靈。良辰易邁過也傷青鸞之伴木鷄
張復年老妻孫氏妙年因病請主傅問默診視見孫氏脈云五十喪夫二十喪
孫氏秀麗他日新簡逐註時云五十喪夫二十喪目自髮白已頭戴絳惟深憂休論義天外青鸞孑伴木鷄孫
氏若云南集註時曾編應龍古木一當新如今且說
眼前景難點亭墨隨分春後復死點遺嫫母醜婦娶之
莊子達生篇紀渻子為王養鬬鷄十日問曰河間
子曰幾矣堅木猶未之似木鷄矣怨鶡為仇嘉祐二年晉陽有鶡鳥
之打丹鳳小大中武人有愛妻能詞一日題鶡之句於聯旅九上清詩屬隨
仙一詞

大中見之怒云鴨且打鳳掌其面至折項而斃雛應酬而為樂終感激而
生悲夜月杜鵑之啼春風胡蝶之夢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
蝶也不知周也時移事往苦盡甘來今則楊素覽鏡而歸
妻王敦開閤而放妓晉王敦荒淫於色體為之弊乃開後閤放妓數十人逢
烏鵲當時之約楊通幽訪貴妃於蓬萊之頂謂通幽曰我太上侍女隷上元宮聖上太
陽朱宮真人偶以宿緣頗重聖上降理於世我謫於人間以為侍衛耳此後一紀自當相見踐禧復讌
湘有故人之逢瀟湘二水名唐柳惲詩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後人因以瀟湘逢故
人一句為調詞曲名自怜賦命之屯不恨尋春之晚杜牧遊湖州見
里姥引一女年十餘歲真國色也牧曰吾十年後為刺史若不來即從他適因以重幣結之後十四年至
郡其女已從人生二子牧作詩云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
子滿枝章臺之柳雖已折於他人玄都之花尚不改

於前度將謂瓶沉而簪折白樂天作井底引銀瓶詩諷淫女詩曰井底引
銀瓶欲上絲繩絕石上磨玉簪欲成中央折瓶沉簪折知奈何似妾今朝與君別豈期璧
返而珠還趙璧事見金鳳釵記史記晉以垂棘之璧假道于虞以滅虢因取虞諸姦賊垂
棘返于舊府後漢孟嘗為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商販糴糧先時宰守貪穢珠漸徙交
趾郡界嘗到官革易前弊未踰歲去珠復還始同王簫女兩世因緣唐韋
皐遊江夏見一青衣名玉簫未及被私之年約自待我五年而娶因留玉指環一枚經五年不至玉
簫乃絕食而死後皐得一歌姬以玉簫為號中指有肉環隱起無異玉環也難比紅拂
妓一時配合李靖謁楊素一妓執紅拂侍側目靖久之靖歸逆旅夜有紫衣戴帽人叩
門迎入脫衣去帽乃一美人靖驚詰之告曰妾天楊家紅拂妓也絲蘿願托喬木乃與靖適太原
與其便事非偶然煎鸞膠而續斷絃重諧繾綣十洲
記鳳麟洲上多鳳麟羣仙煮鳳喙麟角煎作膠名為集絃膠一名連金泥能連斷絃及斷折之金漢

武帝時西海獻之帝續命日射不斷帝悅更名續命絛繇 托魚腹而傳尺素

謹致丁寧未奉肯甘先此申覆申猶啓也覆猶復也

父母得之甚喜其父即償舟與僕自淮徂浙逕奔吳興至逍塲山下壽昔留宿之處則荒烟野草狐兔之跡交道前所見屋宇乃東西兩墳尔方疑訝間適有野僧策錫杖也而過扣而問焉則曰此故李將軍所葬金生與翠娘之墳示豈有人居乎大驚取真書而視之則白紙一幅也時李將軍為國朝所戮無從詰問其詳父哭於墳下曰汝以書贖昔贖賣也猶數也我令我千里至此本欲與我一見也今我至此而汝藏跡秘跡匿影潛形我與汝生為父子死何間焉汝如有靈毋吝一見以釋我疑慮也是夜宿於墳以三更後翠翠與金生拜跪於前悲號宛轉父泣而撫問之乃具述其始末曰往者禍起蕭墻論語子曰季氏之憂在於蕭墻之內註門屏也蕭肅也兵興焉郡不能救寶氏女之烈奉天寶氏二女唐永泰中為羣盜所虜其姊投崖而死其妹誓之破面流血盜乃舍去第五綺事聞雄閭乃致為沙吒利之驅忍恥偷生難鄉去國恨以意蘭之弱質配茲駔儈音會之下材史記貨殖傳節駔儈者也駔音率也儈合二家交易惟知奪石家買笑之姬豈暇鑒意國不言之婦左莊十三年蔡侯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堅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雖不能死其又奚言息國古基今在汝寧府息縣北口九閱而無路天門九重故言九閱履一日如三秋良人不來皆恩

特勤遠訪托兄妹之名而僅獲一見隔伉儷（伉儷註配偶也）之情而終遂不通彼感疾而先殂妾含寃而繼殆欲求祔葬（合葬曰祔）幸得同歸大略如斯微言莫盡之曰我之來此本欲取汝還家以奉我尒今汝已矣將取汝骨遷於先壠亦不虛行一遭也一遭猶復泣而言曰妾生而不幸不得視膳（君曰視膳者也註）歿且無緣不得首丘（狐死正丘首註狐雖微數丘其一所窩藏之地是生而樂於此矣故及死而猶正其首以向丘不忘其本也）望葬（葬地也）於此也然而地道尚靜神理宜安若更遷移反成勞擾況溪山秀麗卉（草之總名也）木榮華既已安焉非所願也因抱持其父而大哭父遂驚覺乃一夢也明日以牲

酒奠于墳下與僕返棹而歸至今過者指為金翠墓云

## 龍堂靈會錄

吳江（商直隸蘇州府屬縣）有龍王堂（龍王祠在垂虹橋江上相傳主宋景祐間葉清臣因後盤龍匯檮神有應）堂蓋廟也所以奉事尊神故謂之堂或以為石崖陡（音斗崖壁峭絶也）出若塘岸焉故又謂之龍王塘其地左吳松而右太湖風濤險惡衆水所匯（舊志云貢東匯澤為彭蠡註水回合也）過者必致敬於廟庭而後行凤著靈異具載于范石湖（吳縣人范文成仕宋為資政大學士居於石湖隨政殺大學士居於石湖隨高下為亭觀湖山勝絶繪圖以傳孝宗書石湖二字賜之湖在蘇州西南所編吳郡志元統（元順帝閒閒人官至少子述者以歌詩鳴於吳

下因過其處適值龍掛乃白龍也簪髮下垂如一玉柱鱗甲照曜如明鏡數百片轉側於烏雲之內良久而沒予述自以為平生奇觀莫之能忘兩上巷廟壁既畢乃題古風一章於廡下曰

龍王之堂龍作主棟宇青紅照江渚歲時奉事訖敢違求晴得雨平生好奇無與許偶訪水府扁舟特一葉過垂虹垂虹橋一名長橋在吳江

寰東門外橋東西千餘尺橫跨松江上有亭名垂虹

獨立之歌曰含哺之水灌足滄浪宜濯我纓滄浪水孟子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士清水一名滄浪

蘇州府西南申港有滄浪亭神龍有心慰勞苦變化風雲快觀觀又有滄浪亭

鬱鬱蒼蒼龍虎盤中有碧玉柱垂鱗甲光芒銀鏡鑄村中稽首

朝翁姥船上燃香拜商賈共說神龍素有靈降福除災敢輕侮我登龍堂共龍語至誠感格龍應許汲挽湖波作酒撥採掇江花當殽脯大字淋漓寫庭戶過者驚疑居者怒世間不識謫仙人

賀知章見李白

此天上謫仙人杜詩昔年有狂客呼爾謫仙人笑別神龍指歸路

題畢回舟臥于篷下忽有魚頭鬼身者自廟而來施禮于前曰龍王奉邀子速往子問曰龍王處於水府之內極深之處詎可到耶鬼曰道都賦天浪水府百川是理又玉代史揚行客苟馬當考工水府乘石為中水府金山為表貝子游於水府下水府海賦水

齊有公侯伯子男之爵陵與陣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雖是風馬牛之不相及也註牝牡相誘曰風言雖不相及猶有嚴命何以能至魚頭者曰君

要若但請瞑目少頃即當至矣子述如言但聞風水
聲久之漸止開目則見驛字峥嶸儀衛森列寒光逼
人不可睨視（睨人詣時為睨）真所謂水晶宮也（盧祀遇太陰夫人騰止碧
霄見宮闕搏壁皆以水晶為墻垣夫人曰此水晶宮也）出迓之上階致謝曰日聞蒙惠高作詞旨既佳筆勢
又妙庸庭得此光彩倍增是以屈君至此欲得奉酬
坐未定閽者傳言客至王遽出門迎接見有三人同
入其一高冠巨履褒衣博帶餘二烏帽青裘風度蕭
洒（猶整楚也或云逸脫也）其一則黃巾野服而已分次而坐王
謂子述曰君不識三客乎乃起范相國晉張使君唐
陸處士尔（范相國即范蠡字少伯封宛三十六人佐句踐滅吳報會稽之恥服令天下以成霸業
稱上將軍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私徒乘扁舟浮海以行適齊自謂鴟夷子
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致產數千萬齊以為相蠡笑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久受尊名不
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至陶自謂陶朱公交于耕畜致貲累鉅萬王命良工以銅鑄蠡之狀會稽山以為范蠡奉
吳縣人有清才善屬文縱任不拘法為齊王問東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蓴鱠遂命駕而歸或謂翰曰卿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乎翰曰即時一盃酒時高其志如即時陸處士即陸龜蒙字魯望高蹈人以孝稱隱松陵甫里有田數頃屋舍僅庇風雨好書畜畜至數千卷置筆床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湖
上與漁人野老相狎或乘扁舟出沒煙波間人莫識其蹤跡自比天隨子或稱江湖散人天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嘗乘舟經吳松江入笠澤著書三卷世所謂吳地高是
也三高向在吳江縣東門外范成大記云三君去不
亦世而有風流高尚相慕之士歟天下同之）王對三客言子述適所賞客皆至當心樂事請運詩序
已王曰詩人之述臨賞客皆至當心樂事請運詩序

心樂事四
者難並

不期而同即命左右設宴於中堂先鋪陳之物飲饌之味皆非人世所有酒至方欲飲闔者奔入曰吳大兵伍君在門伍君即伍員字子胥本楚人
校員志復讐吳以報父讐後吳
戰于始蘇大敗闔廬傷指而死
以報父讐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
據姑蘇會稽使大夫
種以三寸舌說吳王請平王之墓
諫王不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吾其為沼乎後事驗矣
金之外吳其為沼乎
心腹之疾不如早從事焉越不可不除
不聽子胥退共舍編其子於齊鮑氏
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楸可材也吳其亡乎并
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入也
越王乃取其尸盛以鴟夷浮之江中
吳人憐之立廟江上命曰胥
山

王怒起迎之既入若
君敦然變色變色而謂王曰吳地乃吳國之境王乃
吳地之神吾乃吳國之忠臣彼乃吳國之讎人也吳
俗無知妄以三高為目立享館以奉之王又迎之入
室置之上座曩日吞吳之恨
詩遺憾宁忍忘之耶
即數數其罪而責之也范相國曰汝有三大罪而人罔知故
千載之下得以厥世而益名吾今為汝一白之使大
奸無所容大惡不得隱矣相國默然請聞其說乃曰
昔句踐志於復讐臥薪嘗膽
問禮調人掌萬民之讐令殺人而不義者許復讐讐
禮父讐之讐雖不共戴天兄弟之讐不與同國朋友之讐
嘗之曰汝忘會稽之恥
句踐臥薪嘗膽坐卧俯膽
耶越絕書十年生聚生民而
十年教訓以此戰伐孰能禦之何至假貧薪之女為
誨淫之事易繫辭曰慢藏誨盜治容誨淫
當此鄙計不以為慙吳既

已亡只不能除去尤物（左昭二十年）衛侯向敖娶於
亡（衛三亡可無驚事）人（荀非德義則必有
亡）昔太公蒙冒以斬妲已（妲字也列女傳有蘇氏得罪於紂以妲
已女焉紂重刑辟為炮烙之刑紂
嬖妲已從其重刑辟為炮烙之刑）及與共載而
遠令而戮之罷華（高頻字昭玄仕隋晉王廣後陳以頻
為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頻）
（罷華陳徐王貴妃姓張兵家女也甚能蠱陳平晉
王欲納之高頻曰武王滅殷斃妲已今平陳國宋宜
取晉華乃以此）之孰得孰失是謀國之不臧也（臧
善）
（誅誤
之子臧）既已滅吳以匈踐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
難不可與同逸樂浮海而去以書遺大夫種云（吳越春秋
種本楚人姓文字子禽仕吳為大夫史越既滅吳范
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
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
種遂自殺）裴鳥盡良弓藏狡兔死獵狗烹子可以
去矣夫自不能事君又誘其臣與之偕去令其主孤
立於上國空無人於心安乎昔鮑叔之薦管仲（鮑叔名牙
管仲名夷吾史齊桓公論於婦人謀殺數不當辭弟
恐誤及小白齊人殺公子糾奔魯管仲傅之小
白之入也管仲遮道射中小白帶鉤及為齊侯是
謂桓公魯入發兵以拒桓公桓公發攻魯
殺管仲鮑叔曰君欲霸天下非夷吾不可桓公從鮑
之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之（追韓信信亡蕭何何追之信度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
歸演數與蕭何謀奇之何追之入言於上如失左右亲謂
上曰丞相亡何也何曰王無雙必數爭天下非陛無所與計事者幷信為
大將軍）以此方之孰是孰非是事君之不忠也（玩已去

位本來高蹈何乃聚斂積實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
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欲何為哉昔魯仲連辭金兩
不受魯仲連齊人秦之圍邯鄲也魏使新垣衍言於
則必奪其尊秦為帝仲連往見衍曰秦肆然而為帝
謝曰不辭復言帝秦矣秦將聞之卻五十里適會信
陵君擊秦軍破之平原君欲封仲連不受乃置酒千
金為壽仲連笑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
亂而無取也乃辭去引千虜辟舍而逺引高帝定天下封留侯
良入關多疾即導引不食數後良曰持三寸舌為帝
帝者師故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
此方之孰賢孰愚是持身之不廉也貧此三大罪安
得居吾之上乎相國面色如土不敢出聲久之乃曰
子之罪我則然矣願聞子之所事伍君曰吾以家族
之不幸遍遊諸國不辟艱險終能用吳以復父兄之
長劍而作歌六章聊以泄千古不平之氣。
歌意范相國持盃而詠詩曰
霸越平吳扁舟五湖昂昂鶴
在鵾君下
之志功成身退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辭榮避位
良弓既藏黃金曷鑄萬歲千秋魂魄来遊今夕何
夕於此淹留吹笙擊鼓羅列樽俎妙女嬌娃載歌
載舞有酒如河有肉如坡相對不樂日月幾何金
樽罍尊為君斟酌後會未期且此歡謔。
張使君亦倚席而吟詩曰
驅車適故國掛席來東吳東吳即今蘇州府西風旦夕起
飛塵滿皇都人生在世間貴乎得所圖問渠無事

鸛晉陸機事成都王穎參大將軍軍事孟玖譖之穎收機誅機臨刑嘆曰華亭鸛唳豈復可聞乎
鸛仙禽號為船仙流指云鸛惟華亭之何似松江有九拾也他雖有
鱸鱸巨口細鱗出松江豈意千年後高名猶不泯蓴鱸神靈
府濟濟英俊徒華簪列玳瑁羹醞傾醍醐醍醐酥酪之精緻
也牛羊乳謂之酥酥成酪酪成醍醐也妙舞躡珠履史春申君傳賓客三千餘人皆
踊躅履狂吟扣金壺顧余復何人亦得同歌呼作詩
記勝事流傳徧江湖
陸處士遂離席而陳詩曰
生計蕭條具一船筆床茶竈共周旋但籠鵭能
言鴨甫里陸龜蒙所居里名陸龜蒙有鬬鴨一欄挾彈斃其尤者龜蒙手一表云此鴨能作人語待吩蘇州上進使者斃之奈何使者恐酬以橐中金問其語曰能自呼其名使者信
為樂伍君乃左撫劒右擊盤朗朗而作歌曰
駕艘艎之長舟兮左昭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艎皇計吳大舟名也覽
吳會之故都蘇州府吳門世稱吳會謂其地本吳會稽郡也悵館娃之無
人兮麋鹿遊於姑蘇憶吳子之驟強兮蓋得人以
為任吳王伯後本乎魯至壽夢僭稱王蓋指闔廬也戰柏舉而入
楚兮柏舉本楚地在安四年楚之昭王奔鄖盟黃池
之五戰人郢王奔鄖盟于黃池楚師亂吳大敗之
而服晉吳晉爭先晉司馬寅曰夷德輕不忍久請先晉乃先晉入今云眼晉
少待之主夏盟而吳得諸侯也何用賢之不終兮乃
自壞其長城齊擅滅萬里長城迫甬東而亡死兮
甬東即今浙江寧波府勾踐敗吳欲遷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夫差曰吾老矣不能事君遂自殺越絕
書吳王曰聞命矣以三寸帛裹吾兩目使死者有知吾慙見伍子胥以為無知吾恥生者越

王解綬以慎其目遂伏劍而死始躑躅住足也而哀鳴泛鵁夷於江中亡鵁夷華囊也驅白馬於潮頭臨安志子胥死而為神因筑場坟依潮性亲蕩激隄岸墊在潮頭者每歲仲秋既望湖水極大抗人以禦其勢逐之弄潮水之戲盖始於此二在吳山一在蘇州府城西吳地志吳人臨此江岸立壇裝白馬祭于子胥杯動酒盡因立廟江上挾天風而遠遊龍宮欝其莫蓋義亡永毅開而宴會日既吉而辰良亡接賓明之冠珮莫薇漿而酌桂醑亡醑酒也楚之辭莫桂酒亡換酒切桂酒也特牛者周禮四獻之一曰以換靖其中也皆取其芬也擊金鐘而戛鳴球書益稷戛擊也考擊也鳴球玉磬也湘妃漢女出而歌舞亡瑞霧霏而祥烟浮夜迢迢而未央兮詩夜未央註中央也心搖搖而易醉無



讎又能為夫差復父之讎則孝為有餘矣事吳至死不去以畢志於其君雖遺屬鏤納名之慘終無怨辭則忠為有餘矣君不終用至於臨死又能逆料沼吳之禍而為身後之憂則智為有餘矣使吾尚在則會稽之捿不可以復掇擒李之戰不可以說勝而越之臣將不服於朝食會稽山在紹興府東南保山曰棲猶鳥棲於木以避害也棲李城名古其地在嘉興府西南越之戰于李在子胥未死之前蓋誤引也又焉能得志於吾國乎盖嘗論之吳之亡不在於西子之進西施即而在於吾之受戮吾若不死則勞罷之姝宇蒸罷山名在紹興府諸暨縣南山下有方石西施浣紗處適足為後宮之娛榮捐之葬使不二三子入

茂榮捐欲以獻冥久不得歸工人憂思作木客吟一
夜天生神木一雙大二十圍長五十尋鴈為之將陰
為題詩以白璧雙以黃金狀類大夫雖賦貝適足為前駿之誇
姑蘇之臺麋鹿豈可得游至德之廟門內昇木柏之
廟未泰豈至於遷生武莫
前斬予永惟自戕其骨
泰山
華敎入註直言讐自害其股肱書帝庸作歌曰股肱
受姤脅之佛咽喉武照說命股肱惟人良
照武說命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註股肱手足也故讐人得以棄其機敵國得
以投其隙蓋有幸而然亦豈子伐國之功謀國之策
乎相國辭寒乃虛位以讓之位君遂處其上相國居
第二位第三第四位則張使君陸處士子述居第五
王坐於末席已而酒行樂作王請坐客各賦歌詩以
笑上馬去龜蒙
還其金曰戲耳不釣襄江縮項鯿
璞云江東以鮆為鯿
蓋豹魚也生濟水中
者尤味襄人以槎斫水鯿縮項多
依槎因謂鯿頭鼓鼥吹笙傳盛事倒冠落珮預華遊何
須湍嶠燃犀照已被旁人作話傳
子述乃製長短句一篇獻於座間曰
江湖之淵神物所居珠宮貝闕與世不殊黃金作
屋瓦白玉為門振屏開玳瑁甲玳瑁龜屬如鼈鵝如
鼈甲生南海大者如
蘧蒢背上有文
章李太白詩歌舞庵
紅潤生海底盤石上
底珊瑚貫中而生
高一四尺以枝多為勝
檻植珊瑚於珊瑚似玉
雲瑞露相扶與扶輿氣貌
上通三光下入八區荒也自
非馮虛禦海若海神
孰得於

此又踌躇高堂開宴羅賓主禮數繁多冠冕紛
呼玉女捧琴盤仙集傳明星玉女居華山服玉漿
笑則電牙盤象牙盤催唆神娥調翠釜神娥神女也杜詩
鯨鳴巨蛟舞鼉吹莖鼉魚屬吹莖
八音金石絲竹
鼓土革木也
顧之薰掛廊廡半捲天香散
八音迭奏雜仙韶
秦家公主来吹簫列仙傳蕭史秦穆公女弄玉也麻姑碎璧麒麟脯
麻姑仙女王方平過蔡經家數麻姑至年十八九許手似鳥爪坐客各進行厨羙膳多是諸華
擘麒麟脯行之洛妃斜拂鳳凰翔鳳凰翮即鸞旗編羽旄列繫幢旁或謂之鶏翹
即譯旋前漢禮樂志金支秀華燕羣旋註金支樂上衆飾有流蘇羽葆以黄金為支其首數散若
天吳紫鳳顛倒而奔走金支翠旗縹緲而動搖翠旗



華木之秀華也翠羽注於翠旗之首而為旒耳胥山之神余所慕曾
謁神祠拜神墓神墓皆子胥墓子胥之死也昊王盛其以鴟夷縛之投江中則豈有
不門徐說鴟夷韜其
相國不改古衣冠使君猶存晉
風度座中更有天隨生口食杞菊胥骼音清龜蒙
知我來恩飢謂無豈予知署沽兒有酒食也乃食杞菊
菊顏養精神杞枸本草一名仙人杖久服輕身延
年菊花一名日精服之已疾延年陸龜蒙有杞菊賦
期一日皆相迎主人靈聖力難測驅駕風雲歸頃
刻周遊八極隘四溟南子九州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
固知不是池中物劉儁周瑜曰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餓生張良傳小生也
何幸得遭奎坐令槁朽生華
待以天廚八珍之異饌天廚即帝厨也

已乃也

箱盛開水之角通天犀真者刻為魚形入水則水開三尺餘魎魅於子未命使送還抵舟則東方洞然水路明朗乃於中流稽首

廟堂而去

太虛司法傳

馮大異名奇見夢之狂士也特才傲物不信鬼神凡依草附木之妖驚世而駭俗者必攘臂當之（漢鄒陽傳攘袂註猶今人將臂也）至則凌慢毀辱而後已或其祠或沉其像勇往不顧以是人亦以膽氣聽（主勇二國蜀志董雲傳先主曰子龍一身部是膽）許之至元（元順帝年號）丁丑僑居上蔡（河南道汝寧清源縣）之東門有故之近村時兵燹（音鮮野火也）之後蕩無人居黃沙白骨一望極目未至而斜日西沉愁雲四起眩



元曲選卷為商主總客註張六星主之可飲食八珍用牛羊豕犬牝牡麋鹿麅兔野雞家鴨魚蟹珠用人物註淳熙淳毋炮豚炮牂擣珠膏熬肝臂也又張燕古大寶餞以羹羹入矜於前註牛羊麋鹿麅家狗狼也

仙府九醞之深鍾仙府仙人官府南都賦九醞甘醴十句（並贊註九醞十句皆酒名鍾酒器也李賀詩瑤鍾琥珀濃雲盞缺璧柄折醉眼生花雙耳熱王褒以玉壺柄門雲盞王祥醉憊花在井底身在水中亦不知身世之所在也註醉卧不知身世之所在也）不去波間撫明月撫手捫也明月珠名也但將詩句寫鮫綃

留向龍宮記奇絕

歌詠得畢銳筆交錯但聞水村嘔嘔晨鷄鳴山寺隆隆曉鍾擊伍君先別三高繼往王乃以紅珀盤捧照乘之珠紅珀盤紅琥珀盤史魏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有碧瑤

無旅店何以安泊道旁有一古栢林即投身而入倚
樹少甜鵂鶹鳴其前（鵂鶹一名訓狐一名雨鵴食其
母晝無所見夜則飛啄蚊蚤）豺狐嗥其後頃之有群鴉接翅而下或跂一足而嘯
（跂舉足也）或鼓雙翼而舞叫噪怪惡循環作陣復有八
九死屍僵卧左右陰風颯颯飛雨驟至疾雷一聲群
屍競起見大異在樹下蹲躍趍附大異意擎緣上樹
以避之群屍環繞其下或嘯或詈或坐或立相與大
言曰今夜必取此人不然吾屬將有外已而實收雨
止月光穿漏見一衰叟又自遠而至頭有二角舉躰青
色大呼闊步逕至樹下以手撮（撮取也）死屍摘其頭而
食之如噉瓜之狀食訖飽甘（甘美也）鼻息（吁音訏鼻息也）
鼾聲之聲動地

掇採取之意

大異度不可久留乘其熟寐下樹迸（屏同隱也）逸行不百
步則夜又已在後矣捨命而奔幾為所及遇一廢寺
急入投之東西廊皆傾倒惟殿上有佛像一軀其狀
甚偉見佛背有一穴大異計窮竄身入穴潜於腹中
自謂得所托可無虞矣（虞慮也）忽聞佛像鼓腹而笑曰
彼求之而不得吾不求而自至今夜好頓點心（頓食次
也如整頓安頓之類點也點心之點與點茶之點同義謂少食饑心也）不用食齋也即
振迅而起其行甚重將十步許為門限所礙（門限閾也）蹶
然仆地土木狼籍胎骨麼碎矣大異得出猶大言曰
胡鬼弄汝公（胡鬼即佛也汝公即漢高紀之義同大異自稱也）反自掇其
禍即出寺而行遥望野中燈燭熒煌諸人揖讓而坐

趎 追及也

喜甚馳往赴之及至則皆無頭者也有頭者則無一
臂或缺一足大異不顧而走諸鬼怒曰吾輩方此酣
暢此人大膽冒院宣（冒至牖肆便獨酣暢言酣醉暢遊也）敢來衝突正當
執之以為脯臘（臘音昔乾肉也）又大臠也即踉蹌嘷吼（踉蹌走貌嘷吼獸聲）
以趎之前阻一水大異亂流而渡（禹貢亂于河注橫流而濟曰亂又舟
行曰亂）諸鬼至水則不敢越躊躇（躇踟躕）及半黑大異回顧猶
聞諠譁之聲麾靡（麾俗作撝）不已須臾月墮不辨踐逕（逕心徑也）失
足墜一坑中其深無底乃鬼谷也寒沙眯目（眯物入目中也）
陰氣徹骨群鬼萃焉有赤髮而雙角者綠毛而兩翼
者烏喙而獠牙者（烏田曰猿故南山猿）牛頭而獸面
者皆身如藍（藍音藍染淳盛也）口吐火焰見大異至相
賀曰讎人至矣即以鐵紐（紐系也）貫其頸（頸本作頚）皮縶拴其腰
（縶索也拴束也）驅至鬼王之座下（座俗作坐）鬼王怒責之曰汝輩吾徒之狂士也
凌辱吾徒之罪也即在世不信鬼神
知識豈不聞鬼神之德其盛矣乎（中庸孔子聖人也）
猶曰敬而遠之（論語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大易所謂蓍（蓍鬼一車睽
封上之文）九（易睽卦上九）小雅所謂為鬼為蜮（詩小雅蜮一名短狐一名射工）
一名沙射人影（蜮一名石鏡含沙以射人中人影）其人輒斃（輒斃惡貌）能
他如左傳所
紀晉景之夢（伯有鄭良霄字伯有鄭殺良霄即七年鄭人相
讐以伯有曰伯有至矣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即年壬寅余又將殺伯有介
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立其子良霄立其子又攝帶卒國人立公孫段壬寅公孫段卒國人立其子以攝之乃止）皆是物也沒

卸 音舍牽引之

捽 引其束髮而扶曳

為何人獨言其無吾受汝侮久矣今幸相遇吾為得而甘心焉即命衆鬼卸其冠裳加以棰楚之流血淋漓求死不得鬼王乃謂之曰汝欲調泥成瞥乎汝欲身長三丈乎不異念泥豈可為瞥因願身長三丈群鬼即捽之於石床之上如搓粉之狀（搓粉搓兩手相切摩也）衆手翻覆而按（音遏按也）摩之不覺漸長已而扶起果三丈矣（長貌）鳥衆鳥貌如竹竿焉衆笑辱之呼為長竿妹王又謂之曰汝欲身矮乎（矮音婢也）汝欲身矮一尺乎不異方苦其長不能自立即願身矮一尺群鬼又驅至石床上如按麪之狀極力一捺（音荅手按也）骨節碎（音繼開裂聲）有聲乃擁之起果一尺矣團欒（圓也）如臣蠅焉衆又笑辱之呼為盡蟆（似蠅而小胃藥劾渡江則之曰蠅有八足加以三螯既食方知非蠅前推熟幾為勤學誤死）讀大異踊躍踴躃（行於地不勝其苦旁有一老鬼撫掌大笑曰足下平日予信鬼怪今日何故作此形骸乃請於衆曰彼雖無禮然遭辱亦甚矣可憐許（遠如許之許同語辭也）請宥之即以兩手提挈大異而抃擲之（抃拊掌也）須臾復故大異求還謂鬼曰汝既到此不可徒返吾等各有一物相贈所貴入間知有我輩尔老鬼曰然則以何物贈之一鬼曰吾贈以撥雲之角即以兩角置於大異之額受然相向一鬼曰吾贈以哨（本作嘯）風之觜即以一鐵觜加於其唇尖銳如鳥喙焉一鬼曰吾贈以朱華之髮即以赤氷

大木盡拔經宿始霽則所墮之坑陷為一臣澤瀰漫水廣大貌數里其水皆赤勿心聞樞中作語曰訟已得理諸鬼皆奔滅無遺矣府吏正直命為太虛殿司法職任隆重矣後再來人世矣其家祭而葬之肪音逸響之間如有靈焉肪本作肪音左思蜀都賦景福肪蠁之與作註如字盛貌肪蠁布濩註盛作也

## 修文舍人傳

夏顏字希賢吳之震澤人也震澤即太湖博學多聞性氣英邁幅巾全幅為巾隱士之服也布裘遊於東西兩浙間喜慷慨論事豐豐不厭人每傾下之然而命分甘薄日子瞍給膏粱太忽然長嘆曰夏顏汝修身謹行奈何不

染其髮改日髭鬚髮髮貌而上指其色如火一鬼曰吾贈以碧光之睛即以二青珠嵌焉喜笑貌於其目湛湛而碧色矣老鬼遂送之出坑曰善自珍重尚者群小溷濁污髒音混髒也幸勿記懷也大異雖得出然而頂撥雲之角戴哨風之觜被朱華之髮含碧光之睛儼然成一奇鬼到家妻孥不敢認出市衆共聚觀以為怪物小兒則驚啼而逃避遂閉戶不食憤懣煩也而死臨死謂其家曰我為諸鬼所困今其死矣可多以紙筆置柩中我將訟之於天數日之內蔡卿有一奇事是我得理之時也可澆酒而賀我矣言訖而逝過三日白晝風雨大作雲霧冥冥雷霆聲振寰宇屋瓦皆飛

能潤其家乎則又自解曰顏淵困於陋巷（顏子名回孔子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陋巷在兗州曲阜縣）孟子（名軻）廟前豈道義之不足也賈誼屈於長沙（賈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大夫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以為長沙王太傅後為梁王太傅王墮馬死誼自傷哭泣歲餘乃死長沙即今湖廣長沙府也）豈文章之不贍也枚乘（枚乘淮陰人為吳王濞郎中濞謀反乘上書諫不聽去之梁從孝王遊孝王薨乘歸淮陰）李廣（隴西成紀人善騎射捨終遠塞數大將軍征匈奴無功竟不侯廣與自漢擊匈奴廣來審不在其中而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及中以軍功數千人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恨乎廣曰廣所殺降者及八百餘人朔曰）李陵（李廣孫天漢二年為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擊匈奴單于以八萬騎圍陵陵軍殺傷萬餘人單于乃引兵東南行陵軍步斥候未還會昏大霧陵獨與數十人潛出圍單于聞陵夜出使騎追之陵軍已入鹿角外陵復力戰千餘人還入壁稍稍收其士卒而軍中矢盡明日引餘兵步出營復戰一日數十合虜中多射陵軍如雨陵獨以數百人徒步持短兵與虜爭利殺傷萬餘人虜不能追）豈智勇之不逮也徐孺（名穉豫章南昌人）徐儒（名稚東海郯人）皆漢末人）飽死而方朔（東方朔平原人武帝時待詔公車奉俸薄未得省上欲殺者曹徐孺大恐聞上過徐孺皆哼泣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誅臣等上召問朔曰徐儒長三尺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徐儒飽欲死朔飢欲死上大莫徐儒師古曰翅人也）豈才藝之不逮也（師古曰逮及也）

九尺）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徐儒飽欲死朔飢欲死上大莫徐儒師古曰翅人也）豈才藝之不敏也蓋有命焉不可幸而致吾知順受而已豈敢非理妄求哉至正初客死（閩州即今福寧州寧德縣地有）葬于北固山下（山在府北）友人有與之契厚者忽遇之於途見顏驅高車擁大蓋戴冠曳珮如侯伯狀從者各執其物呵殿而隨護風彩揚揚（自得之貌）非復往日接比而去友人不敢呼之一日早作復過之於里門顏遽褰帷下車而施揖曰故人安否友人遂與敘舊執手款語不異平生乃問之曰與君闊別未久而能自致青雲立身要路車馬僕從如此之盛衣服冠帶如此之華可謂大丈夫得志之秋矣不勝健羨之至顏曰吾今隸

職冥司頗極清要故人下問何敢有隱但途路之次未暇備述如不相棄亦奇於後夕會於甘露寺在北固山其時露中所建故因名多景樓庶得從容時頃少叙間闊矛知可乎望勿以幽冥為訝而負此誠約也友人許之告別而去是夕携酒而往則顏已先在見其至喜甚迎謂曰故人真信士可謂死生之交矣乃言曰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今為修文舍人王隱晉書蘇韶已死而題其姊門曰修文舍人地下事韶子冥司用人選擢甚精必當其才必稱其職然後官位可居爵禄可致非若人間可以賄賂而通可以門第而進可以外貌而濫充可以虛名而躐取也試與



君論之今夫人世之上仕路之間秉筆中書者中書周官內史掌書王命漢以來改為丞相府掌軍國之政令以賓若與之自周以來改為丞相大政者也豈盡蕭曹丙魏之徒乎蕭曹丙魏皆漢丞相蕭何曹參丙吉魏相也一遭倘為東平之守而匈奴丙吉字少卿魏相為丞相封博陽侯御相字弱翁宣帝為丞相封高平侯史贊曰有相高祖創基蕭曹為冠孝宣重興丙魏有聲提冥閻以赴者將軍制之註門之閽也門中謂曰閽以外者將軍制之註門之閽也門中謂曰閽以內者寡人制之註郭璞曰閽門豈盡韓彭衛霍之流乎韓信彭越衛青字仲卿霍去病字子夫皆漢武帝時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位至大將軍擊匈奴有功封冠軍侯位至大司馬大將軍等閻閻揭文者書箱雖記夏禹之文章有銘父罷撰前漢揚董馬之辭章乎班固字孟堅安陵人續父罷撰前漢

書揚雄字子雲成都人好學口吃不見象易作太玄經象論語作法言樂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文論者議之重神奇覈川人下惟講誦三年不窺園蜀武時人以為口吃抑默百家司馬遷字子長河內人武帝時為中書令能文記劉向揚雄褚先生其文辭有良史之才或曰司馬相如字長卿邑號也

民者豈皆讀黃石公之傳事襲遂為太守遂單車至府郡盜賊皆罷警蹕黃霸字次公陽夏人宣帝時為潁川太守力教化後詐罰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習信臣字翁卿南陽人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百姓便之比室皆足救南陽為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父召父杜詩字公君況人也杜要

騏驥伏鹽車而駕駘蕩薏駾駾良馬也喻君子戰國策騏驥伏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哀而哭之解錢衣以幕之駾駾然而鳴見伯樂之知己也賈誼駾駾無所用耳伏鹽車驚而鳴見伯樂也喻小人退之詩駕駘誠醜之市者何其獨

乘也前小人退之詩駕駘誠醜之市者何其獨乘一斗水飢食一束倡飯一斗水飢食一束出杜詩國馬竭粟豆

鳳凰棲枳棘而鴟鴞鳴尸庭

列女三百六十鳳凰鳳鳥雄曰鳳雌曰凰五色而文曰九苞鳥其性非梧桐不宿非竹實不食黃帝召天老問鳳象對曰鳴前麟後蛇頭魚尾龍文龜背鸞頷鷄喙燕頷戴德頸揭義背負仁心八音金大音鼓膺中矩尾擊武小音金大音鼓膺中矩尾擊武令王與謝覽覽傳考城令王與謝覽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喻賢者失位枳似橘而多刺可為籬周禮考工記橘逾淮而為枳鴟鴞惡聲鳥也楚辭鴟鴞集於蘭水以為小人在位賢者槁項黃馘而死於下宋人曹商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者商之所短也註槁項瘦而無肉也黃馘憂黃而被耳也不賢者比肩並肩也接跡而顯於世故治日常少亂日常多正坐此也寅司則矛然點陟明必明降曰黜陟幽明考黜陟幽明註黜陟而賞罰必公昔日負君之戎敗國之臣受穹高也辭而享厚祿者至此必受其殃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阨下位而困窮途者

至此必蒙其福盖輪迴之數報應之條至此而莫逃矣遂引滿而飲連舉數觥凭欄觀眺口占律詩二章
吟贈友人曰

笑拍闌干扣玉壺林鴉驚散諸禽呼一江流水三更月兩岸青山六代都六代謝玄之南齊梁陳宣都于此富貴不來吾老矣幽明無間子知乎傍人若問前程事積善行仁是坦途白樂天詩云行之路能推車若比吾心是坦途

滿身風露夜涔涔一片山光與水光鐵甕城邊人去後月明樂府有此語鐵甕城在鎮江府其孫權所築號鐵甕城言其堅固也鬼門關外客還鄉鬼門關在交趾其南多瘴癘去者寧得生還李德裕貶崖州詩云一去一千里千不還崖州在何處愛鬼門關

生死何殊夢一場賴有故人知此意清談終夕擾藤床

吟訖搔首而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功在襄二十四年叔孫豹如晉范宣子曰豹有言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豹曰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其次立言僕在世之日無德可稱無功可述然而著成集錄不下數百卷作為文章將及千餘篇皆極深研幾盡意而為之者奄忽以來家事零替內無應門之童李密表云外無應門五尺之童門之親內無應門之童劉向說苑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而志在高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乎若泰山伯牙又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無知音也盜賊之所竊竊人之所竊也

鼠之所毀傷十不存一甚可惜也伏望故人以憐
才為念恤交為心指季子之寶劒吳季札號延陵季
欲其實劒季子心知之及
君已死以劒掛其墓樹而去
范仲淹追其子棄夫至始葬取麥舟五百斛還沈丹
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
之到家仲淹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
滯毋陽仲淹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用財於當行施德於不報刻之桐梓梓揪類陸佃云
傳於好事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此則故人之賜也與
言及此慚愧何勝友人許諾頗大喜捧觴拜獻以致
丁寧之意已而東方漸曙告別而去友人歸吳中訪
其家除散亡零落外猶得遺文數百篇并所著設古
錄通玄志等書並命工鏤版蠲之於肆以廣其傳顏

復到門致謝自此往來無間其家吉凶禍福皆前期
報之三年之後友人感疾顏來訪問因謂曰僕備員
修文府日月已滿當得舉代實閒最重此職得之甚
難君若不欲則不敢強萬一欲之當與盡力所以汲
汲於此者蓋欲報君鏤版之恩尒人生會當有死縱
復強延數年何可得居此地也友人欣然許之遂處
置家事不復治療數日而終

## 鑑湖夜泛記

處士成令言不求聞達素愛會稽即今浙江紹興府山水之
閒卜居鑑湖即鏡湖在紹興府東北十里舊名長湖晉時會稽太守
筏漢順帝時會稽太守馬臻築塘蓄此湖回三百里灌溉田二千頃
百一

風帆浪楫乃以風爲一以浪爲一

誦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之句曾顧凱之從會稽還人問山水之美顧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使人應接不暇況乘一葉小舟不施篙櫂隨風上下從意所適作擔似輕而長昕以運航風帆浪楫任其所之或觀魚水涯或觀魚于藻

左傳隱五年公觀魚于棠

之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黃山谷詩白鷗盟已寒或嶺洲狎鷺或柳岸聞鶯沿湖三十里飛者走者浮者躍者皆熟其狀貌與之相忘自去自來復疑懼而樵父羽耕叟漁童牧豎心焉初秋之夕泊舟羊欣觀下千秋觀在府會稽縣東北即唐賀知章宅星斗交輝水天一色時聞菱歌互發

觀前有懷賀亭李白贈賀知章詩賜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金風乍起白露未零

菱歌采菱歌淮南子倡采菱發謳下舉即成謝靈運詩采菱歌易愛江頭歌不緩漁唱即采蓮曲今吉卧舟中仰視天漢如白練萬丈橫亘於南北纖雲掃跡一塵不起乃扣船舷歌宋之問明河篇

宋之問唐高宗時人武后時少有文才者多討遂作明河篇之句以之問求之后以之問有口過不明河篇飄然有遺世獨立羽化登仙之意用蘇東坡赤壁賦全句白氏六帖道士飛昇謂之羽化舟忽自動其行甚速風水俱馳一瞬千里若有物引之者今吉莫測須臾至一處寒氣襲人清光奪目如玉田湛湛璚花瑤草生其中發天台賦琪樹璀璨而垂註玉樹也謝靈運詩彩鸞歌鳳舞花茹瑤草不歇專芳馨如銀海洋洋異獸神魚泳其內鳥鴉群鳴白鷴亂植古樂府青天上何所有璧人間波衣而起見珠宮貝闕

註白鷴是也今吉度非人

貝闕高聳有一仙娥自內而出被氷綃之衣曳霜紈
之帔帔音披也戴翠鳳步搖之冠擊上加之步步而搖即翠翹之類也
瓊紋九章之履出大平廣記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侍女二
人一執金柄障扇一捧玉環如意玉環如意以玉作如意猶今之骨朵于三國吳胡綜別傳時搥地得銅匣開之得白玉如意形執處皆刻螭蟬等形即此類也星眸月
貌光彩照人至岸側謂令吉曰處士來何遲令吉拱
而對曰僕晦迹江湖忘形魚鳥素慕誠約又昧亟生
何以有來遲之問仙娥笑曰卿安得而識我乎所以
奉邀至此老蓋以卿風負高義久存碩德將有誠悃
誠音緒也借也卿傳之於世尒乃請令吉登岸數之八門
行數十步見一大殿牓曰天章之殿殿後有一高閣
題曰靈光之閣內設雲母屏鋪玉席簟四面皆水晶
簾以珊瑚鉤掛之通明如白晝梁間懸香毬二枚蘭
麝之氣芬芳觸鼻請令吉對席坐而語之曰卿識此
地乎即人世所謂天河妾乃織女之神也此去塵間
已八萬餘里矣今吉離席而言曰下界愚民甘與草
木同腐今夕何幸得遊天府足踐仙宮福無量受
恩過望然未知尊神欲託以何事設以何言願得詳
聞以釋庶慮仙娥乃依首飲訖斂衽端肅而啟辭曰妾乃
天帝之孫靈星之女風稟良性雖群侍末宮竊意下土
無知愚民好誕正傳秋夕之期指作牽牛織女之配牽牛
史大將軍書牽中在南斗建星之北主牆牲關梁雷雅
河鼓謂之牽牛史正義曰晉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

抽見致令清潔之操受此汚辱之名開其源者齊諧
詐之書鼓其波者齊諧有仙道怠惰之書也諧云武丁
當渡河吾令被召弟曰七月七日織女
何事渡河曹諧率牛也蓼俗不經之語荊楚之記七夕
穿七孔針陳仏果於庭中以為得巧文以諛當世之巧宦者其
有嬉子綢於仏上則以為得巧文以諛當世之巧宦者其
者柳宗元乞巧之文柳宗元乞巧文曰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饋餌饗香蓏果交
羅且拜祈悟而問焉女隸進曰今茲秋孟七夕天
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遹而祠為是傳也
者幸而與之巧為是傳也
文潛名耒宋哲宗時人作七夕歌
支潛七夕之詠張文潛七夕詠極言牛女歡會惜別之事其落句云
猶勝姮娥不嫁人孤眠廣寒殿強詞雄辯無以自明鄙語邪言何
所不至徃徃形者簡牘播於篇章有曰北斗佳人雙淚
流眼穿腸斷為牽牛唐宋之謹詩北斗佳人雙淚
流眼穿腸斷為牽牛題目



又曰莫言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宋文公詩織女牽牛意
牛雙扇開年年一度過河來莫言有曰未會牽牛意若
天上稀相見猶勝人間去不回宋文公詩織女牽牛意
若何須邀織女弄金梭五代楊朴詩未會牽牛意若
何須邀織女弄金梭年年乞
與人間巧已多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
人間巧不道又曰時人不用穿針待
巧來唐羅隱詩月帳星河次第開兩情唯恐暗相催時人不用穿針待
巧來唐羅隱詩月帳星河次第開兩情唯恐暗相催時人不用穿針待
者不一而足褻侮神靈固知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今言對曰鵲橋之會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渡織
女又風俗記織女七夕當渡
河使鵲
牛渚之遊今聽神言博物志天河與海通近
有人居海上者見年
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多齎糗乘槎而去至一
處邑見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此人
問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問嚴君平荅
曰某年月日客星犯牽牛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又

荊楚歲時記張騫乘槎到天河見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飲諸女與一石臼問織女曰此
檾石
當其妄矣然如嫦娥月殿之奔神女高唐之會
神女佐禹也
后土靈伇之事。唐高
后土夫人呂用之術酷信之用之
兵馬許李荃所撰太白
陰經騁以葦席畫甲兵之狀遣使借
陰經寫太白陰經置於神側又塑綠衣少年謂之幸
郎有人題詩云四海下戈尚未寧漫勞淮海寫衣形
九天玄女曾有靈一帶好雲侵鬢影
綠兩行崑山捲眉青韋郎年
少貪閑事案上休看太白經
湘靈冥會之
言。寺湘靈主舜妃
唐李羣玉題黃陵廟云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
帝舜不知精爽落何愛疑是行雲秋色中二女娘
兒曰兒是娥皇女英也二年後當與郎君為雲雨之
遊羣玉至澧陽云於陵戍北戍下是雲舜碎
陽侯也又雲錢友議劉潛夫
記之張生至牛僧孺周秦
行記李羣玉黃陵廟則直閣閻朝隱
筆談二女當俱往似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
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
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黃陵廟今在岳州府蕭
湘之尾洞庭之口
果有之乎抑未然乎仙女嫦娥憮然曰嫦娥
月宮仙女后土者地祇貴神大禹開峽之功巫神實
佐之而湘靈者堯女舜妃是皆賢聖之裔貞烈之倫
烏有如世俗所謂弒非若上元之降封陟
仙女上元夫人唐寶
曆中封陟苦于少室山忽有
姓揖陟曰願持簑笠陟因非
山所追忽遇仙使者曰上元
夫人遊泰山耳俄有仙
騎召使者與俱來陟至仰視乃昔日秉
命泰山主者釋之陟既駐
追海昔日之事痛哭自咎
舟焚夫人仙隔錦屏尚若
想況遇天人仙去同舟胡遊鶴壺
青冥答云一飲瓊漿百感生
陵是神仙宅何必區區
有老嫗縕袂而來
欲之乃王
母也

之姬曰望有如此信上航夜宿之有玉兒降神雪光
耀室姬曰吾為裴郎具帷帳誰見一大第仙童侍女
引航相見講修後夫妻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丹超為上
仙　蘭香之嫁張員外石父漁
於洞庭之岸聞兒帝聲視之三歲女子漁父卑之十
餘歲天姿奇偉真天人也忽有青童自空而來勞女
而去臨昇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
間其後降於洞庭君山張碩家碩修道者也授之以
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去又許納聚張碩無
子娶妻其妻姑無已蘭香曰吐焉治耳言卒而碩妻
患癘委頓碩曰妻將死如何蘭香曰此俗姑
癘婆曰之間癘旗而無姑心安遂生數男　彩鸞之
配文簫　吳郡鸞吳猛之女嫁州有崇元觀乃了義女
秀英煉丹之所彩鸞就學焉唐太和末有書
生文簫寓鐘陵紫極宮中秋日刻西山遊觀見一妹
歌詞曉徐若不能相伴陸仙壇應得文簫聞彩鸞
自有繡檻并甲帳瓊臺不怕雪霜寒竟許成婚丙舅
鍾陵文簫貧不自給彩鸞不怕雪霜寒竟許成婚丙舅
得一部樂之獲金五緡盡則復焉如是積十載指為
人知遂往新與越王山二人各跨一虎陟峯巔而去
情慾易生事跡難掩者也世人詠月之詩曰嫦娥應
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李義山詩雲母屏風燭影深是河漸落曉星沉
雨盡堤疑　夫日月雨曜混論之際開闢之初既已具矣豈
有羿妻之說竊藥之事而高妄以孤眠嫦宿侮之乎雲
者山川靈氣所發天地流澤奈何因宋玉之諺輒指
為房帷之藥譬之社稷慢天瀆神周禮毛傳社稷註云民曰
別言之則土者居民者祖合言之則祖亦稷也散言之則稷亦土也散言之則祖亦稷也莫
此為甚湘君夫人　楚之詩娥皇為湘夫人　帝堯之配陶方
之日書陶云乃死詩云景命有僕蓋已老矣李群玉書果何人數
李羣玉唐詩人敢以嬪邪之詞溷於黃陵之廟曰予知精爽

落何處疑是行雲款色中有還魂記名捻歸地府土之傳唐人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矯誣名捻歸地府土之傳唐人不識便謂誠然至有韋郎年故假此以諷之亦世俗不識文句之一證也

沙吒閑事 韋郎名 案上休者文句經之句夫慾界諸天佛語以摩夷等皆有配耦其無耦者則無慾者也

六天為慾界 陳后山詩話宋王高唐神女賦蓋有所諷也而文士多效之者又為傳記以實之天地百神舉無偶者則無慾也如唐人記六上事以譏武后耳 士君子於名教中自有樂地何至造述鄙猥當畢卓知鄰舍釀熟夜就甕間偷飲為主人所覺縛明朝視之畢笑而笑之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必乃爾言謗高明阮以歎其心又以惑於世而自處於有過之域哉幸卿至世惡為白之母令雲霄之上皇漢之間久受黃口

之譏家語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大爵者不可得大爵陰黃口者可得其人則有羅鋼之患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第子曰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鋼之患青蠅之玷也詩小雅營營青蠅之為言註云蠅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佞人能變善惡也玷詩大雅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玷缺也又說文玉病也

言文問曰世俗之多誣仙真之被誣今聽神言知其為矣然如張騫之乘槎張騫河內人漢武帝時應募使月氏窮黃河源復開通西域諸國封為博望侯列仙傳曰安期生者琅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以為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見而與語三日三夜不覺饑渴始皇異之請問長生之要安期生曰陛下宜廣求賢人共興太平臨邛人賣卜於成都市中與人子言依於孝義而導之日閱數人得百餘乃止閉門薰灼各因其類而導之李疆人臣言使於忠君平不應列仙傳嚴君平見為王尊仙官又福州志李疆益州牧領得蓮子從事有道人乘見者與同室歲餘告曰將歸尚書一書投之而去乃漢嚴君平事取一書投之而去乃漢嚴君平事則誠然矣

數仙蹟曰此事則誠然矣

先生乃玉府仙曹謫人間靈性異生故能周遊八極雜識異物豈常人之可比事卿非三生有緣今夕亦烏得至此遂出瑞錦二端以贈之曰卿可歸矣所託之事當勿相忘令吉拜辭登舟但覺風露高寒濤瀾洶湧(海勢或曰水聲)一飯之頃即回舊所則波霧初生大星漸落鷄三鳴而更五點矣取錦視之與世間所織不甚相異蓋之篋笥以待博物者剖之(西域賈胡割之為寶)後過西域賈胡試詰示焉(焉猶以也言以問賈胡也)賈胡(西域國通稱而居寓書者亦也)撫膽移時改容言曰此天上至寶非人間物(副身而藏之)也令吉問何以知之曰吾見其文順而不亂色純而不雜以日映之瑞氣葱蒨而起以塵掩之自然飛揚而去以為幄帳蚊蚋(一名白鳥)不敢入帷雨雪不能濡隆冬御之不必挾纊(綿絮也)而燠盛夏張之不必乘風而涼其蚕蓋扶桑之葉所飼其絲則天河之水所濯豈非織女機中之物乎君何從得此令吉秘之不肯述其故遂輕舟短棹長遊不返後二十年有遇之於玉笥峯者(玉笥山有二一在吉安縣一在長沙府湘陰縣在永寧者道書云永寧縣山肥美宜避兵)顏貌紅澤雙瞳湛然黃冠布裘不巾不帶揖而問之則御風而去(莊子逍遙篇列子御風而行自有五日而後返)其疾如飛追之不能及矣

## 緑衣人傳

天水(即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漢置天水郡)趙源早喪父母未有妻室迎

祐問遊學至於錢塘(杭州屬縣)僑居西湖葛嶺之上其側即宋賈秋壑(賈似道自號也)舊宅也源獨居無聊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女子從東來綠衣雙鬟(詩邶風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註以比賤妾顯而正嫡微也)年可十五六雖不盛粧濃飾而姿色過人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凡數度日晚輒來源戲問之曰家居何處暮暮來此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爾源試挑之女欣然而應因遂留宿甚相親昵(昵女乙反昵狎也)及明旦辭去夜則復來如此凡月餘情愛甚至源問其姓氏居址女曰君但得美婦而已何用強知問之不已則曰兒常衣綠但呼我為綠衣人可矣終不告以居址所在源意其為巨

室妾媵(侍女也)夜出私奔或恐事蹟彰聞故不肯言爾信之不疑寵念轉密一夕源被酒戲指其衣曰此真可謂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者也女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來源扣之乃曰本欲相與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令人怛(音六)怩而不安(慚五子之歌顏厚有怩怩註怩之甚於心也)故數日不敢侍君之側然君已知矣今不復隱請得備言之兒與君舊相識也今非至情相感莫能及此源問其故女慘然曰得無相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蓋冥數當然夙緣未盡爾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曰兒故宋秋壑平章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碁年十五以碁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

閑堂（似道堂名似道自號秋壑）
時君為其家者（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煎茶器也）得
一二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
（蔑音滅綉羅為之以盛錢也）乘暗投君君亦以琱脂盒（琱與彫同盒本作合合子也琱脂飾也）為贈
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
密莫能得其便後為同輩所覺譏於秋壑遂與君同
賜死於西湖斷橋之下（斷橋在西湖孤山側）君今已再世為人
而兒猶在思錄得非命數（魏文帝與吳質書云其姓名已為鬼錄）言訖
嗚咽泣下源亦為之動容久之乃曰審若是則吾與
汝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之願自是
遂留宿源舍不復更去源素不善奕數之奕盡傳其
妙凡平日以碁耦者皆不能敵也每說秋壑舊事其
所目擊者（莊子知北遊目擊而道存）甚詳嘗言秋壑一日（倚樓閑望（莊子秋霖篇目擊而道存）諸姬皆侍適二八烏
巾素服乘小舟由湖登岸一姬曰美哉二少年（秋壑
曰汝願事之耶當令納聘姬笑而無言（適時令人捧
一盒呼諸姬至前曰適為某姬納聘啓視之則姬之
首也諸姬皆戰慄而退又嘗販鹽數百艘（舟之總名也）至
都市貨之太學有詩曰
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載相公（鹽也）雖然要作
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秋壑聞之遂以士人付獄論以誹謗罪又嘗於浙西

行公田法民受其苦或題詩於路左云

襄陽累歲困孤城　參養湖山不出征不識咽喉形勢地　公田枉自害蒼生

秋盛見之捕得遣遠寘又嘗齎雲水僧（道也）千人其數已足忝有一道士衣裾藍縷至門求齎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去不得已於門側齎焉齎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悉力舉之不動啓於秋盛自往舉之乃有詩二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仙降臨而不識也然終不喻綿州之意嗟乎孰知有漳州木綿庵之尼也（漳州府今福建布政司才綿庵在府城南似道自建寧移漳州時鄭虎臣押似道至此庵似道如廁拉殺之先是有人贈以詩云循州不似台州好何不當初早入山）又嘗有稍人（篤工也）泊舟蘇隄時方盛暑卧于舟尾終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矣如之奈何一曰貴平意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罾一鼈（同申年一說誠淳七年納之府第）徑二尺餘（張公罾鼈與江相遇事載閩乘）知鼈而不可逃也源曰吾今日與汝相遇抑豈非鼈乎女曰是誠不妄矣源曰然則何時女曰三年尔源固未之信及期卧病不起源為之迎醫女不欲曰冥冥固已與吾言矣因緣之契尽於此矣即以手

握源齊而與之訣曰記以幽陰之質得壽者千萬蒙不棄屢疑訂時往者一念之私俱陷不測之禍然而海枯石爛（海喻時世之變石喻堅貞）地老天荒（文天祥詩遊門一笑天地老唐時浦州每歲不成名號曰天荒劉蛻以浦人多不成名號曰天荒）此恨難消（解及第入曰破天荒）與情不泯今幸得續前生之好踐往世之盟三載于茲志願足矣請從此絕緣更以為念也言訖面壁而卧呼之不應矣源大傷慟為治棺襯而斂之將葬怪其柩甚輕啓而視之惟衣衾釵珥在耳（珥珠在耳也）乃虛葬于北山之麓源感其情不復再娶按

附錄

靈隱寺路家為僧終其身云



## 秋香亭記

至正間有商生者隨父宦遊姑蘇僑居烏鵲橋（橋在府東南隅古有烏鵲故因名）其隣則弘農（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弘農郡）楊氏第也楊氏乃紀伯大詩人浦城公之裔浦城公即楊載官至宣州推官工詩與虞集范梈齊名一時）其孫女名采采與生中表兄妹也（中表異姓兄弟）浦城已歿商氏尚存生少乍氣稟清淑性質溫粹與采采俱在童丱（音貫詩總角丱兮註兩角親說文丱束髮也）商氏即生之祖姑也每讀書之暇輒與采采共戲於庭為商氏所鍾愛嘗撫生指采采謂曰彼宜益加進脩吾孫女誓不適他族當令事決以續二姓之親永以為好也女父母樂聞此言即欲歸之而生

嚴親以生年幼恐其怠於學業請誡他日生女因商
氏之言倍相憐愛數歲遇中秋月夕家人會飲沽酔
遂同遊於生宅秋香亭上有二桂挺垂蔭婆娑花方
盛開月色團圓香氣馥馥生女私於其下語心焉詩阿
按據矣註義盛貌說文香氣也是後女年稍長子復過宅每歲節
伏臘僅以兄婣禮見於中堂而已閨閤深寧莫能致
其情後一歲亭前桂花始開女以折花為名以碧玻
箋紙名如剡溪竹葉箋之書絶句二首令侍婢季香
類碧色深箋少異耳持以授生曰生繼和詩曰
秋香亭上桂花芳幾度風吹到綉房自恨人生不
如樹朝朝腸斷屋西墻

秋香亭上桂花舒用意殷懃種兩株願得他年如
此樹錦裁步障護明珠
石崇作錦步障五十里

生得之驚喜遂口占二首書以奉荅付婢持去詩曰
深盟密約兩情勞猶有餘香在舊袍記得去年攀
手處秋香亭上月輪高
高裁翠柳隔芳園穿織金籠貯彩鴛忽有書來傳
好語秋香亭上鵲聲喧

生始慕其色而已不知其才之若是也既見二詩大
喜欲狂但翹首企足以待結褵之期而已
詩親結其褵註結婦人之謂也要戒女而為之施巾也不計其他也女後以多

情致寒悲生不知其眷戀之情乃以吳綾帕（吳綾光澤美好）帕手巾婦人用以罩頭題絕句于上令婢持以贈生詩曰

羅帕薰香病裹頭眼波嬌溜滿雕眸（又光搖銀海眩生花道書以眼為銀海故亦謂之秋波）秋來未肯回歡笑到風流便有愁

生感嘆再三未及酬和適高鄒張氏兵起三吳擾亂（圖經蘇常湖三州為三吳）生父挈家南歸臨安展轉會稽四明以避亂女家亦北徙音耗不通者十載吳元年

國朝混一道路始通時生父已歿獨奉母居錢塘故址遺舊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明女以甲辰年適太原（今隸山西布政司）王氏有子矣蒼頭回報生雖悵然絕望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以遵達其情遂市剪綵花二盞紫綿脂百餅（綵綿脂即綿臙脂）遣蒼頭賫往遺之恨其負約不復致書但以蒼頭已意托交親之故求一見以覘其情王氏亦金陵巨室開綠帛鋪於市適女番黨獨立見蒼頭趨趍（行進貌）於門邊呼之曰得非商兒家舊人耶即命之入詢問動靜顏色慘阻蒼頭以二物進女怪其無書具述生意以告女呼嗟抑塞不能致辭以酒饌待之約其明日再來叙話蒼頭始命而往女剪烏綠襴修簡遺生曰（國史補亦載此事又異聞集載此事小異）越娥烏綠襴素段三尺以授王生（越娥烏綠襴有繡成界道謂之烏綠生接筆立成一幅書中出

伏承來使具述前因天不成全事多間阻蓋自前朝失政列郡受兵大傷小亡弱肉強食荐遭禍亂十載于此偶獲生存一身非故東西奔竄左右逃逋祖母諄堂先君捐館避終風之狂暴（詩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註終風終日風也莊公狂蕩暴疾夫人莊姜蓋不忍斥言之故以終風目暴為比）慮行露之沾濡（詩行露南國服文王之化能以禮自守不為強暴所汚者曰我豈不欲早夜而行多露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耳）欲終守前盟則鱗鴻永絕（鱗蓋指鯉魚即鴈也漢書蘇武傳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在某澤中單于驚召武等還武等在其澤中網得鴈足繫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論語憲問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註不幸委身從人迄命度日顧伶俜單子之弱質值屯蹇之辛年（易雷下坎二為屯艮下坎上為蹇俱取險難未泰之義）往往對景關情逢時起恨雖應酬之際勉為笑懽而岑寂之中不勝傷感追思舊事始在非朝華翰藻心佳音屬耳半衾未燦幽夢難通一枕才歌驚魂又散視容光之減舊知憔悴之因郎（莫賜張生詩一從回懷不起為郎憔悴却憐人）度山豈憂高明不棄撫念適深加沾澤以旁施田餘光以及照（如字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子又歿故起常先主歸陳廣以待來者生常屬下為盡明去一人燭不為盛闔何愛東錯餘光幸分之垂復與績德（詩曰德音孔昭毛傳曰德音善譽也）捐對蒙之（對蒙蔽也）身（詩曰體無咎言）下體（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陰始凝也）可以其報之無所（論語曰何以報德）記蘿蔦之微蹤復致攀首之華實（詩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理論之復製滿庭芳一闋以著其事詞曰滿庭芳調詞曲名
月老難憑杜陵韋固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且往龍興寺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
階下向月撿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之老人曰此非人間書乃幽冥之書凡幽吏皆管人生之事固
曰然則君何主曰管天下之婚牘固願早娶以廣後嗣老人曰君婦僅三歲年十七當入君門固問
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以繫夫妻之足雖讎敵之家貴賤懸隔吳楚異鄉終不可逭固後娶王
泰女年果十七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星期易阻報成婚日曰請星期詩綢繆束
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序刺婚姻不得其時御溝紅葉堪燒辛勤
種玉唐僖宗宮女韓氏嘗於紅葉題詩云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閑殷勤謝紅葉好去到人間
放御溝中有士人于祐拾得就題一葉云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從溝逆流韓氏拾得
後帝放宮人時祐託韓泳門館泳以韓氏有同姓之親乃嫁祐各示所得葉韓泣曰事豈偶然莫非
前定泳開宴云今日可謝媒韓氏笑答曰一聯佳句隨流水十載幽思滿素懷今日卻成鸞鳳友方

遠來道途跋涉心力疲困可且於吾門下休息吾當
徐為之所即出新衣一襲衣上下皆具曰襲今人亦為一副令服之
并以帷帳衾席之屬設於門西小齋令生處焉翌日
謂生曰汝妹能識字汝亦通書否生曰僕在鄉中以
儒為業以書為本凡經史子集涉獵盡矣水行曰涉逐禽曰獵
盖詩問之意也盖素所習也又何疑焉將軍喜曰吾自少失
學業亂離起亂離猶兵起也方纔用於時趨從者衆賓客
盈門無人迎欵書啓堆案無人裁答汝便處吾門下
足充一記室矣魏晉則節鎭開府者辟舉能文之士署為記室參軍唐之掌書記盖本於
此生聰敏者也性既溫和才又秀發處於其門益自
撿束承上接下咸得其歡代書回簡曲盡其意將軍

大以為得人待之甚厚然生本為求妻而來自應前一見之後不可再得閉閣深處內外隔絕但欲一遂其意而終無便可乘茫茫(尋也)數月時及授衣詩豳風九月授衣註九月霜降始寒而蚕績之功亦成故授人以衣使樂寒也西風夕起白露為霜獨處空齋終夜不寐乃成一詩曰

好花移入玉闌干　春色無緣得再看樂處豈知愁處苦　別時雖易見時難　何年塞上重歸馬(淮南子塞上翁失馬人弔之翁曰詎知不為福數月馬將胡駿馬而至人賀之翁曰詎知不為禍其子墮馬折髀人又弔之翁曰詎知不為福後胡兵大入丁壯者戰死十九此子獨以跛故父子相保也)此夜庭中獨舞鸞(劉寘妻王有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妾聞鸞見類則鳴懸鏡照之鸞覩影悲鳴中宵一奮而絕又玉臺為重泉令者至學館章使掾公沙疊為張雅樂鸞舉足張翅應樂雅舞)

紅葉是良媒擬弄鳳凰簫可惜國香無主零落盡露蘂烟條尋春晚(蔡山谷在荊州見醫家女子絕美後數歸云淡泥解作白蓮藕黃壞能開黃花可惜國香天不管隨緣流落小民家數年山谷亦會荊南歲荒其夫鬻之田氏家山谷又高子勉請田氏名曰國香以成山谷之意)綠陰青子鶵鶵已無聊(鶵鳩一名鳲鳩一名鴶鵴孟秋之月鳴始鳴莫詳惡惡氣至則先鳴不芳莫詳其聲惡也漢書無俚米曰俚賴也)鶵使天百草為之而草死也聊賴也之意○盤橋雖不遠世無麥勒誰盜紅綃(虞大曆中有龍生者家有美妓名紅綃生見之寢食俱廢但答詩曰識到盤家有玉女動星眸朱顏半斂深宮月應是夏枝雪艷愁春勒曰何不報老奴為郎君必能麥勒曰此小事耳是夜逾十重垣後二年一品知之命甲士使擒麥勒而出匿之後二年一品如鸞舉不知所向)長歡蹤永隔離恨鎖清回首叙

香亭上雙桂老落葉飄風要謝相思債還他未了
情緣為債未坡詩傷心一念腸斷可憐宵
償前債渾若三生斷後緣
仍記其始末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使多情者覽之
則章臺柳折佳人之恨無窮仗義者聞之則茅山藥
成客王山客之曾劉震有文曰無雙皆幻雅藏玉并相得
其父約為昏姻後因避仇客之劉震投為官愛
枉刑無雙設入掠庭仙客適遇劉家舊頭塞鴻傳信
於無雙報書云富平縣古押衙有心人能求之仙客
造謁所願必酬之古生曰察君之意時有求救老父
也感君之恩約身報效仙客以實告古生曰茅山道
士有藥術其藥服之者立死三日却活使人求得一
丸令無雙置使婢捧藥仙客自盡古生
託為親故贖其屍乃至心頭微暖使士之心有在又
灌湯乃甦隔故鄉為夫婦二十年
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終設局幻興
萬曆四十二年歲月日書于南雍 [illegible]